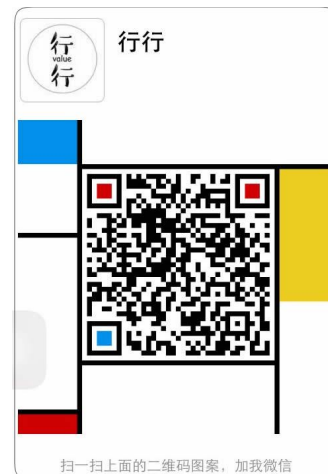


- 1、小编希望和所有热爱生活，追求卓越的人成为朋友，小编有 300 多万册电子书。您也可以在微信上呼唤我 放心，绝对不是微商，看我以前发的朋友圈，你就能看得出来的。
- 2、扫面下方二维码，关注我的公众号，回复电子书，既可以看到我这里的书单，回复对应的数字，我就能发给你，小编每天都往里更新 10 本左右，如果没有你想要的书籍，你给我留言，我在单独的发给你。
- 3、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，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，名字叫：周读 网址：<http://www.ireadweek.com>



扫此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



扫此二维码，添加我的微信公众号，
查看我的书单

目录

Content

第 1 节：序 这是开始，也是结束

第 2 节：一 可怜欢喜深

第 3 节：二 繁华之间，赤地千里(1)

第 4 节：二 繁华之间，赤地千里(2)

第 5 节：二 繁华之间，赤地千里(3)

第 6 节：三 忘记曾经千古的承诺(1)

第 7 节：三 忘记曾经千古的承诺(2)

第 8 节：三 忘记曾经千古的承诺(3)

第 9 节：四 有时也是多情甚(1)

第 10 节：四 有时也是多情甚(2)

第 11 节：四 有时也是多情甚(3)

第 12 节：五 没有见过的人不会明了(1)

第 13 节：五 没有见过的人不会明了(2)

第 14 节：五 没有见过的人不会明了(3)

第 15 节：六 待我拱手河山讨你欢(1)

第 16 节：六 待我拱手河山讨你欢(2)

第 17 节：六 待我拱手河山讨你欢(3)

第 18 节：六 待我拱手河山讨你欢(4)

第 19 节：七 看远山含笑水流长(1)

第 20 节：七 看远山含笑水流长(2)

第 21 节：七 看远山含笑水流长(3)

第 22 节：七 看远山含笑水流长(4)

第 23 节：八 唯我之遥，唯君之远(1)

第 24 节：八 唯我之遥，唯君之远(2)

第 25 节：八 唯我之遥，唯君之远(3)

第 26 节：九 江山仍在，人难依旧(1)

第 27 节：九 江山仍在，人难依旧(2)

第 28 节：九 江山仍在，人难依旧(3)

第 29 节：九 江山仍在，人难依旧(4)

第 30 节：十 假使如新可白首(1)

第 31 节：十 假使如新可白首(2)

第 32 节：十 假使如新可白首(3)

第 33 节：十 假使如新可白首(4)

第 34 节：十 假使如新可白首(5)

第 35 节：十一 虞兮虞兮奈若何(1)

第 36 节：十一 虞兮虞兮奈若何(2)

第 37 节：十一 虞兮虞兮奈若何(3)

第 38 节：十一 虞兮虞兮奈若何(4)

第 39 节：十二 十分红处便成灰(1)

第 40 节：十二 十分红处便成灰(2)

第 41 节：十二 十分红处便成灰(3)

第 42 节：十三 宁愿走火入魔，不要立地成佛(1)

第 43 节：十三 宁愿走火入魔，不要立地成佛(2)

第 44 节：十三 宁愿走火入魔，不要立地成佛(3)

第 45 节：十四 来啊来个酒，不醉不罢休(1)

第 46 节：十四 来啊来个酒，不醉不罢休(2)

第 47 节：十四 来啊来个酒，不醉不罢休(3)

第 48 节：十五 人生若只如初见

第 1 节：序 这是开始，也是结束

本书由“行行”整理，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：491256034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 id：d716-716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，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，网站的名称为：周读 网址：<http://www.ireadweek.com>

序 这是开始，也是结束

我想讲一个与上海有关的故事。

或者说，一个在上海谢幕的故事。

在我开始讲故事之前，请你，忘掉张爱玲的上海，忘掉王安忆的上海，甚至忘掉安妮宝贝们的上海。在我的故事里，上海与格调无关，与小资无关。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，生活在上海的人，如果你每天都要往返在地铁站之间，如果，你曾在人流高峰期经过人民广场站，你大概可以认同我的观点。

在人民广场换乘的时候，我想你大约会注意到通道两边的广告。有一阵子有一个叫做《悦己》的杂志广告，那几句文案很得人心。

我没有背景，我就是自己最好的背景。

爱就要勇敢表白，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。

一点点赘肉别紧张，杨贵妃照样迷倒唐明皇。

常常可以看见匆匆走过的女孩子放慢了脚步去看，然后脸上浮出一点笑容。这是仓促生活里的一点小小可爱。当然，如今更吸引人的，也许是那个 slogan 为“上海没有陌生人”的“屋里厢”老酒的广告。上海没有陌生人，也许就不是异乡客。许多冷雨的黄昏，看那些红的绿的紫的背景灯，映着那些文字和等车人的影子，仿佛也有点热闹。

梁静茹的康师傅广告。中华英才网。午后红茶。一家快递公司。

这些都是隐约的印象。云逸说，她偏爱文案好的广告，哪怕构图简单——文字的温暖最能直达人心。虽然她自己做的是美术设计。

所以她会注意到那个“520 我公益”的留言板。

那时候还是四月初。云逸刚刚接了一家公司的单子，每天在人民广场换乘。她看到那个留言板的时候，上面已经差不多写满。

有人写，妈妈，明年给你换大房子。

有人写，我愿世界和平，阿门。

几个日本女生结伴走过去，好奇地打量着，用日语说，真有意思啊。

一个高大的西方男孩子在讲电话，撞了她一下，她忘记他有没有说对不起。

人潮汹涌。

新到的一班车到了，许多人跑起来。

而她停下，从包里拿出笔，在林林总总的字迹间添了一句话。

之城，我永远爱你。

第 2 节：一 可怜欢喜深

一 可怜欢喜深

云逸记得十八岁的夏天，在涡城。外头杨树上永无止境的蝉鸣，悠长如青春时候的烦恼。大太阳白花花地晒，教室里的电扇一圈一圈，静寂的风声。有人翻书，有人写字。那个总是迷路的外乡老人在校园里转来转去转不出去，拉长嗓子喊：“磨剪子抢——菜刀——”

可是还是落了榜。她学美术，专业课极高，文化课差了两分，志愿上填了唯一的一个学校，连调剂都困难。

她记得暑假里，沈家的空调永远维持在 20 度，从二楼下来，才到楼梯口，胳膊上就起一层鸡皮疙瘩。姑姑说：“你就是心高，弄成现在这样，我跟你妈怎么交代呢？”她皱眉，叹气，又笑了一声：“你妈现在可有话说了，大姐，你把小云要走，就带出了这点出息？”她模仿着云逸妈妈的腔调。

云逸低着头，不说话。说什么呢？姑父瞪姑姑一眼，低声说：“你少说一句罢。”

更尴尬。

沈之城就在那时候回来。

饭桌上，他接过姑姑的话头，笑着说：“姑妈，姑妈，见了大嫂，才知道又当姑姑又当妈多辛苦。”姑姑说：“老七你说，什么不要学，非要学美术，以后算什么呢？女孩子，学个英语啊什么的，又体面又稳当，不是很好？”

他揀一只虾，毕恭毕敬递过去，“啊大嫂，你揭我老底，我高中不也是闹了一阵子学画的？”一边向云逸眨眨眼，心领神会的一个笑。

姑姑说：“你不一样，你现在不是学了医，念出来硕士？”

姑父在旁边接了一句，“那也是爸大棒子打出来的。”

沈之城打哈哈，转话题，“小云，吃完饭带我去看看你的画，我同学在江城美院混，学校不太好，几个老师还不错，可以的话咱们往那方面努力。”

吃完饭他们去三楼，家里来客人，姑父姑姑在一楼说话。

沈之城翻她的画来看，云逸就透过窗子看外面。窗外的葡萄架，横一院子的青翠，嘟噜着一串串的果实，仿佛能闻见香甜似的。精心砌的鱼池，蜿蜒一带，水从外头引进来，青砖做的底与沿，她知道里面有红色金鱼，茜纱裙一样透明的尾巴。夏天可真好。

良久没有声音。

沈之城去唤她，看见这呆呆站着的女孩子，眼睛里汪着的泪水。

十八岁，以为花好月圆锦衣骏马的年华，这样的尴尬。

他叫了她一声，说：“小云，你姑姑……”

“她是关心我，我知道。”云逸打断他，表情平静，声音里有一点的抖，“我只是觉得自己没用，再多考两分，大家不是都欢喜了？”

她眼里的泪，一滴一滴掉下来，却没有哭出声。

之城把纸巾递给她，“多考两分还是一样的，小云，人都不满足，你考了好学校，会挑你的专业，选了好专业，以后还会挑你的奖学金，挑你的工作，口碑，另一半，甚至儿女……可挑的太多了。”他拍拍她，笑，“所以你现在觉得开心了就好了，大人说说也只是他们习惯，不是真的生气。他们还是爱你的。”

是爱的吧？父亲去世之后，姑姑和母亲就开始了争夺战。

一个对自己说：“我们张家的女儿，跟着别人家算怎么回事？”

另一个对自己说：“我自己的女儿，当然跟着我，她要过去，难道要跟着姓沈么？她以为她还是张家的人？”

都是背地里的话，背着对方，却当着她。云逸觉得自己在中间，两人一箭一箭射向对方，每一箭都先穿透她——这也是因为爱。

她要是真出息，考个北大清华，念个核物理的博士出来，也许这场战争就结束了吧？可是她没出息，偏偏喜欢画画，偏偏又没考好。

之城拍拍她。大嫂的家事，他这几年不在家，也知道一点。两个人这么多年没孩子，拿云逸当女儿看，可是大哥话太少，大嫂话太多，这孩子又太敏感。

可是谁没有十八岁的时候呢，那时候，父亲打折一根大棒子，吼：“学画！学画！你看你都跟什么人混？我们家丢不起这个人！”

母亲哭，她是续弦，自己生了三个孩子，存下来两个，一个儿子去了部队，这一个儿子再不学好，她怎么在前任的几个孩子前抬头？

于是他就学好了。

医科，白大褂，冰冷的器械闪烁着银光，人人都要叫一声，沈医生，背地里说，前任沈市长的儿子，真出息，医学硕士啊，真是家教有方。

他叹一口气，再给眼前的女孩子递一张纸巾，她红着眼，声音闷闷的，“都爱我，只不过，我妈爱我姓陈的一半，姑姑爱我姓张的一半。”

之城笑，拍着她的头，“才胡说呢，照你说，我爸以前都拿大棍子揍我，现在偶尔还给我根烟，给一盅小酒，难道老爷子爱的是我的白大褂？”

云逸抽抽鼻子，终于是笑了，叮嘱他，“别跟姑姑说我哭了，她会难受。”

之城点头，这个丫头，总体还是懂事的。

云逸记得，那天之城穿一件浅黄 T 恤，极简洁的短发，眉眼清和，有隐约的笑意，叫人见了不由得想亲近他。

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。她的姑姑是他的大嫂，他是她姑父同父异母的弟弟，在人前，她要叫他——七叔。

她十八，他二十七。

葡萄藤葳蕤了满院子，红色金鱼游动，杨树生知了，一日日的唱歌，有个人挡住她的尴尬，向她眨眨眼，会心一笑。

这是相逢之初，欢喜深深。

番外 云逸

之城，我亲爱的你，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我们最初相识的那一个夏天？在江城，我同你去见你的同学。你是那样清朗的人，言笑宴宴，行云流水，可是当着他，仍是要点着一根烟，说许多真假难分的话。

在那家茶楼上，你要了一壶碧螺春。茶烟袅袅，你在烟雾背后抽着烟。他们放很散淡的古琴

曲，隔一扇窗，就是江。窗户推开，江风浩荡，人世的声音便遥遥传来。我亲爱的你。你被呛得咳嗽，你的笑有一点无奈。

你说：“傻丫头开心点，你要念大学了。以后可以谈谈恋爱啊，打打小工啊，放了假就四处乱跑，多好。”

我看着你，转头，说：“我才不恋爱。”

你笑了一声。许久，你说：“我知道，你在想什么，小云，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，你想要什么，就要付出一点代价。做人呢，就要能屈能伸，若不想受这一份苦，就要比别人多付出十分的努力。”

江风那么大，我真想流泪。

你说：“小云啊，别怪我老了，爱唠叨，你在学校，要好好学，不要浪费自己的才华，青春太短暂，我也不想你以后受这样的委屈。”

我只能说，我知道。

一转眼你就开心起来，你说：“走，走，我们去坐船。”

涡城环水，只是都是小河，我没有坐过船，兴奋地跟着你去，结果晕船，吐得一塌糊涂。你手忙脚乱，给我递纸巾、递水，说：“怎么会晕成这样呢？”过了许久，你又说，“不要跟你姑姑说我带你坐船，啊。”我还是难受着，忍不住在心里翻个白眼，这个人，这个人，哪像那么大了。

回去时又晕车，到家就发起烧。

你跟姑姑连声道歉，说你贪玩，拉着我坐船。姑父说你：“老七，说你小，办起正经事你也有谱，说你大呢，你看你做的什么事？”

你低着头，吐舌头扮鬼脸。我缩在沙发里，偷偷笑。

我的亲爱，那一年，初相见，欢喜那么深。

第3节：二 繁华之间，赤地千里(1)

二 繁华之间，赤地千里

2007年2月，云逸大二的第二个学期，独自一人来到上海。

她学美术设计，是当初之城帮她选的专业。找工作的时候她瞄准了几家广告公司，投了简历，可是均不成功。

他们说，设计太古典，偏冷调，不符合如今市场的需要。她待了一个月，一无所获。

那些日子可真难过。这城市那么大，人那么多，走在街上，就觉得被淹没，有一种窒息的压抑，可是也自由。没有人认识她，人人对她的过去一无所知，在这里开始的，是全新的生活。

哪怕只是为了轻松地等待。

这里她只有一个初中同学，杜嘉兰，日子过起来也轻松。她找了房子，住下来，白天出去找工作，晚上回来，烧菜煮饭，嘉兰过来，两个人一起吃。有时候兴致上来，跑去外头买酒，多多少少喝一点。上海多米酒，度数不高，喝到微醺，还可以出去逛街。路边小店的衣服也不错，看一看，不买都觉得开心。

她问嘉兰，“你觉得这样可幸福？”嘉兰点头。

好朋友在身边，青春还正盛，若是可以，这样的日子一直一直过下去，也不会觉得漫长。

嘉兰说：“云逸，你就留在上海，陪我三年。她保研，长日清闲，正是最值得享受的时刻。”

那时候云逸在面试回来的路上，看到街心公园大棵茂盛的树木与大片花朵，红红绿绿都湿润在细雨中，只觉得心底无限的平静与欢喜。她给远在北京的另个好友许文发短信，此地繁华如流水。想起来，也是好的。

她在网上挂了个帖子，大略介绍了自己的情况，希望找些散碎的单子来做。过了半个月，有人联系她。

规模很小的一家公司，做地产的户外宣传。客户要求繁琐，要画面简净，凝练，用色典雅，温暖而且有张力。一切都这么抽象。但是世界上的确有运气这回事的，云逸去试，第二张稿子就被客户采用。公司老板叫曲池，还不到三十的样子，一把及腰长直发束成马尾，看到别人的作品，就感慨地说：“啊，你看，多么牛X而大气的稿子啊！”很认真的表情，却让许多人忍俊不禁，连嘲讽都是可爱的。

这个活儿细水长流地做着，倒也开心。

住了很久，才和隔壁的女孩子见到。她洗过澡，过来敲云逸的门。是个细眉细眼的女孩子，典型的四川女生长相，没说话先笑，笑得眼睛弯弯两泓黑，耳边头发湿嗒嗒地贴在脸上，又甜美又妩媚。

“新邻居？我和你住，出差大半个月，现在才见到你。”她笑笑地倚在门上，拿浅绿大毛巾吸头发上的水。

第4节：二 繁华之间，赤地千里(2)

云逸招呼她进来。

她眼睛一转，笑：“你这里可真好，你喜欢粉红色？”

云逸含笑说是。其实也不算喜欢，她喜欢没有颜色，黑白灰，冷调的蓝与青，画画的时候会用金粉与各式各样的红，石榴红，胭脂红，银红，大红，但是没有粉红。但是睡觉的地方，要一点温暖的颜色，晚上才不会失眠。粉红是个好颜色，娇娇的嫩，温馨的小潋潋，足以抚慰人心。

果然女孩说：“你不像。”又笑着介绍自己：“我叫乔榛，你叫我小乔好了。”

云逸看着她，这样的女孩子才配粉红啊。小乔问年龄，说：“原来你比我小啊，我就拿你当

妹妹了。”

她也不多打扰，聊一阵子就回去了自己的房间。

那几天云逸在赶几张图——一组户外，客户给曲池一星期，曲池就给她四天。

四天里，画图，调色，修图，忙到半夜。常常是做差不多了，又觉得某个小细节不尽如人意。曲池常常说：“做我们这行的，卖手艺，手里的活儿就要干得干净，拿出去别人没话说，不丢自己的份儿。”

这个人严谨但不沉重，有一种举重若轻对辛苦安之若素的气度，云逸心里倒很敬重他。

有一天修完一张图，才一站起，就觉得身子里一股什么东西轰得一下涌上来，冲得眼前发黑，然后便失去知觉。

过一阵子醒过来，背上火辣辣地疼，原来摔倒时压到旁边的汤煲，虽然隔着衣服，还蹭破了皮。

她心跳得很急，过很久，还不能恢复。她开着灯，那么坐着，拿出镜子照。脸色还是一样，只是唇色青白，像一只鬼，把镜子放下，关电脑，洗漱睡觉。

第二天一起来，拿起镜子看，嘴唇总算变回粉红，她满意地放下镜子。去公司的路上给许文发短信说：“年轻就是好。”

不到一分钟那边就回短信过来，“女人，不要告诉我你开始新恋爱了！”她推上手机，笑。

那是什么时候呢？茶的香，江上的风，窗户推开，人群欢喜如潮，而她转过头去，说，我才不要恋爱。

云逸到公司交了东西，拿到薄薄一叠钞票，虽然不多，也是开心的。从前给杂志画插图，给酒吧画墙面，都拿到过钱，可是感觉是不一样。在陌生的城市，断绝了从前的扶持，自己供养自己的快乐，不是钱本身所能衡量的。

她跑去曲池办公室，叫：“老曲，跷班吧，我请你吃雪糕。”

曲池冲她咧嘴笑，“哎哎，你上辈子周扒皮吧，请人就请一块雪糕？不去！”

她立起眼睛，“我就这么一点钱！”

曲池嘟哝，“哼，我一个小时挣多少？还叫我跷班！请哈根达斯还差不多。”

旁边经过的文案嗤之以鼻，“您就算了吧，老曲，整个公司就你是最没用的，你能做什么？你离开一星期，公司照样赚钱！”

曲池一脸得意，仰头道：“那是我制度订得好！好制度比十个管理人员都有用，而这个好制度出自我的手，我是十个管理人员的价值，懂吗？跟你们说你们不明白！”

马上有一个美指过来拍拍他的肩膀，说：“啧啧，老曲，这话说得，多么牛X而大气啊！”门外行政部的两个人趁机抱头，抽泣道：“老曲，你说我们闲置？你嫌弃我们！”

曲池一张嘴斗不过十几个，举手道：“兄弟姐妹们，饶命！我出钱，请大家吃雪糕好不好？”

众人一声欢呼，全都振奋了起来，一个小 AE 夺过他手中的一张百元钞票就奔下去。曲池还在后面咕哝，“丢，看见客户要这么兴奋多好？我上辈子肯定周扒皮，剥削了你们，这辈子来还。”

文案接过话头，“扯，你这辈子还是周扒皮，照样往死里剥削我们，不然你给我加工资？”

曲池就咧着嘴，看着她，一口白牙，无辜得像用了黑人牙膏的大灰狼。

云逸看着，跟着笑，这里真是开心。

吃完雪糕她回去，曲池倒舍得送她出来，到外面，才含笑说：“你干活儿，你拿钱，是应该的，用不着请我。”

云逸说：“不一样，我几乎绝望的时候，是你请了我。”曲池的眼睛里什么东西闪了一下，笑，“到底是还没出校门，单纯得很。这样，等这一家做完，你把雪糕的钱加起来，请我吃大餐，好不好？”

第 5 节：二 繁华之间，赤地千里(3)

云逸笑着说好。曲池又说：“喏，你学着点，管理这东西，不一定板着脸，你和大家伙儿打打闹闹，大家都开心，就愿意跟着你干，这也是管理的一种方式，软管理。”他总结，又说，“你就是太静了，话太少，以后不行的。”

云逸点头，说：“老曲，跟着你，我学会很多东西。”曲池仿佛松了一口气道：“那就好，我希望你这一阵子，不仅仅是做东西挣点钱那么简单。”

云逸看着他，他却挥挥手，说：“再见。”

云逸回去煮了汤，叫嘉兰来喝。

吃饭的时候说起来曲池，嘉兰斜眼觑她，“你没事吧？这些天总是曲池长曲池短的，一说他脸上就笑咪咪的——你不是喜欢他了吧？”

云逸慢慢替她盛好汤，道：“你觉得可能么？我只是觉得他这个人不错，和他学了很多东西，而且我出来之后，见到他，觉得这世界很宽敞。世上的人，一个有一个的好，就像隔壁的小乔，就像曲池，外面人也不是传说中那么可怕的。”

小乔上班忙，三班倒，并不常看见，但是见了说起话，总是笑笑的，无限柔媚。

那天小乔下夜班回来，刚睡下不久，听到隔壁“扑通”响了一声，她翻个身，继续睡。睡了也只有半分钟，霍然惊起来，穿着睡衣跑过去，敲门，没人应。

她叫：“云逸，云逸！”里面无声无息。她又推门，门没锁，但是很沉，推开了才看见是云逸横在门边，面目青白，嘴唇发紫。她惊叫起来。女孩子遇到事情，什么都忘记了，只是推着地上的人，反复唤她的名字，掐她的人中。

云逸慢慢醒过来，看见小乔一脸的泪，恍惚一下，也就明白了，笑笑说：“没事，醒了就好了。”

小乔惊魂未定，连声说：“你这样怎么能行，你去看看医生。”

云逸示意扶她到床边，小乔看见床单上还铺着折得厚厚的一条红色毛巾被，大概也明白了，问：“就是那样，就成这样了，真的没事吗？”

云逸笑着点头，说：“你不用担心。”小乔扶着她慢慢躺下去，替她拉好被子，倒了一杯水放她手边，方才出去。走到门口停下来，道：“我去给你煮个红糖鸡蛋，你要做什么，就叫我。”

云逸是不习惯麻烦别人的人，到这个时候，心里感激，却又尴尬。她想着这期的东西第二天要交，更是着急。种种心情交织到一起，就变成对这副躯壳的无奈与灰心。白天撑着作图，做一阵子，歇一阵子，越发觉得这身体是个累赘。小乔过来看她，皱眉说：“哪有这么不要命的？先歇歇。”云逸就看着她笑。她也没了底气，正式员工请病假尚且困难，何况云逸这样纯粹接活儿的？

云逸做完图差不多是凌晨，顾不上洗漱，躺回床上，所有的热量，所有的力气，像是开闸的水从身体里泻出来，她整个人成了一条霜打的枯藤。内心里巨大的凄凉蔓延开来，她从床头的抽屉里拿出从前用的手机，开机，翻开电话本，上面只存着一个号码，名称显示，你。

她摁着下翻键，一下一下，屏幕上始终一个固执的“你”。她的拇指一次又一次滑过接通键，终于鼓足勇气摁下去，冰冷的女声说，对不起，您的电话已停机。那个是早已停掉的号码，却舍不得销掉。啊——你，我亲爱的你，就算是这样，拨出你的电话，还是需要我莫大的勇气。（亲爱的，这里突然第一人称不行啊。因为咱们全文都是第三人称）

那个声音重复了几遍，电话断掉，她又拨过去。屏幕上绿色的灯光，映着她唇边一个淡淡的微笑。

可是泪水在某个刹那夺眶而出，如身体里急速消耗的温暖。她取过桌子上另一个手机，飞快

地按下十一个熟悉的数字，毫不迟疑地按下通话。心跳得那么快，全身仅剩的血液都涌到胸口。云逸心里在念：要跟你说什么呢？如从前一样，简单地说，是我？可是传来的不是彩铃，而仍然是机械的女声，她说，对不起，您拨的用户已关机或不在服务区。之城，我亲爱的你，我并不是故意要想你，也不是因为脆弱，只是这一切，太像那一次，我爱上你。（还是那个问题）

第6节：三 忘记曾经千古的承诺(1)

三 忘记曾经千古的承诺

其实云逸的大学假期，并不像沈之城说的那样可以到处跑。五一、十一她要出去做事情，挣一点钱用。

姑姑和妈妈都会给她钱用，但两边的钱，问谁要，要多少，一不小心就是烦恼。

她寒假回去了烟城，同妈妈一起过年，姑姑便不高兴。暑假的时候，也不敢说打工的事情，又正好姑父去省城开会，需要长住，云逸就回到涡城，陪着姑姑。

那一次是夜里去洗手间，才出来，就是眼前一黑，她陡然摔在地上。她不知道过了多久恢复意识，模模糊糊听到耳边姑姑的哭泣，身上冰冷一片，大量的热从身体里流失，只有伏着的一个人的背，那么温暖，那么安稳。

医院离家很近。

躺到床上的时候她已经能够睁开眼睛。姑姑坐在床边，掩着脸哭，她睡衣外头套了一件薄料子风衣，头发很乱，有一绺白发被眼泪沾湿了，揉在脸上。云逸无端觉得凄惶。姑姑真是疼爱她的，这就够了。妈妈跟她又没有血缘，你怎么要求一个女人，处处体谅另一个跟她没有血缘的女人？况且她们本来就矛盾。

指挥安排医生护士的人，是沈之城。他看起来有点憔悴，下巴泛着乌青，但是神色沉着，叫人看着他，就觉得心安。他转头看见云逸，走过来，俯身笑着问：“醒了？”离得近，连他眼睛里几条红血丝都看得清楚。云逸还没有力气说话，就虚弱地向他笑笑。

他又去安慰姑姑。他穿白衬衫，半旧牛仔裤，转身的时候，云逸看到他背后自腰际而下，一片触目惊心的红。衣服贴在身上，他竟然不知道。

姑姑身体不好，沈之城打电话叫了姑父过来，送她先回去休息。人都要走的时候云逸将他悄悄一拉，之城看她，她目光在他腰上一溜，随即转过头去，也不说话。之城定了定神，这才觉得背后湿凉一片。

那晚他换过衣服又过来看她。

云逸输了液，状况稳定，却只是不睡，睁着眼静静地看着墙壁。护士都走了，病房里剩一盏灯亮着，白的光，白的墙，白色床单被褥，中间露出她黄白的一张脸，眼睛深、黑、静，看不出情绪的涟漪。沈之城坐在床边，问：“好点了么？”

她点点头，垂下眼睑。

沈之城说：“小丫头，你今天把人都吓死了，以后要注意身体了，这要是在外头可怎么办？”又问，“丫头，你是不是害怕？”

云逸摇头，却始终不说话，也不看他，自己咬住了嘴唇，雕塑似的静静躺着。

过了一阵子，之城轻轻笑出来，伸手揉她的头发，“傻丫头，别不痛快了，我是医生，我什么都知道的。”

隔一会儿，云逸才说话，声音还是闷闷的，“可是他们都看到了。”

之城拍拍她，“你是病人啊，有什么办法？这会儿大家都着急你的小命儿了，没人注意那么多的。”

她还是低着眼睛，闷闷地坚持，“他们会笑你。”

后来之城想，世界上再没有什么，比十八九岁的女孩子的想法最难捉摸，可是他也理解，这一点过度的敏感与自尊，容不得分毫闪失的狷介，他都经历过。他笑着调侃，“放心，你七叔我英俊潇洒，今天又这么临危不乱，那一点小事情不算什么，没人笑我，说不定还能顺便给你拐一两个七婶来。”

云逸还是不说话，但总算笑了笑，自己闭上了眼。过一会儿她睡熟了，之城替她将被角拉好，她却霍然一惊，手猛地蜷起来，握住他的衬衫袖子。她攥得那么紧，之城怕再惊醒了她，便由她那么握着，不知不觉也睡着了。

第二天不过是换药、检查，之城是医生的缘故，姑姑还要他一路陪着。就有一个年轻小护士，时不时过来看看药，问问云逸怎么样了，眼睛却在病房四处瞟。她一走，云逸就忍不住微笑。之城从外头进来，见她眉开眼笑的，不禁奇怪，问：“怎么了，这么开心？”云逸打量着他，道：“没什么。”

之城越发忍不住，坐立不安，催促，“哎，小丫头，快说，你肯定有鬼，笑得我心里发毛。”

第7节：三 忘记曾经千古的承诺(2)

云逸笑出声来，道：“你看你，总不把人往好处想，我是看到有一个小护士挺好的——”

之城说：“然后呢？”

云逸笑说：“没什么然后，挺好的，就给你留着呀。”

之城伸手拍了她一下，道：“乱点鸳鸯谱！”又笑起来，说，“啊，谢谢你替我操心啊，不过给我‘留着’，把人家说得好像一盘菜似的，你也想得出来。”

云逸垂着眼睛，含着一丝笑，问：“那你怎么谢我？”

之城把她头发一揉，道：“我干吗要谢你，我又不是没有女朋友。”

云逸说：“哦，原来你有女朋友的。”把被子拉了一拉，盖住脸。

之城看她忽然又不高兴了，也不知道哪里得罪了她，胡乱赔罪说：“丫头丫头，别这样，你姑姑知道我惹你生气会炖了我的，我要了好不好？只要你介绍的，我都要，哪怕是母夜叉我都要了，好不好？”

云逸把眼睛露出来，看了看他，道：“我强迫你了么？我又不是封建大家长。”

之城赔笑，说：“是、是，我才是封建大家长，我是祝英台她老爹，你等着，等你大学一毕业，我马上找一个小伙子，逼着你踹了大学里的男朋友，嫁给人家——”他作势奸笑了两声，“哼！哼！到时候叫你见识什么叫封建大家长！”

云逸躺着不动，看着他。之城举起手，苦笑：“哎唷女侠，我错了！我真的错了！我求你说句话好吧？我认罚，你说怎么罚吧。”

云逸说：“雪糕，巧乐滋。”

之城摇头，“这不行，胡来，你现在怎么能吃雪糕，换成巧克力好不好？奶油蛋糕。”

云逸把被子拉下来，一脸不屑，“小孩子才吃那些——这样，你给我讲你追女孩子的糗事。”

之城往后一仰，“丫头，你饶了我吧，给我留一点长辈尊严好不好？我是你叔叔哎——又想起什么，正色说，对了，以后要叫我七叔，不许你啊你的，多没礼貌。”

云逸撇嘴：“切，你才比我大几岁！”

“哪，尊不在老，辈高则灵。”之城洋洋得意，伸出一根指头：“我比你长了一辈。”

“那好吧。”云逸看看他，含着笑，一字一顿，叫，“七、叔——”

之城立仆，“算了算了，你还是别叫了，叫得这么杀气腾腾的，我怕折我的阳寿。”

住了三天院，却没有检查出什么结果，医生说大概是低血糖，心脏有点弱，没什么很严重的，调养一下就好。姑姑冷笑一声，说：“是吗？孩子差点把命送了，还叫不严重，你们是怎么检查的？”医生跟沈家都熟悉，这会儿只是赔笑。

云逸知道她忧心，也不忍心看医生尴尬，就说：“真没事的，姑姑放心，我妈说她以前也是这样，结婚以后就慢慢好了。”

姑姑一路都沉默，到了家，才推开客厅的门，忽然说：“你娘也算有本事，别的不留给我们张家，就这个病留得真大方。”云逸一口气噎在那里，涨得脸通红，却不知道说什么。沈之城拍了拍她，接口说：“大嫂先歇着，我送小云上去，待会儿我做饭，你们尝尝我的手艺。”

姑姑坐下来，又说：“小云，我话说得重了，你是不是在心里为你娘恼我呢？”

云逸回头，笑说：“姑姑是大姐，就算我当面说我妈，她也不会恼，我才不来瞎掺和。”

姑姑说：“是吗？那就好。”

云逸跟着之城上了楼，那一口气才算提上来，推开门往窗户边站了，眼泪一颗一颗地掉。之城走过去，见她咬得嘴唇都白了，低声劝她：“别这样，你才好，再生气就伤身子了。”云逸站定了，不说话，忽然手机响起来，她拿起来看，是妈妈的电话。

“你姑姑说你晕倒了，是怎么回事？”听筒传来急切的话语。

“没什么，才从学校回来，水土不服。”云逸语调平静，并不像哭过的样子。沈之城在旁边

看着，忍不住在心里叹息一声。

“寒假到我这儿都没有水土不服，怎么到了她那儿就不服了？当初死皮赖脸把你要过去，我还以为要给你金山银山呢，怎么就把你整成这样？”

第8节：三 忘记曾经千古的承诺(3)

云逸又涨得脸赤红，“妈——，我真没事，跟姑姑有什么关系？”

那边不依不饶，“你们都姓着张，你当然跟她一心！我跟你说，不用说那么多，以后放假你不用回那边了，我生的女儿，我比谁都知道怎么照应！你要不怕死，也不打算见我，你就尽管回去。”

云逸又叫了一声“妈”，那边已经把电话挂了。她握着电话，又是气，又是急，又是灰心。之城见她浑身发抖，忙问：“怎么了？”她连抖带喘，眼睛里的泪胡乱滚下来，却没有声音。之城知道她心脏不妥，过去拍着她，“没事没事，别再难过，没有什么。”翻来覆去就这么几句。云逸抖了半天，终于是压着声音哭了出来，道：“什么时候我死了，她们就干净了！”

之城道：“不要胡说，你还小呢。”他虚扶着她，云逸站得僵直，咬着衣服领子，压着声音抽噎。之城说：“这不关你的事，你气自己干什么？”

云逸道：“要没有我，她们还争什么？”

之城拍拍她：“傻丫头，这话才胡说，她们日子清闲，没事儿干，总要找点儿什么打发时间。

没有你，也有别的什么事，你不过刚好是个合适的理由。”

云逸气恼：“我活该就是这个理由？”

之城说：“这怪你软弱，她们跟你说什么，你不会顶回去啊？你姑姑今天那么说，你听不进可以说，你要夸我妈就当她面夸，不是就没自己事儿了么？或者当没听见。就像打仗，子弹过来，能挡就挡，不能挡你还不会跑么？真是笨。”

他摇头叹气，一副滑稽模样，云逸那么气，也忍俊不禁，带着泪笑出来，白他一眼，道：“我们家可没有跟大人对嘴的规矩。”

之城翻了个更大的白眼过来：“废话！你们张家没有这个规矩，难道我们沈家就专门教小孩子跟大人犟嘴？我是教你自我保护，也是教你孝顺。”

云逸道：“难道对嘴还是更孝顺了？”

之城拍拍她脑袋，道：“傻孩子，当然是了。你不跟她们犟，你自己生闷气，肯定是想，我死了你们就清静了，你是不是想着自己死了，让她们后悔得吐血，哭得肝肠寸断，但是怎么着都晚了，就让她们后悔一辈子？是不是这样想的？这是不是更残忍？这难道还是孝顺？”

云逸找不到话来反驳，过半晌，才低声说：“我也是气急了，那么想想罢了。”

之城心里一软，说：“我不是怪你，丫头，我是担心你，你啊，什么事儿来了，不知道挡，不知道躲，就那么傻乎乎地站着，你以为你是英雄好汉吗？要杀要剐随人家的便。唉，你呀。”

他脸上神色那样柔软。云逸只想离他近些，更近些，但终于没动，笑了笑，低声说：“你不

用担心，我再笨，慢慢也就学会了。”

吃饭的时候姑姑问：“你娘关心你一下没有？”云逸点头，她又说：“说我什么了吧？哼，我就知道她要抓着不放，敲打敲打我。”

云逸笑着看她一眼，慢慢道：“你们姐妹俩的事情，我哪儿知道？别问我，我是外人。”

姑姑愣了一下，看着她，放长语调叫：“老七——”

沈之城集中精力对付一只虾，漫不经心答应：“啊，大嫂。”

姑姑似笑非笑，“你说说，小云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之城嬉皮笑脸，“小云很聪明。”

姑姑放下筷子，道：“我就说，要不是有人教，小云哪儿会说这话，你这个老师功不可没啊，要不要我给你发工资？”

之城打哈哈。

两个人洗碗的时候他才苦着脸说：“丫头，我教的招数高明，你也不要这么快就用上吗，太容易露馅了，真是笨哪。”

云逸偷笑，“你不是还夸我聪明？”

他呻吟一声，“你没看到，你姑姑在怪我多管闲事？”

云逸含笑说：“难道错怪了？”

之城变脸，“你也烦了？那好，以后我不管了。”转身往外走。

云逸满手的水，顾不上，一把拉住他衣袖。之城站住，回头看她，云逸说：“不是的，我闲事太多，我怕你烦。”

第9节：四 有时也是多情甚(1)

这句话太唐突，她的语调太依恋，一不小心就露出马脚。可是怎么办？生怕这一转身就是离别，生怕这一别山长水远。而之城转过身，一只手轻轻放在她头顶，就那么站着，过许久，他说：“丫头，你放心。”

就这么一句没头没尾的话，她不知道他要她放心什么，可是就真的放了心。并不要奢求什么，只是看着他，就会觉得安稳。这一生山水迢迢，都有一个人目光送行，于她，这一句就是承诺。

四 有时也是多情甚

云逸送稿子的时候不太敢看曲池的脸色。她并不是怕他，只是觉得自己拿出来东西，有着诸多的不完善，落在别人眼里，那种羞惭和窘迫，实在难堪。

曲池看了一会儿，吐了一口气，说：“这一次的东西，你没有以前用心。”云逸脸上被人打了一巴掌似的，火辣辣的，道：“如果来得及，我再仔细修一修。”

曲池摇头：“不是细节问题，而是整个图的感觉，偏冷，用色跟构图不协调，你状态不对。”他忽然想起什么，问，“你身体没事吧？”

他突兀地问了这么一句，云逸不禁摸了摸自己的脸，否认，“没有啊，我挺好的。”

曲池说：“那就好，你要是不舒服，就跟我说一声，把大概样图给我，我帮你修。出门在外，身体最重要。”

云逸笑：“你是美术出身啊？”

曲池扬起眉毛，“开玩笑，想当年我和……你不知道？”

云逸摇摇头，“你知道，我跟这儿的人不熟悉，没人告诉我……你和什么？”

曲池笑着说了个行内名人，垂下眼睛，道：“当年我和他并驾齐驱。”

云逸没说话。

公司的文案是个很爽朗的女孩子，个子高，人也瘦，喜欢穿一件石榴红长衬衫，衬着粉白皮肤，俊逸又妩媚。云逸也有好色的心，在心里看她与别人不同，况且又合作，算是比较默契，因此也聊得多些。

熟悉一点她就问云逸，“你觉得老曲怎么样？”

云逸说：“不错啊，人很好。”

她嗤笑一声，“什么叫人很好？好在哪里呢？”

云逸就微笑着，扳着指头数，个子高，模样周正，做事情认真，性格又开朗，有事业心，人品端正，等等。

文案指头绕着头发，嘴角一点笑，听她说完，叹一声，“也不见得有什么特别，这样的人多了去了。”明明是淡然的语气，但是听起来，就是有一点压抑的喜悦和惆怅。

云逸心里是明了的，问她，“你喜欢老曲？”

文案笑，“喜欢有什么用呢？我自己有男朋友的。况且有几种人，我原则上不跟他们谈恋爱的——”她学着云逸扳指头，“长辈、亲戚、自己老师和老板。”

云逸笑着看她，那女孩子叹口气，不无惆怅地说：“这些都不容易有结果，何苦浪费彼此的时间和心力呢？倘若对方能放开还好，放不开，就是作孽了。”

云逸笑而不答，女孩子转回去，自己低声说：“但是爱，是另外一码事。”

隔一天云逸第一次和他们加晚班。

曲池从外头进来，穿一件半旧白T恤、牛仔裤，衬着浓眉深目，英俊又干净。云逸看着，心里就有柔软的疼痛。事情做完了，自己又舍不得走，就坐着，时不时看看他。曲池走过来，和她聊天，云逸问他，“老曲，你是哪一年的？”曲池有点诧异，说了出生日月。云逸微笑点头，同他说别的事情。

也许别的人会认为她对曲池有好感吧，可是她自己知道，不是的。只是他穿白衣的样子，那么干净细致的模样，叫她想起来那个人。那个人，眉是淡的，眼睛清浅，但是那种含笑的目光，那种自恋的神情，多么相似。

他们同年出生，他们都与画结缘。她知道曲池只是曲池，却又试图从曲池身上找到一点他的影子，哪怕一点点，都能够叫她依恋，叫她觉得离他不那么遥远。

事情不紧的时候云逸就出去逛书店，找本喜欢的书，随便翻看，也就是一天过去。正式的工作还没有找到，她也不着急，她出来的目的，也并不是一份工作，只要能养活自己就好了。

第 10 节：四 有时也是多情甚(2)

那天回去，才到门口就听到房子里笑成一片，开了门，只见一个男孩子从冰箱里拿东西。云逸一愣，那男孩子仿佛也吃了一惊，赶紧说：“小乔告诉我了，哪些是你的东西，我都没有动。”云逸还没有反应过来，习惯性地说：“没关系。”

小乔在里面笑着，问：“云逸回来了？你快来看！”

一推门就闻到一股浓郁的玫瑰香，小乔房间里撒了一地的玫瑰花瓣，她倒在床上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云逸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小乔笑着说：“那个笨蛋陆东伟，从深圳过来，说要给我一个惊喜，就从那边买了一大把玫瑰带过来，哎哟，没见过那么笨的。”

那男孩子原来叫路东伟，他在客厅接话说：“我也不知道它会谢吗。”

小乔说：“你把花捂在包里，坐火车那么长时间，多少花不闷坏了？”说着又笑，对云逸道，“结果呢，他把花一拿出来，花瓣全掉了，就剩下一枝没开的，我说好吧，我就拿着这一朵，怎么都算你的心意，结果我才碰了碰那朵花，它也把花瓣掉了个干净，里面藏着那么大一只虫子！”

她笑得清脆，说：“这一回的惊喜，可真的是又‘喜’又‘惊’了！”

是晚路东伟下厨，做了几个菜，叫上云逸一起吃饭。他自己喝啤酒，给女孩子们准备了可乐。云逸吃得少，只是不停喝水。小乔说：“云逸你多吃点，路东伟厨艺不错的。”又说：“哎，住了这么久，我们还是第一次一起吃饭呢。”

云逸微笑说：“前一次我生病，你煮东西给我吃，也算一次吧。”

小乔笑，“你记得真清楚。”又向路东伟说，“云逸是个很仔细的人，对了，她身体不大好，以后我不在的时候，有什么事你要帮帮她。”

路东伟就向云逸举杯，“以后大家就是邻居了，都是出门在外，要互相照顾。”

云逸这才明白他是要住下来了。房子里忽然多一个男生，总觉得有些别扭，可是看着路东伟

给小乔不停夹菜，又细心替她挑去鱼刺，一对那么幸福的人，在一起也是应该的。何况小乔一顿饭笑靥如花，脸上红粉霏霏的，谁忍心多说什么？

夜里辗转反侧，总是睡不着。云逸开了灯，照镜子，里面的女孩子嘴角含着一丝笑，那笑容仿佛画上去的，淡淡一笔水墨，也不是欢喜，也不是苍凉，只是眼神，平静又固执。她对自己说：“张云逸，你看，一场正常的恋爱多幸福。”

她语气很诚恳，“人生有无数种可能的，是不是？你也能忘了他，找个合适的人，谈一场正常的恋爱，是不是？”

啊，一场正常的恋爱。拌嘴，怄气，甜言蜜语哄过来，替她挑去鱼刺，手牵手去逛街，他看别的女孩子时狠狠掐他，光明正大地吃醋，想亲近的时候就假着他，无所畏惧地说我喜欢你，以后结婚，生孩子，互相挑剔着，互相扶持着，哭着笑着叹息着就打发了一场漫长的人生。

这一切原本都那么平常，可是对于她，却都是那么奢侈。

她对着镜子，问：“张云逸，你为什么那么固执？”

嘴角的笑纹弧度一变，眼前的一切都模糊了，连哽咽都是压抑着的，越显得凄凉，一句一句问：“张云逸，你为什么那么固执？——张云逸，你为什么要固执？”

可是没有哭。

也不是委屈，很早就知道的，她决定爱他的时候，就知道，这爱，不可说，也不能靠近他，没有理由吃醋，甚至他固定的女朋友，她都要含笑叫她一句，七婶。

除非不相见，永远不见。

可是眼下，她只能说：“张云逸，你自己选择的，你就要自己承受。”

于是平静下来，关了灯，努力睡觉。

隔两天云逸回请小乔和路东伟，就把嘉兰也叫上。

菜的口味重了些，大多放了辣椒，只有一个汤，用冬瓜和几种菇类烧成。嘉兰看见皱皱眉头，用疑惑的目光看着云逸，云逸小声说：“他们都是四川人。”

果然那两个人吃得开心，小乔笑说：“我还以为云逸不会做饭，没想到厨艺这么好，我平时都不吃排骨的，今天吃了这么多。”

第 11 节：四 有时也是多情甚(3)

云逸一直在喝汤，微笑说：“是你给我捧场，帮你盛碗汤？”

小乔喝一口汤，又说：“哎呀，真好喝，你用什么作料？”云逸笑，“葱、姜和盐罢了。”小乔睁大眼，“你连油都不用的？”云逸一指，“喏，我扔了一块排骨进去。”

路东伟插嘴，“云逸，你男朋友不在这里？”

小乔和她住了这么久，彼此都不过问这类的事情，没想到路东伟这么直接。云逸笑笑，平静地道：“我没有男朋友。”

路东伟惊讶，“你这样的女孩子，不会没人追啊，你眼光太高了吧？”

云逸含笑，说：“没遇见合适的，也没办法。”

嘉兰替她圆场，说：“云逸不交男朋友的。”

那两个人看着她，她喝一口汤，笑，“她只交女朋友。”

路东伟马上拉住小乔说：“幸亏我来得及时啊。”大家就笑。

回到房间里，嘉兰就皱眉头，说：“那个路东伟，真不知道轻重。”

云逸叹口气，轻轻说：“很多人觉得，这么问是关心，他们生性直爽罢了。”

嘉兰说：“反正我不喜欢他。”

云逸看着她笑，“别这样，人家也不错，模样过得去，体贴女朋友，讲浪漫能千里迢迢带花过来，讲实际还会洗手做羹汤，还能再要求什么？”

嘉兰问：“什么千里带花？”

云逸就把生虫子的玫瑰花讲给她，说：“男孩子会哄人，大概还是油滑，但是有一点傻的浪漫，反而比较动人。”

嘉兰沉默一阵，道：“云逸，你心思简单，你不知道，许多男生也知道适当装傻的。”又笑，“人家的男朋友，真傻假傻，我们操什么心来？”

云逸说是。

过了一阵子，嘉兰忽然低声说：“云逸，我要去北京一趟。”

云逸问：“做什么？去多久？”嘉兰脸上微微一红，笑着去圈她脖子，中途又停下来，说：“我也不知道多久。”

云逸忽然就明白了，从心里替她高兴，说：“恭喜，良辰宝贵，要尽情享受。”

嘉兰红着脸，笑得甜蜜，说：“哎，我也不知道他哪里好，我一直以为绝对不会喜欢他，可是就这么奇怪。”她搂一个抱枕在怀里，说，“怎么办呢？我还有三年在上海，他又在北京不能过来，我怎么能喜欢他呢，不是自找苦吃么？”

云逸笑着拍拍她，“莫道相思苦，相思苦也甜。”

嘉兰娇憨地笑，又说：“我走了，就剩下你一个，希望那个老曲懂得抓住机会，乘虚而入。”

云逸知道她是好意，可是事情并不是她所想的那样，她只能笑笑，说：“嘉兰，不是的，我觉得老曲人很好，但是，跟喜欢没有关系。”

嘉兰见她的表情，知道是真的，心里有些失望，“云逸，你要勇敢些。”半晌，又小心地问，“云逸，你是不是，还没有忘记初中的事情？”

有那么几十秒的沉默，灯光下云逸的脸很平静，可是空气中有什么东西紧张起来，嘉兰似乎能感觉到一些微小的尘埃的厮杀，无声地，惨烈地，你死我活。她后悔问出这个问题，这个世界上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角落，存着各种各样的东西，可是不能碰，一碰到，就会放一些东西出来。

灰尘，血，憎恶，仇恨，如此种种。

云逸笑了笑，“嘉兰，我如果说忘记了，你一定不相信，的确也不可能忘，但是，已经对我没有影响了，我都原谅了，包括我自己，毕竟那时候都小。”

嘉兰不再说话，也许她真的原谅了，可是也不见得没有影响。这么多年，她绝口不提在烟城的生活，不提在烟城的任何旧人，包括对自己，从来没有一起回忆过往事，怎么会那么容易释然？

云逸说：“你看，我现在看人多客观，就像对路东伟，我都是看别人的好。”

嘉兰说：“那我就放心了。”

路东伟，那样的男孩子，如果云逸肯看他的好，也是因为关声吧？时候云逸考高中到涡城，关声随即转了过去。他认真，诚恳，开朗，而且生得好看，对云逸又是那么真，她以为他过

去之后，多年相伴，他们会顺理成章走到一起，可是竟然没有。

她大三那年寒假回到烟城，在街上遇见关声。他们聊天，小心翼翼说很多话，却谁都不肯提云逸。过了很久，关声忽然问：“你最近，有张云逸的消息么？”她看着他，说：“我还跟她联系，她很好。”

买年货的人很多，在身边挤来挤去。关声落寞地笑笑，说：“她大概就只跟你联系了。”他个子高，在人群里，很显眼，连寂寞都那么突兀。冠盖满京华，斯人独憔悴。她心里忽然冒出这么两句话。关声说：“杜嘉兰，我以后都见不到她了，请你，替我照顾她。”

那时候她才知道云逸已经不跟他联系。那么多年，原来不爱还是不爱，感动与负疚都代替不了爱，而她那么决绝地与关声断绝联系，大约也是为了彻底与初中时代的记忆告别。

她理解云逸，也更加明白云逸肯和她来往，是多么看重她们的友谊。所以有时候，她固守原则，并不过问许多事情。

她说没有影响了，就当没有影响了。

第 12 节：五 没有见过的人不会明了(1)

五 没有见过的人不会明了

嘉兰走了之后，云逸寂寞很多，晚上回去，一个人呆着，也懒得做饭。那阵子天气无常，她又感冒，半夜里发起烧，睡不着，睁着眼睛打量天花板，浑身绵软，疼痛的碎粒在身体里蠕

动，心里反而平静。

她给许文发短信，“春天渐深，人人都知道不辜负好时光，留下我一个人，真孤单。”

许文回短信，“姐，我支持你去谈一场恋爱。”

云逸笑，“啊姐，难道你不知道，其实我这么多年来爱的是你？”

许文善解风情，回答：“亲爱的，我一直都明白，可是老万跟了我那么久，我不忍心抛弃他，姐，只怪你和我相识得太晚，让我们来生再续缘。”

云逸继续做怨妇状，“一切都是借口，其实是爱得不够，你说，他哪里比我好？”

许文回：“噢，他比你先到。”

云逸将手机合上，把脸埋在被子里笑。她不知道多庆幸有这样的朋友，容得她胡言乱语，并且默契配合。

许文是高她两届的师姐。云逸入校那年，美院与江城大学合并。许文在江城大学念应用数学，极其明敏的女孩子，长发，圆脸，皮肤白皙，有一双灵动的眼睛。她是美术社的元老，逢到活动，就笑笑地站在一边，贤淑温婉的模样，是云逸最喜欢的女孩子长相。

那时候她升大二，心血来潮报了美术社，入社有考试，社长是个戴眼镜的斯文男生，给她出的题目是《曾经》。云逸画了一幅牡丹，大片留白的水墨，只托起花朵的一片叶子，用了暗的浅石青，社长看了半天，说：“这么淡。”仿佛并不欣赏。许文在旁边歪着头看了一眼，打量一下云逸，微笑说：“你喜欢在石青里面调金粉？”

云逸笑，她点点头，道：“淡极始知花更艳。”

云逸接口，“十分红处便成灰。”

许文走过去，笑着说：“我见过的人里，只有你当得起这幅水墨牡丹。”又说，“他必定是个很精彩、很叫你眷恋的人。”

云逸问：“谁？”

许文一笑：“那片叶子。”

云逸后来想，世界上是有这样的人的，未必性格很像，但是内心某一处，却能毫无障碍地彼此会意。

那时候许文已经和老万在一起将近两年，但是很少见他们同进同出。学校不太管大四学生，她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，小小的一室一厅，一个人住，倒也清爽干净。客厅其实做了画室，但是颜料盘子收拾得整齐，东西安置得井井有条，墙壁也干净，是习惯程序的人惯有的洁癖。云逸自己也是有一点看不得东西凌乱，看了更觉得投机。

她的厨艺就是在许文的厨房里突飞猛进。

许文第一次看她炒菜，只放少许油盐，其余一律省去，笑道：“你口味真清淡。”

云逸说：“何必放太多调料，蔬菜有自己的味道，调料放多了，菜的味道就压下去了。”

许文摇头：“你油盐都不肯多用。”她说，“人家说口味轻的人一般清心寡欲，其实我倒觉得，表现得清心寡欲的人有两种，一个是真的清心寡欲，另外一种，是有着隐秘而又强烈的欲望，这个欲望太遥不可及，也许注定无法实现，于是宁愿把其他的什么都不要了，跟小孩子撒娇一样，不给我这个，我就什么都不要，怎么都不能哄好。”

第 13 节：五 没有见过的人不会明了(2)

她看着云逸，笑问：“你是为了什么愿望呢？”

云逸也笑，坦白：“大约永远不可能得到的一个人。”

她问：“你觉得你舍了别的，上苍会在那个人身上补偿你么？用其他的不完美，换取唯一的一个完美，有这个可能么？”

云逸不说话。许文叹了口气，低低说道：“如果可能，我宁愿以所有其他爱我的人，换自己没有看到那一幕。”她语调艰难，说得也苦涩，嘴角一个笑，是力不从心的倔强。

那天许文情绪低落，下楼买了啤酒，两个人关在房间里喝。

到后来都有些醉意，许文眼睛里开始有泪光闪动。

她讲她第一段感情，高中时候，十七岁遇见的男生，唱歌很好听，于是就动了心。她是全校风头最劲的女孩子，每次考试几乎都是年级第一，那么明朗骄傲。而他习惯性地逃课，晚自习翻墙出去上网，打游戏，在外面喝酒游荡。可是还是爱了。替他整理笔记，帮他补作业，等他看着她温柔一笑，说一句“没有你怎么办”。

第一次牵的手，第一个认识的怀抱。

直到高三的第一个学期。她去他外头的房子里找他，打开门，看见纠缠着的两个身体。竟然是吓得说了句对不起，急急逃下去。大太阳晒着，跑得气喘吁吁，心怦怦地跳，一切恍惚迷离。对自己说，是做梦么，还是走错了门？不会是他不会是他，可是就是他。

末流肥皂剧的情节，真不敢想，就会出现在自己身上。

“可是云逸，你知道最悲哀的是什么？”许文端起酒，“是几年之后，我想起来他，会觉得非常不堪，我怎么会爱上这样一个人，我怎么会那么愚蠢？”

她哈哈地笑，云逸转过头。

然而当时怎么能放下呢？每一夜每一夜，梦境重复的都是那一幕，整夜整夜地失眠，谁看过来的目光都带着嘲笑。是自己不够美么？那女孩子并不比她好看；是自己不够爱他么？可是她不知道该怎么更爱。

唯一的理由是，也许她太温顺。爱到那样的地步，将自己降低成他脚下的尘埃，可是他们习惯将目光向上，谁还会低头，赐你一点爱惜？

就那么过了一年，原本该考进最好的学校，却沦落到江城大学，但是庆幸得是，还不至于太不堪。她见过一些女孩子，抽烟，刺青，很夸张地笑，说：“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”每次看到

都觉得心疼与不忍，比如踩到一脚污泥，擦干净也就算了，何苦再把它涂个满身？

她还是哈哈笑，说：“一切都过去了，现在我什么都不想。”

云逸默默与她碰杯。

想起自己高中的时光。

转到涡城一高，与所有人保持距离，永远含着一丝客套的笑，温和背后审视的目光。

对所有的男生都有一种额外的宽容，似乎是平易的，但只有她自己知道，内心深处居高临下的悲悯与抹不去的淡淡的厌恶。怎么试图说服自己，都是徒劳，只好尽力掩饰。甚至包括对关声。

她曾经问一个追她两年的男孩子：“你知道关声？”那男孩子点头，说：“就是那个老在走廊上等你的男生，高高的。”她含着笑，继续问，“你知道我为什么能和他做朋友？”男孩子摇头。她笑，“因为他知道分寸，不该说的话一句不说，不该做的事情从来不做。”

关声转学到涡城的时候，她就告诉他，“我一定要考大学的，这是我这三年唯一的目标，我要平静，挡我者，死。”她说，“关声，别人不明白，你会明白的。”

她语气温和，却自有一种决绝的力量。而关声始终含笑，温柔地看着她。爱一个人，是都能容忍的吧，包括这样明目张胆的威胁。但是多可惜，她是那么理智的一个人，她很清楚，自己不爱他，也不能爱他。

她也始终是平静的，直到高三暑假，她遇见沈之城。

之城是不同的，他不是同龄的男生，没有他们的狭隘与恶劣。他关心她，只是纯粹的关心，关心的是她的心，而非身；他拍她的头，揉她的头发，只觉得亲近，而没有狎昵；他让她觉得自己可以是抽象的一个人，没有身体这个累赘的皮囊，而只有清洁的灵魂。如果她还小，如果她已经鹤发鸡皮，如果她是个顽皮的少年，如果她是一棵树，她相信只要那躯壳里住的是一个叫张云逸的灵魂，他都会走过去，拍拍她的头，自然而然地说：“丫头，别不开心了。”

第 14 节：五 没有见过的人不会明了(3)

她一直对试图接近她的人心怀戒备，遇见他，才对自己说，这是安全的，于是放下所有疑虑，在他面前，做一个最真的自己。

可是之城。

可是之城啊。

她记得有一个男生，死缠烂打追她一年。她那时候不知道轻重，以最伤自尊的方式拒绝了他。最后一次他与她说话，他说：“张云逸，你也会爱上人，我祝你们，永远没有好结果！”

她至今记得他的表情，那么怨毒。

这就是她中的咒语。

大一暑假她病好了之后，就很少见到之城。他在医院上班，大夜班小夜班，轮休的时候闷头睡大觉。云逸也不去找他，他跟父母同住，她若去了，还要叫爷爷奶奶。

总归觉得别扭。

就窝在三楼的画室里，调各种各样的颜色，一样一样试过去，总是不满意。她不懊恼，不过是换了颜料重来。偶尔也下厨，做一两道菜，煮一个汤，味道好坏不说，姑姑吃着，还是高兴的。

之城又来的时候，云逸在画室。他见她套了一件白色大T恤，七分裤，头发松松挽着，埋头对付一堆颜料，听到声音，她抬头，看见是他，笑，“你来了？先坐。”

她腮边蹭了一抹淡淡的黄，才孵出的小鸡仔的颜色。之城走过去，看见颜料盘子旁边放着一盒子金色眼影粉，笑说：“小姑娘长大了，用上眼影了？”

云逸抬起头，瞥他一眼，道：“你什么时候见过我用那种麻烦的东西？我拿它调颜色。”

他问：“调好了么？什么颜色？”

她拿一只中毫，蘸了一点，在画布上涂了一抹，问：“怎么样？”

是暗一点的石青色，隐隐闪着光泽，大约就是那眼影粉的功效。云逸说：“眼影粉不太好，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金粉，哪里有呢？”

之城问：“这么冷僻的颜色，你拿它画什么？”

云逸想了想，笑着摇头：“不知道画什么。”

他失笑，“你可真奢侈，拿那么贵的眼影粉调个没用的颜色出来。”云逸争辩，“才不是，我用自己挣的钱。”他敲她的头，“自己挣的就不是钱了？你在外头打工很轻松的？”她低下头，含着笑，自言自语，“总会用得到——迟早会用得到。”

过了一会儿抬头问他，“你喜欢这个颜色么？”

他不知道她打什么主意，笑着说：“喜欢哪，这个颜色有一种冷调的温暖，惆怅又华彩，但都是低调的。”

她低着头，胡乱画小动物，一边说：“那等你结婚，我画一幅画送你，就用这个颜色。”

他故意说：“我喜欢，你七婶又不见得喜欢。”

她抬头看他，目光明锐，一下子又淡下去，含笑说：“那你问问她喜欢什么颜色。”

他说：“你叫我问谁去？”

“问你女朋友啊。上次你在医院不是说你女朋友的？”

“啊，她啊。”之城说，“上苍照顾你的小护士，她把我抛弃了，你现在可以尽心尽力当月老了。”

她心里有什么东西重重敲了一下，却不抬头，淡淡说：“我才懒得管你，有什么好处？”

之城笑：“将来多个人疼你啊。”

云逸抬眼看他，“你很疼我么？”

他问：“我难道不疼你？”

云逸画笔悬在那儿，停了一阵子，扔到桌子上，转身说：“走走走，我们去吃饭，我都饿死了。”

他留下来吃晚饭。

吃完饭他问：“丫头，我欠你的雪糕，还要不要？”

姑姑说：“什么雪糕？”

云逸回头说：“我替他做媒，他谢我的雪糕。”转过来冲之城吐一下舌头。

涡城夏天的黄昏最好，太阳下去一阵子，暑气慢慢消散，熏风缓缓，夕阳映着路两边的梧桐树，金是晴金，翠是明翠。去买了两只雪糕，一人一个，拿在手里，一边吃，一边说些闲话。

走一阵子看见一个小店，大玻璃橱子里放着各式冰糖葫芦，欢快的歌曲唱：“都说冰糖葫芦儿酸，酸里面它带着那甜……”

云逸拉他的衣服，“我要吃糖葫芦。”

简洁的陈述句，不带任何感情，仿佛是天经地义的事。之城苦笑：“才吃过饭，不许吃那么多闲东西。”

她皱眉，说：“嗯——”语调拐一拐，表示不悦。

他去买来，递给她，摇头叹气：“你老是凶我，我还对你这么好，看我多大气。”

云逸说：“胡说，我对你很好，我都给你介绍女朋友了。”

之城笑，“你看看，还‘胡说’，这还是好？你介绍的女朋友呢？只图个嘴皮子，没有实际行动。”

他伸手刮她的鼻子，“记住，我是你七叔，以后对我尊敬些，不许说胡说，不许用命令语气，要懂礼貌。”

她偏头躲开，瞪他。他还是拧了她鼻子一下，补充，“以后也不许瞪我。”

她站定了，瞪着他，目光慢慢柔软下来。忽然叹口气，说：“我真的对你很好，那个颜色，是你的颜色。”

之城说：“什么？”

“那个颜色。”她说，“那个颜色就是你。”

她手中握着一枝糖葫芦，语调温顺，神色宁和，那么自然，仿佛只是说一件学校的琐事。

只是我与你的事情，与任何感情都没有关系。

第 15 节：六 待我拱手河山讨你欢(1)

六 待我拱手河山讨你欢

云逸回学校之后，与之城在网上联系，却是谁也不提那个颜色，不提那天的事情。他也忙，常常一个手术做下来，站十几个小时，两腿酸沉，回去就倒头睡觉。

有时候就打个电话。他给她讲医院的事情，他名声初响，有女病人出院后天天送汤过来，却被一帮护士们喝个干净，一滴都不给他留。“知道吗？们在吃醋！”他朗笑，仿佛很开心的样子，说，“可惜了我的汤。”

云逸笑，“可惜么？那就娶回家，天经地义煮汤给你，看谁还敢抢。”

他说：“NO，NO，这种为一棵树放弃整个森林的事情我才不干。”

云逸笑他，“你也不小了。”

他说：“也是。”忽然明白过来，“哎丫头，你怎么能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？我好歹是个长辈哎，搞得好像你是我叔叔一样。”

她笑，想，他可真是笨哪，有时候就跟个小孩儿一样，不会考虑长远的事情。

那时候跟许文渐渐熟悉，十一月之后，江城天气变得湿且冷，许文的房子里有暖气，常常叫云逸过去。

偶尔会碰见老万。他已经研二，比着两个人成熟很多，人看着很稳重，却也健谈，喜欢武侠，文史哲都有涉猎，甚至还颇有审美情趣。许文画画，他会在一边静静地看，然后发表评论，讲究用色，往往一语中的。

他在的时候云逸就不说话，只是笑。许文让她来画，她也推掉。

她并不是怕老万，只是曾经的心结还在，不知道如何跟他们相处。厌恶的人可以冷然相对，不相干的人客套即可，但女朋友的男朋友，这种有点亲近的关系她把握不来。知道他是好的，但是忍不住心底的戒备，与一点说不清的嫌憎。却又为那种偏见暗自内疚。

幸好许文并不多问，渐渐只是叫上她的时候，就不再叫老万过来。

老万不来，老万的仰慕者却来了。

是个高挑女孩儿，留极长的头发，黑、直、顺滑，简直可以去做洗发水广告。云逸看着只顾羡慕，那女孩子先开口：“我是老万的师妹，许文，我想和你谈谈。”

美女都有一种睥睨的神态，但是她当得起。许文笑笑，“你和我谈什么？谈他？”

师妹说：“我喜欢他，比你更喜欢他。”

许文倒一杯水给她，还是笑，“这话你应该跟他说，是不是？”她说，“你跟我讲没用，我又不能替他作决定。”

师妹看着她，不依不饶的目光，“你根本不爱他，为什么还要霸着他？你不爱可以有别人爱啊，你为什么不放开他？”

许文淡淡笑，“你怎么知道我不爱他？”

师妹神色忽然变得凄凉：“他自己说的，我们师门聚会，他喝高了，一直说，‘她又不爱我’——许文，你不该那么自私，你既然不爱他，就不要耽误他。”

许文把递给她的水又端回来，自己啜了一口，微笑，“没办法，我也要找个人来关心我，是不是？我爱不爱他没关系，他爱我不就行了？”她站起来，把那杯水泼到笔洗里，笑，“你去问他，他要是愿意跟你在一起，我绝对不拦，我会诚心诚意祝福你们，真的。”

师妹腾地站起来，指着她说：“你……”她气得脸色发白，却说不出话。

许文顺势拉开门，微笑说：“走好，不送。”

师妹眼泪夺眶而出，一把抓起那只笔洗砸在地上，冲了出去。

许文关上门，坐下来，拉住云逸的手，笑，“这是什么事情啊。”她的手冰冷，却沁出一层汗，手劲又大，握得云逸都觉得痛。

事情传得很快，晚上老万就打电话过来，问：“文文你还好吧？”

许文笑，“我没事，你以后别打电话过来，我就更好了。”

老万连声说对不起。许文道：“有什么对不起，人家喜欢你，又不是你的错。”她说，“但是我想明白了，我不爱你，我就不再霸占着你，你去找爱你的吧，不用在我这里受委屈。”

老万说：“文文，不是……”

许文轻轻打断他：“老万，到此为止。你既然觉得我不爱你，我何必让你委屈？我们就算继续下去，有了结果，就算以后举案齐眉，你也是到底意难平，我不要这样的结果。”

她挂断电话，任他一次又一次打来，都果断按掉。

并不是难过，只是觉得凄凉。自己买了酒来喝，却是越喝越清醒。记忆中的那张脸忽然清晰起来，他的眉，他的眼，他的笑，他说过的话，他手心的温度，他怀抱里的气息，他在床上，与别人纠缠的身体，一点一点生动地呈现。他是她的耻辱，一生都洗刷不掉的丑陋的烙印，她那么鄙视他，可是还是爱着他。她一生的热情耗费在他身上，甚至遇见老万，遇见更好的老万，都没有办法再令自己那么去爱。

她到底还是哭起来，房子里空荡荡的叫人害怕，她打电话给云逸，哭着说：“云逸，我多么心虚，我真的不爱他啊。”胸口被悲伤堵得那么严实，呼吸都困难，她说：“他对我那么好，我为什么不能爱他？”

那时宿舍已经锁门，云逸翻墙去她那里。

许文一直哭，大冬天，她穿一件紫色毛衣，哭得一头一脸的汗，混着眼泪，怎么都擦不完。云逸抱着她，衣服领子被她握得太紧，几乎窒息，可是没有话说，就只是抱着她。

那是她初中之后，除了生病之外，第一次与人身体接触。

许文说：“云逸云逸，我忘不了他啊，我怎么还是忘不了那个混蛋。”她说，“我不敢再爱了，我不是不看重老万，可是不敢再爱，我好害怕真的付出了感情，到最后还是那样的结果。”

她说：“云逸，其实他为我做的每一件事我都记得，我都知道感恩，可是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和他说。”

她抽噎着，讲他们的往事。

那时候，她大二，同住的女孩子是老万的老乡。那女孩儿想必是喜欢他的，常常邀请他过来。他来了，她又无话说。他就去看许文的画，一幅一幅，看得那么仔细，是真正的欣赏。

慢慢和许文聊起来，历史、武侠、美术、人生，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话题，聊得投机，就成了朋友。于是常常叫上两个女孩子，出去吃饭。偶尔喝一点酒。许文并不推托，喝就喝了。老万看着那女孩子，越喝眼睛越亮，人那么清醒，微微笑着端坐在那里，那么可爱。后来他说，看着她，就想起《萧十一郎》里的风四娘和沈璧君，她有风四娘的洒脱，也有沈璧君的端雅，又是那么聪明的女孩子。

有时候出去散步，一直走一直走，校园里有许多迟开的花，她看见了，必然驻足，有时候凑过去，深深嗅一下，一脸不加掩饰的欢喜。

他是多么喜欢她。

他不知道，她纵容自己享受生活中的一切美好，除了感情。

而感情，也不见得美好。

那一年的圣诞节，他从 24 号开始，晚上约她出去散步，仿佛有话要说，然而走了那么久，也只是说一些漫无边际的话，然后送她回去。直到 28 号那天，下大雪，外头很冷。他们走一阵子，他忍不住弯腰，轻轻揉膝盖。她很久之后才知道，他关节着凉，逢着雨雪天，就隐隐作痛。当时她正感慨，这样下了大雪的晚上，应该有皓月当空，清渺渺的天，白茫茫的地，才觉得真干净。他忽然停住，看着她，轻声道：“但得月轮终皎洁，冰雪不辞为卿热。”

第 17 节：六 待我拱手河山讨你欢(3)

她站住，问：“什么？”

他取出一个链子递给她，说：“文文，我喜欢你。”

他同她表白，踌躇了很久，终于确定这样的感情就是爱，于是决定告诉她。他说：“文文，给我们一个机会，证明这份感情，好不好？”

他的慎重得了她的心，她对自己说，不妨试一试。

就这么走了两年，他对她那么好，走在路上，有灰尘飘起来都会抬手替她挡住。她不会说喜欢与爱之类的话，他也从不强求。有时候她直说对他的不满，他也只是笑着拍拍她的脸，说：“文文监督着，我以后改了。”

她慢慢习惯了依赖他，可是还是不能放心，不敢放任自己去爱他。他种种的好，她看在眼里，一边感动着，一边说，不一定就长久的，不要沉沦，不要沉沦。渐渐的，对一切安之若素。

她并不是不信他，只是不信感情。她怕自己投入太多，等到不得不离开的时候，已经骨肉相连，便又是一场撕心裂肺的疼痛。她太害怕那样的感觉。

能叫她难过的，只有午夜梦回，猛然想起曾经那个人。只有那时候，才明白，原来自己也爱过的，可惜那一场，用尽热情。也只是觉得可惜，并不愧疚，她以为老万不会计较的，但终于有这么一天，他也开始对别人抱怨，她不爱他。

直到他师妹过来闹一场，她才知道，自己原来那么自私，而他只是默默忍受。

但忍耐，总是有极限的吧？果要失去，不如由自己放手，起码不至于那么不堪。

虽然她哭着对云逸说，舍不得他，真的舍不得。可是这个人，与她的骄傲，孰轻孰重，她还能分得清。

早晨云逸醒来的时候，许文已经做好了早餐。除了眼睛有点肿，她看起来神清气爽。

吃饭的时候云逸问她：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她笑，“事到如今，我必须放手啊。”她小口喝着粥，沉默一阵子，又说，“云逸，感情就是这样，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不是你的，哪怕你是天女下凡，再温柔再痴情也强求不来，所以不如大方一点，以后也不会那么后悔。”

她说到做到，此后老万的电话，她一个都不再接，也避免同他见面。老万去她住处，敲得手指断掉，她照样听着 MP3 看书。

知君有二意，故来相决绝。

就是如此。

后来他也不再来敲门。

过了十几天她去学校，黄昏时候，看见大幅海报，物理院研究生足球队友谊邀请赛，每天一场，欢迎光临。旁边一张巨大的红纸，写着比赛日程，全校本科生研究生，加起来有二十多

个球队。

物理院研究生足球队的队长，就是老万。许文一笑，前两天还痛不欲生，现在就有心情组织足球赛，也算是雨过天晴了吧。恢复能力强是值得庆幸的事。

可是一路都有人看她，交头接耳说着什么，有熟悉的人笑嘻嘻和她打招呼，“许文你怎么还在这里，不去操场么？”

她微笑，不说话，分手也没必要跟别的人说，她不想闹得沸沸扬扬。

可是回去的时候，正和老万的球队迎面碰上，她那么冷静的人，也惊得待在那里。

他们十几个人，下身穿球队队服的短裤，上面却穿白T恤，胸前一团字，请不要去烦大嫂。白衣服，黑色的字，打红色阴影，那么醒目。她随即看到老万，他胸前写的是，别再烦我老婆。后面大大的三个惊叹号。

衣服看起来穿了一阵子，字迹都反复描过。

她站在那里，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足球队的人看见了她，呼啦围上来，纷纷叫，“大嫂。”

她咬住嘴唇。老万走过来，低头看着她。旁边的人说：“和好啦，和好啦，再不和好老大就要疯了。”他回头瞪他们，大家安静下来，他说：“文文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做好，这些事情我都该早就解决了，让别人找你的麻烦，是我的错。”他拉住她的手，说，“但是文文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好不好？”

她甩开他的手，冷着脸。眼里却噙着泪，那么用力地忍着。

他又说：“文文你别哭，是我昏了头，你关心我的，只是不知道怎么表达，我应该早就知道。”他笨手笨脚去替她擦眼泪，忽然起了风，他忍不住皱皱眉，许文推开他的手，说：“这么冷的天，一身的汗，穿成这样吹冷风，你就不怕感冒啊。”

第 18 节：六 待我拱手河山讨你欢(4)

老万还在发愣。旁边的人一阵欢呼，纷纷鼓起掌来，他这才明白过来，叫：“文文……文文……”忽然放手往宿舍飞跑，一边跑一边回头说，“文文，文文！你等我五分钟，我换了衣服，咱们一起去吃饭！”这时许文才看到，那衣服的背后也写着同样的一句话。

吃饭的时候许文问他，怎么就那么着急换衣服？他憨憨地笑，“我怕感冒了，传染给你。”

许文鼻子一酸，从那一刻决定，要珍惜眼前人。

老万一举成名，从此成为男朋友的典范，许文亦是女孩子们羡慕的对象，他们是学校传说中的神仙眷侣。黑天鹅被打入地狱，白天鹅与王子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，这结局美好如童话。

有一天云逸在学校碰见那位师妹，她依然长发飘飘，脊背挺直，可是眼神一片空茫，嘴角抿起的倔强，分明脆弱得不堪一击。谁都知道，球队 T 恤上的那句话，正是对她说的。他们的童话完满收场，而她却成了笑柄，他们愈出名，她就愈难堪，走在校园里，要承载形形色色的目光。

很快看到她与一个男生同进同出，云逸注意了一下那个男生，不忍再去想。

原本那么美的女孩子。

云逸在电话里跟沈之城说起这件事情，他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小伙子有担当！不过，真是年少轻狂啊，走的都是浪漫派的路线。”

云逸问他：“如果是你，你怎么做呢？”

他笑，“第一，我会提前把事情解决干净，不给别人机会找我女朋友；第二，万一出了这样的事，我就马上把她娶回家，省得她疑神疑鬼。”

这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

云逸又提起那个女孩子，十分感慨，就算爱，也不用那样用力去争吧？一出手就是剑拔弩张，声色俱厉，不给人一点退路，如果赢了还好，但是输了，就是赔上全部的尊严，又是何苦呢？爱你的人，用不着去争，不爱你的人，就算你拱手河山，他还会嫌太沉，没有办法。

之城说：“如果你是那个女孩子，你不会去争了？那你怎么做？”

云逸道：“我就静静地守着，等着他明白这一份感情，等他明白了，等他做决定，他接受，我就留下来，不接受，我就走。”

之城沉默良久，说：“丫头，这是个必须竞争的社会，你这样，无论感情还是其他，都会很吃亏的。”

她不说话。

很久很久之后，她见到另一件事。有女孩子咄咄逼人地给所爱之人的原配打电话，请她让位，带着孩子离开。她大约胜券在握，对原配说：“我不想同他一结婚就做后妈。”

那女孩子真的没有做后妈，她没有得到那个人。

那样的寸土必争，也不见得就能攻城略地，云逸想，何如袖手旁观，看别人杀伐决断。

可是即使不争，也难保不会有人来与你宣战。这是一个没有和平的世界。

第 19 节：七 看远山含笑水流长(1)

七 看远山含笑水流长

大二寒假还没来，两边就打电话过来，问在哪里过年。云逸这次学了乖，在电话里疲赖推脱，“我是小孩儿啊，我听你们的，你们商量好，让我去哪儿我去哪儿。”

姑姑说：“这是什么话，看你自己愿意去哪儿，我们尊重你的意见。”妈妈要不客气一些，冷笑一声，说：“我知道你想去涡城，想去就直接说，那儿才有你的亲妈，我没生过你！”然后挂掉电话。

云逸气结，惟其那边是自己亲妈，亲妈还这么不肯体谅她，才更加觉得难过。于是打电话过去，说：“你让我去哪儿？我现在去哪儿都是错，回来姑姑生气，过去你生气，你们俩不痛快，都冲着我发牢骚，我只能活该听着，还要哄你们开心。我难道还能分成两个么？妈妈你替我想一想，你替我做个决定，我该去哪儿？”

云逸的声音便有些颤抖，那边沉默一会儿，道：“我不管你。”

云逸自己忍了一下，疲惫地说：“那好，正好有老师让我帮忙，过年也不一定回得去，我看看再说。”

赌气归赌气，到底还是要回去。给姑姑打了电话，说烟城有从前的老师做手术，同学们商量着一起去探望，寒假就先回烟城，顺便呆一阵子，再回涡城。她说不惯谎话，姑姑大约听了出来，道：“暑假在这边呆了一暑假，寒假去陪陪你娘吧，我总不能也难为你。”

于是寒假就回了烟城，那几天下大雪，刚到家就感冒，缠绵绵地发起烧。好不容易热度退了，肠胃又不舒服，吃什么都吐出来，加之发烧引起心脏不适，大概十几天没有出门，也差不多就到了过年。

云逸病着，暗自苦笑。这样也好，不用考虑要不要回涡城过年，也堵住了妈妈的嘴，她再不说“怎么在我这里好好的，到她那儿就生病”。然而看着她忙前忙后，发愁担忧，又觉得自己自私，于是开始试着撒一点点娇，妈妈长妈妈短地叫着，要这个要那个，反正生着病，要的又都是小东西，妈妈就不厌其烦地买回来。渐渐地开始半是诉苦半是撒娇地说自己的为难，她竟不生气，这也算因祸得福了。

等她身体好些，已经要赶着买年货了，跟着妈妈逛街的时候，就腻着她，抱着她的胳膊。妈妈嘴里说着别闹人，却没有推开的意思。走一阵子看见一辆卖糖葫芦的玻璃车，几个小孩子围着，拉着大人买，妈妈停下来，问云逸：“给你也买一个？”

云逸一愣，随即忍不住大笑。

晚上之城打电话，问她身体，她便把这件事说给他，之城笑说：“小丫头总算开窍了，你是女孩子，女孩子就应该撒一点小娇，看着这么个娇娇的女儿，你妈还能忍心说重话？”

云逸说：“我之前受的家教，是说女孩子应该懂事些，端庄些，撒娇这种事情，会被人笑话的。”之城道：“要不说你们张家不会调教女孩子？你看你姑姑，整个儿一个慈禧太后。”云逸笑：“你们家又没有女孩子，你这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呢。”之城也笑，说：“你说的也有点歪理，不过说真的，你妈妈你姑姑都是女人不是？女人都是要哄的，你跟她们软软的，只有好处，没有坏处，你之前就是太拿架子，圣女贞德似的。”

云逸心情好，也不同他计较，只说，知道了。又说了会儿话，他忽然说：“哎呀，我忘了，你也是女人！”大笑。云逸又好气又好笑，顶回去，道：“你才是女人！”那边说：“这丫头高兴傻了，男女都不会分，不过你也真可怜，要我这个做叔叔的教你怎么做女孩子。”

云逸道：“我怎么记得我家几个叔叔都姓张，没有一个姓沈的？”

之城被噎了一下，说：“我真是把你纵容坏了！你有本事，见了那四个姓沈的，也别叫叔叔。”

他家七个兄弟，一个早夭，除过姑父和他，也就剩下四个

云逸笑：“就算沈家也有叔叔，你也不该是啊——你这么精通做女孩子，应该叫姑姑才对吧？”

这次轮到她大笑。

之城恨极，说：“好，我一点叔道尊严都没有了，你不拿我当叔叔看，我以后不管你了。”

云逸怕妈妈在外间听到，闷着声音笑，堵得心口疼，喘着说：“好了，别生气，我不拿你当叔叔看，是有理由的。”

之城静静听着，她歇了一阵子，叹气说：“我要是拿你当长辈，就会不自觉地遵守很多规矩，那样，许多话就不能和你说，也就只能疏远了，就像我跟四叔他们一样。”

沈家除了老大老七，只有老四在涡城，一年能见到几次。见了面，无非问一下，最近身体怎么样，学习怎么样，然后说云逸这次回来又瘦了，或者胖了点，她就端端正正地坐着，含着笑，问一句，答一句，挑不出毛病的乖孩子模样。

云逸道：“所以我心里，是拿你当兄长和朋友，你说的话我都肯听，这样，我的烦恼也能跟你说。”

之城失笑，“这是什么世道啊，我关心你，操心多不算，还要降低辈分——算了，我老人家大人有打量，不和你计较。”

临挂电话的时候他说：“丫头，你开朗了很多，老人家我很高兴。”

云逸开窍到底，拍马屁，“那是七叔你老人家教导有方。”那边方才老怀大慰地笑着挂了电话。

次日妈妈问她，“昨儿晚上你打电话了？一直听着叽叽咕咕地笑。”

云逸鬼使神差，撒谎道：“嘉兰的电话。”妈妈狐疑地看她半天，却也没问什么。

过完年回涡城住了一周，在那边过元宵节，十四那天之城过来，留下吃晚饭。中间说起云逸回校的事情，姑父忽然想起什么，对之城说：“老七，十六你不是去江城买仪器么？到时候让云逸坐你的车过去。”

第 20 节：七 看远山含笑水流长(2)

之城道：“啊？大哥，我的车很闷，小云又晕车厉害……”

云逸端起杯子喝口水，缓缓说：“姑姑，慈禧太后……”

之城叫她，“小云！”

那两个人都奇怪地看着他，他顺口胡诌道：“小云你胃弱，不要在吃饭的时候喝水，影响消化。”

云逸放下杯子，向他笑笑，说：“谢谢七叔，我知道了。”又转头道，“姑姑……”眼角余光瞥见之城对她拼命使眼色，龇牙瞪眼，然后扮可怜。她无动于衷，继续说，“慈禧太后……”

忽然听姑父问：“老七你怎么了？脖子不舒服还是眼睛不舒服？”

之城伸手揉了揉脖子，笑道：“这两天看书太晚，眼睛涩得很，昨晚又睡落枕了……啊大哥，你放心，我事先准备好晕车药和退烧药，保证把小云平安送到。”

云逸乖巧地说：“谢谢七叔。”

姑姑却接着刚才的话头，问：“你刚才说什么慈禧太后？”之城不敢再使眼色，竖起耳朵，听云逸笑着说：“慈禧太后里面那个演慈安的，我妈说长得很像你，不过没你好看。”

姑姑笑着说：“是么？”又说，“总不是你妈说的，她难道还会夸我？”

云逸就只是笑，瞥见之城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却悄悄向她竖起拇指。事后他笑，“丫头长进了啊，撒谎不用打草稿，还脸不红心不跳的。”云逸笑得谦逊又乖巧，“哪里，你老人家教导有方，名师出高徒。”

去江城那天云逸才知道他为什么拒绝，原来除了他们两个，同行的还有一个人。之城介绍，“我的老同学，曾薇，你叫……”他却想不起应该叫什么，按辈分自然该叫声阿姨，但是又觉得别扭。云逸不看她，微笑说：“曾薇姐姐是我七叔的同学啊，看着不太像。”

之城说：“怎么不像了？”

云逸笑：“七叔要留多少次级，才能跟曾薇姐姐同学呢？”又笑着对曾薇说，“我叫张云逸，叫我云逸就好。”她心里生怕曾薇跟着之城叫她小云。

曾薇含笑说：“哦，你是大哥家的云逸啊，我听四哥他们提过，你画画得很好啊。”

两个人上车前客套了一番，在路上就一句话不说。云逸拿面纸掩着脸，恹恹地歪着，她反正也是晕车。曾薇就在旁边和之城低声说话，总算沈之城还晓得过一阵子回头问一句，“小云你行不行？要不要停下来休息？”

到了江城，又是两个人一同送她去学校，云逸强撑到他们走，跑去洗手间吐了个翻江倒海。

晚上之城打电话来，云逸笑着说：“早知道我就不和你一起来了。”

之城问：“早知道什么？”

云逸道：“早知道你有美同行啊，做那么大的电灯泡，不知道消耗我多少能量。”

之城讪笑，“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人家对你印象可好了，把你夸成了一朵花，说你懂事，有才华，气质好，说话声音好听。”

云逸笑了一笑，却没有点破，只是说：“是么？我也很喜欢她，她人美，又和气，你可不要轻易错过了。”

之城嘘她，“去，这话是从某地进的货？比他们的假酒都假！”云逸大笑，“也不见得比你刚才的话更假！”之城辩解，“人家不管真喜欢你假喜欢你，当着我总要说一些场面话吧？”云逸笑，“这话很对，不过，难道只能她说场面话，我就不能说一句？”

之城说：“艺成先杀老师父，我把你调教得伶牙俐齿，原来是用来对付我自己的。”

云逸大笑。

她其实并不是不喜欢曾薇，她说曾薇人美，又和气，也是真的，仿佛也真是喜欢她，她这些年仿佛是习惯了说服自己喜欢身边的人，到最后自己都弄不清楚这喜欢是真是假。但是和曾薇说话，就是有一点隐隐约约的不舒服。

大概是因为曾薇同自己说话时候，大哥四哥地叫着，怎么都像有一点炫耀似的。想想又好笑，她不叫大哥四哥，难道还要跟着自己叫四叔？越发觉得自己不高兴得没道理，闷闷地笑，调侃：“张云逸，你可真是个讲道理的人。”

于是许文来找她的时候，就听她一直没腔没调地唱：“张云逸，讲道理，张云逸呀讲道理……”

第 21 节：七 看远山含笑水流长(3)

两个人相对大笑。

许文已经是大四的第二个学期，她成绩好，毫不费力签了北京的一家单位。云逸想着她很快要走，不禁惆怅，又劝她，“你很快走了，跟老万要分开一年，这学期还不多陪陪人家？”

许文笑，“他研三去北京，他们老板的师兄申请了联合课题，要借他用。”

话虽是这么说，那学期许文还是忙了起来，毕业论文，同学聚会，原来宿舍人聚餐，球队一起吃饭，云逸一两个星期才能勉强见她一次。

仿佛之城也忙起来，很久没有打电话给她。云逸自己也要考六级，每天去上自习，日子倒也不难过。

其时还有个小小插曲，她班上的一个男孩子向她表白，云逸婉言拒绝了。过了大约两周，那男生又约她出去，走了许久，问她：“我想追求某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云逸第一次遇见这样的事情，说不出是该生气还是可乐，就温言说：“你自己的感情，你自己才最明白，外人怎么看得清？何况我从没有经历过，你问我，岂不是问道于盲？”

回去觉得好笑，她从前见到的人，不管绅士与否，至少还能坚持专一一年，不料进了大学，男生的感情期就剩了半个月。其实那男孩子后面一直对她很好，但这个两周事件到底损了他的形象，云逸就始终与他保持着相当的距离。

刚好之城打电话过来，云逸就同他讲这件事情，说：“拿这种事情问我，他不觉得尴尬，我还尴尬呢。叫我怎么说？赞成呢，日后有了什么不好，要往我身上推，不赞成，他大约又要以为我对他有什么想法。”

之城就笑，“人家大概也是试探你。”又说，“你看，你总把人往坏处想。”

云逸说：“本来么，他们也不见得好。”

之城道：“你对男生有偏见，真奇怪，只要是个女孩子，在你眼里就一朵花儿似的，怎么男生就那么难得你的好印象？”

云逸沉默一下，笑，“我好色，女孩子随便长长都比男生好看，男生怎么长，看着总是脏兮兮的——当然你老人家不一样，你老人家英俊潇洒，天下无双。”

之城忍不住低声笑，说：“谢谢啊，这恭维听着真舒服，不过丫头，你那想法不合适，看人还是要看人家优点的，我还指望你带着小男朋友给我拜年呢。”

云逸说：“真的？”

之城笑，“是啊。”

云逸一笑，说：“好啊，七叔，你先替我准备好嫁妆和红包，我马上带人给你拜年，拜寿，拜中秋，哪怕把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全拜过来呢。”

之城笑，“你别，我穷，经不起这么恶狠狠地拜，等我的诊所赚钱了，我成了亿万富翁，大概还可以考虑考虑。”

云逸这才知道他这阵子是忙诊所的事情，姑父主管医药局，云逸对这些事情大约知道一点，奇道：“不是不允许医院在职医生办诊所的么？”

之城说，是，不允许。他停一停，自嘲道：“我不是有个当过市长的老爸，顺便还有个当医药局长的大哥么？”

云逸跟他胡说惯了，脱口道：“不正之风。”

之城仿佛是苦笑了一下，说：“对，我正是靠着家里的庇护为自己谋私，丫头，你不会看不起我吧？”

云逸道：“你又不是不学无术的人，我为什么要看不起你？”

之城道：“毕竟这事情不是那么光明正大。”

云逸笑：“你有时候也是过分猖獗。”隔了一会儿，又说，“我自己也不是什么很光明正大的

人，我当初是怎么调剂过来的？有什么资本看不起你。”

之城哈哈笑，说：“对，我们都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人，我们是蛇鼠一窝。”

云逸说：“呸！什么蛇鼠一窝？乱用成语！出去别说你认识我。”

诊所快开业的时候，之城过来江城。因为终究不是能摆上台面的事情，他还是要避避嫌，医药局就安排了一次为期二十天的青年骨干医生培训，地点就在江城，之城理所当然名列其中。

他来了之后也并不常见面。一起来的同事，培训班的老师，加上姑父在江城的同学朋友，颇有几番应酬。不过也抽出时间来，叫上云逸一同去吃饭。江城春日无比温润，到了黄昏，有微凉的风。挑一条僻静的路一直走下去，满街红槐花开得那么烂漫。就找个小小的馆子，随便吃一点东西，东拉西扯地说些话。

第 22 节：七 看远山含笑水流长(4)

有时候他晚上八九点钟饿了，也打电话叫云逸出来，陪他出去吃东西。云逸因为胃弱，大学之后格外当心，正餐之外很少吃别的，过去也不过看着他吃。他在家吃饭还注意，到了外头，那吃相简直是个饿坏的小孩子，云逸看着就忍不住笑。他又抱怨应酬麻烦，一肚子的酒水，就是哄不饱胃，一副可怜兮兮的委屈相。

应该是应酬的时候喝过酒，他身上的淡淡的烟味和酒味混在一起，醺得人心里益发柔软。

这样过了一阵子，有一天他打电话，云逸却不肯出来。他叫了几次，大约是急了，说：“丫

头，快点，你再不来我都要饿死了。”

云逸就笑，说：“我是米饭么？你饿了管我什么事？”

他小孩子脾气上来，道：“你不来我就不吃了，一个人吃饭闷得很。”

云逸无奈，只得出去。路上他问：“小丫头今天干吗呢？这么别扭？”

云逸沉默一会儿，道：“好时光就像上帝给的一把糖，一下子吃完，虽然甜得厉害，可是也就没有了。”

之城揉了揉她头发：“你啊，你都在想些什么事情？”

云逸笑：“这些日子过得太好了，什么都有了，仿佛是圆满的，可是我总觉得，圆满是不吉祥的，上苍这会儿拼命给我这些，说不定就是为了下一刻，把我最看重的东西收走。”

之城说：“所以现在，你先拒绝一些东西？你觉得上苍会因此内疚，不忍心再收走什么？”
云逸颌首，低头微笑。

沉默一阵，之城忽然站住，问：“小云，你怕失去什么，我？”

云逸低头跟着他走，不防备他停下来，一下撞到他身上，隔着衣服料子，他的体温传过来，仿佛陌生却又熟悉。而他的问话那么直接，仰头看到他的眼睛，心脏忽然跳得快了，什么东西冲得她一阵眩晕。她几乎是贪婪地迎着他的目光，一秒钟，两秒钟，勇气像沙漏里的沙一样渐渐消散，她竟然那么平静地笑笑，说：“我舍不得的，是这样的时光。”

始终还是没有勇气，面对事情的真相。

她看着之城，想：“是真的，我舍不得，也许真的只是这样的时光。”

而他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小云，你记着，除非你觉得我烦了，你要主动离开。”

之城，这是你的第二个承诺，不知道，你是否还记得？

第 23 节：八 唯我之遥，唯君之远(1)

八 唯我之遥，唯君之远

嘉兰走了，小乔也出差，云逸病中唯一的乐趣，就是与许文发短信。

云逸身上没力气，也懒得买菜做饭，就拿原来买的面包酸奶之类充饥，或者去门口买些包子豆浆回来。与许文说起来，连许文都觉得凄凉，云逸却不以为苦。

路东伟有时候回来得早，煮好汤会让一让她，她总是婉言拒绝。他站在门口，笑着说：“我来这么长时间，你跟我说过话不超过二十句，还都是‘早，谢谢’之类的，你很怕生啊？”

云逸不知道怎么回答，爽性直言说：“我的确很少跟人接触。”

路东伟点点头，说：“你还小，以后慢慢就好了。”又说，“我来了这些天，就我的观察，我觉得你的自理能力很差。”云逸不好意思地笑。他说：“冰箱里你的东西，全部是从超市买的，包括青菜，好像还有一盒排骨，放了很长时间了。”

云逸觉得窘迫，忙说：“我一会儿就扔掉。”

路东伟继续说：“你也不怎么做饭，总在外面吃，营养怎么均衡呢？也浪费钱。比如你在外面吃一顿饭的钱，自己买菜来做，就能吃一天。你又不是不会做饭。就像我今天，我一个人，买了……”

把他今天的菜谱细说了一遍。

云逸维持着谦逊的笑。

他又说：“你是不是不知道菜市场在哪儿？改天我带你去啊。”

云逸微笑道：“谢谢，我知道，我只是懒得走路。”又笑着说，“你先忙，我不打扰了。”

顺手关上门，世界终于清静。

她对男生要求很低，但前提是，不要过来打扰她，哪怕是好意。

到公司交稿子，因为不太忙，她有一阵子没过去，曲池见了她，笑说：“怎么样张云逸？是不是觉得没活儿干很无聊？”

他那天穿一身唐装，里面雪白丝衫，外头套一件黑缎外套，长袖飘飘，衣袂飘飘，衬着深刻眉眼，十分精彩。文案低声跟云逸说：“我见过那么多人穿唐装，也就数他穿得最有腔调。”云逸其实更喜欢他穿T恤，清爽亲切，但也承认他穿唐装另有一种侠骨英风的感觉，不由笑：“这么盛装而出，有什么大活动么？”

正说着，曲池跑办公室拿了数码相机出来，对着公司四处一阵乱拍，连洗手间旁边的几盆文竹都没放过，然后打开录像功能，对着众人轮流晃过去。几个美眉就喊：“干吗干吗？老曲，你这是侵犯肖像权。”

曲池一咧嘴，白牙森森：“丢，什么肖像权？笑一个笑一个。”

一会儿拍到云逸，云逸要躲，他喊：“哎哎，张云逸，赏个脸。”

云逸笑着看过去，说：“老曲，可以了吧？”曲池调着角度，道：“你是我们这儿最棒的美术之一，又是小姑娘，要多给点特写，拿出去有面子。”

云逸说：“什么拿出去？”

曲池道：“我们同学聚会，我拍点东西带过去，让他们看看，这就是咱们的公司，这些都是咱们的小姑娘。”

文案说：“什么小姑娘？我们是工作女性，技术人员！”

曲池笑道：“那就看看咱们做技术人员的小姑娘。”一边又说，“张云逸，来来，说一段你们涡城话，我给你录下来。”

云逸道：“我不会涡城话，我不是那儿的人。”

曲池一愣：“不是么？我怎么记得你家是涡城的？”

云逸笑：“你可能记错了，我家是烟城的，我是在涡城念的高中。”

几个美眉起哄：“老曲——什么年代了，有什么想法直接说，何必拐弯抹角套老乡关系？”
一个嘴巴毒的美指说：“不是老乡关系，也可以发生别的关系吗，你说是不是老曲？”

那是个已婚的女孩子，作风比着其他人都要豪放一些。云逸涨得脸通红，又不知道说什么。曲池就说：“哎哎，有什么想法晚上留下来，我们单独加班说，别在这儿表白，还有未成年人在场呢。”那女孩子说：“谁未成年？除了我儿子未成年谁还未成年？”

云逸站在那儿，笑也不是，不笑也不是。文案拍拍她肩膀，低声说：“出来都这样，你别介意。”她也只能说没什么。

那天送她出去，曲池说：“张云逸，你要慢慢习惯，大家开开玩笑，也是调节一下气氛，不至于太沉闷，你是太静了。”他说，“女孩子出来，还是要泼辣一点。”

云逸含笑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天近黄昏，夕阳沉下，淡金的一点光透过玻璃打在曲池脸上，明暗之间他浓的眉，深的眼，硬朗的轮廓，一切都是他自己的。哪怕目光那么像，哪怕语气那么像。云逸微笑着，看着他。

如果他穿半旧 T 恤，如果他剪短发，如果他的眉淡一点，如果他的唇薄一点，如果，就是那个人在眼前。

她挥挥手，说：“再见。”

回去的车上，有个小孩子蹒跚着走到她身边，仰起脸打量着她，试探着叫了一声，“妈妈？”旁边的人笑，她俯下身，拉住那孩子的小手。他大概还不到三岁，柔软如一团奶油，绒绒的头发，小小的脸儿，咧着嘴笑，嘴角还有口水流下来，云逸温柔地替他擦去。

转眼他妈妈就过来，惊魂未定地抱走他，那孩子还回头冲着她笑。

这样温柔又惆怅的黄昏。

晚上接到嘉兰的电话，她在那边低声啜泣，云逸吓了一跳，问她：“怎么了？丫头，你在哪儿？”

她学会了许多沈之城的习惯，比如接起电话，说：“你好，张云逸”；比如不经意地，叫自己身边亲密的女孩子丫头。

嘉兰哭着说：“我爸……不要我了……”

云逸心里一紧，脑海里浮起许多不好的揣测。后来认真想一想，她骨子里的确是个悲观主义者，之城说她，一有风吹草动，就如临大敌，立即磨刀霍霍，直到最后一派大义凛然，准备接受莫须有的最坏的结果。可是怎么说呢？也许是见多了坏的结果吧。

嘉兰在那边哽咽着诉说，她喜欢的男孩子，不被父母喜欢。在他们眼里，他不够优秀，不够

高，不够帅，不够沉稳，不够有能力，不够讨人欢心。天下所有的父母都是一样的，哪怕遇见那个什么都够的人，大约还会担心他不够爱她。

第 24 节：八 唯我之遥，唯君之远(2)

之城曾经跟别人说：“我担心会不会还有人那么欣赏她，并愿意为此承担。”

她看着那句话，许久，许久，泪流满面，却还挂着微笑。他不能够与她在一起，可是他担心她。

在那一刻她多么羡慕嘉兰，爱就爱了，哪怕面临这样的困境，可以光明正大与父母怄气，可以理直气壮地流泪，可以同那个人说她的委屈与为难，而一切在此名义下做的事情，哪怕是幼稚，日后想起来都还可以笑一笑。

可真幸福。

她问嘉兰：“那么他呢？他怎么说？”

嘉兰声音小小的，说：“他说，他不想看见我难过，如果我实在为难，他会退出。”

云逸微笑，那是个不错的男孩子，懂得体谅别人的难处，而嘉兰也会因此更加舍不得他吧。她觉得他们会幸福，对于别人的幸福，她一向都有信心。

爱情才开始，怎么会轻易放手？她是个乖巧的女孩子，但是这件事，固执了一次。于是原本打算回家的，那边生气的父亲说：“你别回来了，五一和暑假都不用回。”

真伤心，这是从小到大，嘉兰听过的，父亲最严重的话。

云逸安慰她：“没事的，气头上的话，不能当真，天下哪有真同子女生气的父母，不到暑假，他就会催你回家了。”

她才渐渐不哭。

隔一天她回来，眼眶还微微红着，坐在床上，云逸才问了一声，她就开始落泪。（亲爱的，嘉兰不是去了北京，这么快回来？电话里或者前面应该交代一下。嘉兰要回来什么的。）

她们都是一路的人，再怎么伤心，都不会号啕，若能失声哭出来，必是忍到无法再忍。于云逸，这是本身要强；于嘉兰，是家里从小熏陶的教养。惟其是那么安静地流泪，看着更让人心疼。尤其嘉兰那样的人，自小顺风顺水，温柔纯真，看着她，就觉得她应该是一直幸福下去的那种女孩子。

云逸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，默默在旁边坐着。过了一阵，她好了些，微微地红着脸，笑，“怎么好像哪个女孩子都要经历感情上的伤心呢？”

云逸拍拍她，想不起来说什么，又拍拍她，笑，“也许以后想起来，这时候的难过也是幸福啊。”

连这个动作，都是跟着他学的。

晚上她们睡在一起，两个人都辗转反侧，不知道谁先开始，讲一些琐碎的事情，那么自然，就说到感情。

说到从前，她是习惯被人疼爱的女孩子，也谈过别的恋爱，喜欢过别的人，可是不一样的。别的人，只让她欢喜，被人那么仔细地呵护着，是一种幸福，于是稀里糊涂地过去，告别，也伤了一阵子心，但是不一样的。

第一次有这么一个人，想起来他，心都像要化掉；第一次，有这么一个人，让你有点恼自己的气，他有什么好？他分明什么都不是预想中的好，可是偏偏就是那么好，恰到好处的好。好一点就太好，怕自己落得自愧高攀；差一点就不好，觉得委屈了自己。到了他，一切就都是恰如其分，可以欢喜可以委屈可以满足可以什么都不去想。

安静里她的叹息都那么欢喜。云逸含着笑，静静听她说。

遇见他，先是想，这么幸福，这么美满，一切都有了，简直惴惴不安，怎么会这么好呢？于是就来了挫折，又难过，为什么连这样的感情，都要遇见阻拦？但是又庆幸，也许有一点阻拦是好的，就当作是考验，不然的话，这样千山万水的一段感情，怎么证明它的真？

“云逸，我心里真乱啊。”嘉兰小声说，“没见到他之前，我觉得我什么都明白，只会选对我最好的那个人，可是现在都乱了，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。”

云逸窝在床角，拉着被子笑，“傻丫头，你是太幸福啊。”

太幸福的人，缺的就是这样的一点波折和遗憾，如今连波折都有了。可是旁边的人看着，也只替她开心，却不觉得不公平。

她说：“云逸，如果我爸妈一定不同意，我该怎么取舍呢？”

云逸将她的手轻轻握住，说：“不会的，他们都是舍不得你难过的人，不会叫你为难。”

第 25 节：八 唯我之遥，唯君之远(3)

“但愿吧。”她叹息，“可是我觉得真对不起爸爸妈妈，我让他们不开心。”

云逸轻轻笑，想起来谁和她说过，大人都是不满足的，但是她说：“不要想了，结果没出来之前，就相信一切都是好的。”

嘉兰也笑，说：“是啊，现在愁也没用，我也不一定就是跟他结婚啊，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？”

可是云逸知道，她这么说，是已经认了真了。

她又问她，“云逸，你有没有爱过什么人？”

黑暗里有什么东西一闪，炸开了，那么安静地，云逸说：“有的。”

嘉兰忍不住，问：“是什么样的人？”

云逸沉默了一会儿，轻轻笑出来，“没有结果的人。”她说，“不过，有人和我说过一句话，很有道理。”

嘉兰问：“什么？”

云逸道：“不要因为最终会失去，就拒绝拥有，或者提前放弃。”

是不是这样呢？那时候拒绝别人，最常用的一句话是，没有结果的感情，我不考虑。

想起红衣的文案，惆怅地说，这些都不容易有结果，何苦浪费彼此的时间和心力呢？

都是自以为聪明通透的女生。

谁又真的傻呢？不过是遇到了感情，受惑于悲伤的甜蜜的心情。有人能忍受割舍的苦，而有的人不。

有人千里迢迢地投奔，有人天涯海角地放逐，谁更勇敢，谁更洒脱呢？都还是放不下。真的放下了，这个人在不在你身边，好不好，都跟你没有关系了，又何必去刻意拉开空间的距离？

就像一层一层缠好了纱布，不见天日的那一块，必定是伤。

之城，你是不是明白这个道理？

第 26 节：九 江山仍在，人难依旧(1)

九 江山仍在，人难依旧

之城在培训快结束的时候，家里出了事情。（乖乖，前面有提到之城要培训吗？如果有，请忽略，没有就要加上了。）而且我建议前面加一点过渡语。否则从现在回到过去太突然我怕读者晕……

云逸在半夜两点接到他的电话，才迷迷糊糊说了声喂，那边已经传来他急切的声音：“小云，快起来，我在门外等着你，我们回家，你姑姑出事了。”

楼管并没有为难她，只开门的时候，看着车旁边的之城问：“这是谁？”

云逸答：“我叔叔。”声音竟然是颤抖的哭音，才知道自己已经泪流满面。

路上之城说清楚缘由。姑姑本来只是持续感冒，医生预备用青酶，作皮试的时候一切正常，晚上就在家输液，没想到就发生了危险，如今正在抢救。

连之城的声音都是颤抖的。

云逸在车里大哭，她这时才知道，不论曾经怎么怨过，姑姑在自己心里，几乎与妈妈一样重要。之城默默把她揽过来，抱在怀里，任她哭，也不知道怎么劝她，只是催促司机快开。

她哭得狠了，又晕车，呕吐更加严重。他拿出预备好的塑料袋，纸巾和水，默默替她收拾，三个多小时的车程，到最后她嗓子哑掉，浑身无力，只是缩在他怀里，深深地抽噎。之城低头说：“没事的，快到家了，你先睡会儿。”嗓子也是哑的。

云逸也实在哭得累了，迷迷糊糊睡着，沉入一个接一个的梦魇。梦里还在哭着，以为醒来了，却还是没有。朦胧里有人推他，叫：“小云，小云。”睁开眼，发现自己睡在车里，窝得身上疼痛难忍。沈之城半边身子探进来，眼睛里几条血丝，看起来极疲倦的模样，但精神还好。

云逸一下清醒过来，问：“姑姑呢？”

之城说：“你姑姑没事了，我看你睡了，就没叫醒你。”他笑了笑，哑着嗓子说，“走，咱们去吃点东西，上去睡会儿，你姑姑这会儿还在睡着。”

云逸浑身一松，眼泪又掉下来。还是先上二楼看了看，见姑妈果然在安静睡着，除了脸上颜色不好，已经没有什么妨碍了，这才放心下去吃了点东西，回自己房间休息。

这一觉睡到中午，起来草草洗了把脸，先跑到姑姑房间。她那里已经聚了许多人，姑父，四叔四婶，还有之城，另外几个女人云逸并不认识，但看见她进去，她们都笑着招呼：“云逸也回来了？看眼睛还肿着呢。”

姑姑笑，“你不知道昨天，我眼看就过去了，她七叔也害怕了，才把她也叫回来。”又把手伸出来，拉着云逸，说，“吓坏了吧？你七叔说，你昨晚哭得都快背过气去了。”

云逸到了人前就不会说话，这会儿也只是脸上一红，靠到姑姑床边，眼泪又忍不住涌上来。四婶笑着说：“云逸这孩子，性格这么温柔，也比别的孩子懂事，真是能指望的。”

姑姑神色满足，笑着说：“可不是？虽说是个侄女儿，从小儿就跟我亲，跟女儿也不差什么。”

等人走了，姑姑笑着跟云逸说：“你听见没有？我老了可就指望你了，你不能不管我。”

云逸说：“姑姑放心，我以后就学狗皮膏药，一毕业就回来，下了班就粘着你，好不好？”

姑姑说：“你会回来？你不知道心在哪儿呢。反正不管以后你在哪儿，你娘去你那儿住，我也去，给她添置什么，都要有我的一份，少一点我拿大拐棍子揍你。”

云逸也笑，“我妈帮我做饭打扫房子你也要下手啊？”

姑姑拍了她一巴掌，笑骂，“我们给你做饭？不把你惯上天！”想了想，又说，“她帮你做饭，我以后就帮你看孩子。”

云逸脸红，说：“我才不要孩子，我又没说结婚。”

之城吃过午饭才回去，临走悄悄对云逸说：“打个电话给你妈。”云逸会意，就给妈妈打了个电话。过一会儿她打回来，云逸对她说起姑姑的病情，稍微夸张了一下，撒娇说：“妈妈，你跟姑姑说一会儿吧，好歹别让我太难办。”妈妈犹豫了一下，答应了，云逸欢欢喜喜跑进去，把电话给了姑姑，自己就出去。

过了几分钟姑姑叫她进去，脸上神色有点不自然，笑着说：“你跟你娘交代的吧？她也会叫我保重身体了。”把电话递给云逸，又说，“看在她这份心上，我以后让她一星期给你带两天孩子。”

她们关系似乎缓和起来，云逸看着也觉得开心。

她在家住了几天，才回学校。因为预备着暑假陪姑姑，五一就回了烟城，跟妈妈待了一周。

这个学期过得格外快，一转眼，大四学生就要离校。许文临走前跟云逸吃了顿饭，算是告别。还是在她的房子里，买了啤酒，自己做了菜，打开电脑放着音乐，一边吃，一便聊许多事情。

算一算，她们其实才认识一年，却是倾盖如故。

中间许文说，云逸，既然有些东西，不管你放弃多少别的，都不能换来，那就不要再放弃任何东西，应该属于自己的，就一点不要错过。她想了想，又说，不要因为终将失去，就拒绝拥有，或者提前放弃，太可惜。

云逸笑着和她碰杯。

她走的时候，云逸没有去送，想着车站哭成一团的人群，都觉得尴尬。何况还有许多别的联系方式。

暑假回了涡城，云逸忽然就收了心，安安静静陪着姑姑，逛街、购物、窝在家里看漫长的韩剧，那时候放《大长今》，中午和晚上，一片乌拉拉的歌声。

之城的诊所在附近，他平时在医院上班，并不来，姑姑就常常过去看看。诊所有两个小护士，才从卫校毕业不久，也就二十才出头的样子，讲起话来爽脆呱啦的，很讨人喜欢。每见她们过去，总会问长问短，话头拐了山路十八弯，最后总能绕到沈医生头上。

诸如：“沈医生前天做了个大手术，十个小时呢，回来衣服全湿透了。”

她们管沈之城去诊所叫做回来，怎么听，都觉得是个家的样子。云逸就在旁边含笑听她们拉家常，自己极少说话，姑姑就对那两个护士说：“我们家这个孩子是个闷嘴葫芦，没话。”

有时候呆得晚，也能遇见之城过来。他洗把脸，就出来说：“小云，走，咱们去买雪糕。”两个护士在旁边笑，姑姑说：“小云小，你也小啊，还吃雪糕。”他就回头，说：“大嫂，给你也带一个。”

偶尔他也过去吃饭，看着姑父不在，就问：“大哥呢？”

姑姑说：“他忙着呢。”他大约以为姑父又在开会，立即松脱下来，伸个大懒腰，歪在椅子上，皱眉攒眼地跟姑姑磨，“大嫂，干脆在你家给我收拾个房间好了，这儿多舒服啊，离诊所又近，也没人管我。”

第 27 节：九 江山仍在，人难依旧(2)

姑姑说：“好啊，二楼你大哥书房旁边那间卧室闲着，你住过去？”

他马上摇手，“别别，你不是不知道，我大哥整个就是一个翻版老爸，那个严肃劲儿，整张照片往门上一贴，什么门神年画都省了。”

话音才落，姑父就从二楼下来，问：“老七来了，说什么呢，什么门神年画？”

云逸忍着笑，低头数碗里的饭。姑姑也在旁边笑。之城立刻正襟危坐，脸上还是笑嘻嘻的，说：“我跟大嫂商量呢，以后住你们家一楼，替你们看门，就当省个门神年画。”

姑父洗了手，坐过来，道：“你先回家问，爸同意了再来说。”

他打哈哈。

一顿饭忍得人胃疼。

那天诊所出了点小问题，因为诊所的护士不方便过去医院，姑姑便叫云逸去找他。到医院问沈医生，值班护士说在查房，带她去找，一间一间找过去，到转角，推开门，便看见他，也看见别的人。

云逸脱口问：“你怎么在这里？”

之城笑，“我查房啊。”

在他身后，床上的人愣了一下，不敢相信似的，叫了一声，“张云逸？”

之城回过头，看见那个病人。很年轻的一个男孩子，一双深黑的眼，干净又倔强。他笑笑，说：“你朋友啊。”转身走出去，带上门。

关声也没有想到，会在医院遇见云逸。

高考结束之后，他立即失去了云逸的消息，他在网上给她留言，她并不回复。他一直没有她的任何消息，还是后来辗转听说她在江城。想起几年前的事情，他知道，她是要彻底抛弃那

段记忆了，那么他，作为其中的一部分，也在这个抛弃之列。

他并不怪她，如果你从十四岁爱一个人，一直到二十岁，那么一切就都可以原谅。

只是很想念。

寒暑假都会过来涡城玩，毕竟这里是念了三年高中的地方，有许多同学。总能找个借口过来的，耽搁几天，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，期望会有一个刹那，看见那个熟悉的身影。

第四个假期，他如愿以偿。

门开的那一瞬间，他看见张云逸的脸，看到她含笑的目光，那么温柔地落在那个医生身上，他隐约知道，这重逢，也只能作为告别。

他笑着和云逸说话，不过是寻常的寒暄，她问他的腿怎么了，他说晚上喝得有点高，跟几个朋友溜冰，玩花样时不小心就崴了一下。云逸笑说：“你还是从前的小孩子脾气，以后要当心点。”

那一刻有一种时光倒流的错觉，高中时他和老师在课堂上吵架，放学找她去说，她也是静静听着，然后说：“你也大了，这个火爆脾气，什么时候改改呢？”

他笑着说：“我见到你就永远是温柔的。”

她装作没听见。

可是并不是那时候，一切都已经过去。

他看着她转身走出去，病房的门关上，那段绵延六年的心事也随之画上句点。再也没有继续的可能了。

他打开 MP3，把音量调到最大。

给我一杯酒，烽火几时休。

张云逸。

江山仍在，人难依旧。

再见。

回去的路上，之城笑着说：“那男孩子是谁，小男朋友？”

云逸瞪他。

他又说：“真的，小孩儿不错吗。”伸出手，一根一根地数，“长得挺帅的，看着也顺眼，好像脾气也不错，挺招人的，为什么不考虑考虑？”他拍她，说，“什么年代了，这个都不能问呀？”

云逸看着他，问：“你喜欢他？”

之城说：“是啊，小孩儿的确不错。”

云逸笑：“喜欢就去表白吗，什么年代了，对特殊取向的宽容心我们还是有的。”然后麻利开溜，看他在后面目瞪口呆，可真是痛快。

走到门口他去买雪糕，云逸见他买了六根，问：“总共五个人，怎么买六个，那一个给谁不给谁？”

他笑，“你曾薇姐姐要过来，这个给她留着。”

云逸手里拿了一根，本来要咬开，这会儿又放下了，进了诊所，随手递给一个护士，道：“小卢姐姐，这个也给你，我胃不舒服，不能吃了。”之城看她，她若无其事地坐到旁边去。

第 28 节：九 江山仍在，人难依旧(3)

一会儿曾薇过来，看见云逸，也寒暄了两句，倒是同姑姑很说得来，跟两个小护士也敷衍得密不透风。姑姑见云逸恹恹的，又说胃疼，也就走了，路上还问云逸，“你看曾薇怎么样，跟你七叔是不是很适合？”

云逸笑着说：“姑姑说结婚么？曾薇姐姐是个好妻子的模样。”

姑姑说：“她爸跟这边你爷爷是老同事，她哥在法院，她跟你七叔又是高中同学，好像高中两个人就谈上了，后来不知道怎么分了，说起来也是知根知底。曾薇这个人呢，脾气也不错，会办事，不拿架子，对你七叔好像也有意思。你七叔这些年也往家里带了两三个人，但是看着都不如她，这俩人要是能成了，这边你爷爷就算把事情办完了，心里一块大石头也落地了。”

云逸拿指头揉着太阳穴，“笑，那很好呀。”

晚上吃过饭便窝在三楼，在画室把那个调好的颜色涂来涂去，却总觉得不好，又从箱子里取出来去年画的那幅水墨牡丹，看了半天，卷起来放在一边。

一个人闷闷坐了很久，刚巧之城打电话过来，问她：“丫头今天怎么了？”

她答：“没怎么。”又问他，“你现在在哪儿呢？”他说在诊所，她又问，“你一个人？”那边说是，吃过饭不想回家。云逸本来想调侃一句，心里却觉得难受，跟他说，“你等着，我拿个东西过去。”

她拿着那幅画去了诊所。果然是他一个人在那里，百无聊赖地打游戏，见她来，笑着问：“有什么好东西给我？”

云逸把画递给他，道：“你的结婚礼物。”

之城一下笑出来：“我还没结婚呀。”

云逸含着笑，说：“反正也差不多快了。”

他打开那幅画，道：“谁说的？我对象还没有，跟谁结？”看了一会儿，问，“为什么不等我结婚的时候再送？”

云逸说：“谁家叔叔结婚问侄女儿要礼物的——就是有，那也是侄女儿送叔叔的。”

之城坐直了，看着她，微笑，“这话听着有点严重啊，跟我说说，为什么到时候就没有礼物了？”

云逸说：“因为我不知道七婶喜欢什么颜色，也不知道她觉得什么喜庆，万一送错了，不是更不好？我还不如老老实实吃个喜酒就算了。”她歪着头，含着笑，眼睛看着桌子，一副耍赖的样子。

之城站起来，走了两步，站到她身边，俯身看着她。云逸躲开他目光，说：“干吗？”之城摇头，道：“丫头，你不说实话。”他拉来椅子坐到她对面，认真地说，“丫头，你今天不对，我看得出来，我希望，你和我之间可以推心置腹地说话，把事情说开，好不好？”

云逸低着头，咬住嘴唇，不说话。这个人就在她眼前，咫尺之距，她说什么，他都会倾听，可是心里那么多想法，那些纠结的猜疑与难过，那些错杂的希望与绝望，那些因他而起的开心、不开心，到现在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，不知道从何说起，也不知道怎么说。

从前是怕，怕一说了，就成鸿沟，从此将两个人隔开；如今不怕分开，怕的是，一旦说了，分开之后，他也得不到宁静，他会因此负疚，因此难过，可是他又是她唯一能够倾诉的人。这个心事，在心里捂着，滚烫的，一天天翻腾着，烫得自己都伤了，不能与人说，还不能与他说。

她就坐着，眼泪一滴一滴掉下来。

之城有点慌乱，说：“丫头，你别哭呀，丫头，有什么话你跟我说。”

他越是温和，她就越控制不住自己的悲伤，哽咽出声。

之城站起来，走到她身边，却又走开，从江城回来的车上，他可以把她揽过来，可是此刻，在涡城，却怎么样都觉得不妥。

他大概猜得到她难过的原因，可是，也不能说。

外面起了风，天色阴沉。

这样的黄昏。

她哭了那么久。

之城坐下来，点着一根烟。良久，云逸手机震动，她抽噎着打开，是他的短信，“别哭了，哭得我心都碎了，丫头，你不让我活了？”

仿佛突然下了一场大雪，天地都安静下来。她盯着那句话，心脏几乎停止跳动，她抬头看他，他那么坐着，嘴边一点隐约的笑意，不是他平常的调侃，不是他惯有的温和，却似乎有些苦涩。那一刻她忽然明白，倘若她有她的苦，他也必有他的难；可是她的隐忍和苦楚，他能够体察，那便也不算苦，但他的难处呢？她似乎从来都有仔细想过。

第 29 节：九 江山仍在，人难依旧(4)

她一直以为他不知道。

他说：“丫头，你看到了？”喉咙沙哑。

云逸的眼泪又呛上来，忍住了。沉默了一会儿，他又问：“小云，来，告诉我，为什么难过？”

云逸看着他，字斟句酌：“我是觉得，你对我的重要性，超过了我能承受的范围。”

之城坐到她身边，问：“然后呢？”

她看着他笑笑，“然后，我要离开了。”

他也笑，了然于胸的凄凉。他们应当都明白的吧，从最初，到现在，一直小心翼翼，一直避而不谈。因为知道说了，无非就是这样的结果，可是还是有一点贪心的，期望将这样的感情，留得久一点，所以始终不肯承认。

可是到底还是不行了。云逸看着眼前的人，他的苦涩，他的凄然，都叫她那么心疼，可是，她知道自己不能再贪恋了。白天的事情叫她忽然看明白，她并没有足够的勇气，在他身边，看着他与别的女人恋爱，结婚，举案齐眉，没有足够的勇气，也没有足够的涵养。

一根雪糕已经足以令她失态，对曾薇那样的人都起了偏见。

况且还要，一直装作若无其事，真艰难。

“小云。”之城坐得近了一点，说，“如果我说，我不想这样呢？”他说，“我不想，跟你陌如路人，我不能接受。”他看着云逸的眼睛，神色认真。

他们也没办法陌如路人，毕竟还是亲戚，纵然有的亲戚不过三五年才见到一次。可是这个人认真的样子，叫她觉得酸楚。云逸看着他，灯光底下，能看清他额角几丝白发，她想伸手抚过去，却只是端坐着。

“你知道，我白天多失态，我不喜欢那样的自己，何况……”

她说不出来那个何况。

外面有雷声远远地响起来。

之城走到窗户边，过一会儿，他回头问：“小云，你坚持这样么？”她点头。

他笑笑，说：“那好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”

云逸微笑。他们打了个平手。她哭得他心碎，可是他这一句“我尊重你的选择”，也叫她几乎当场失控。许多年以后想到，最叫人悲伤的，还是这么平常的一句话。

她僵硬地站起来，出去，走到门口，回头说：“再见，七叔。”

他竟然含笑挥了挥手。

第 30 节：十 假使如新可白首(1)

十 假使如新可白首

在烟城的时候，小孩子们玩一种打巴掌的游戏。他们手拉手围成一圈，一边转，一边唱歌，然后在最后一个音符落下的刹那，一哄而散，跑得最慢的那一个，要挨打。

他们唱的是：输的输，疼的疼，谁先走了谁先赢。

云逸大二暑假提前回了江城，在空荡荡的宿舍里，时常想起这个歌谣，迷途深陷的人们云深不知处，还是小孩子的无心之言，一语道破天机。

她现在是先走了，可是赢与否，都不知道，但是疼，是真切的。

许文已经离开，学校又没有熟识的人留下。每到黄昏时分，便觉得分外难过，在窗户边坐下，看着外面的车，想，会不会哭出来呢？会不会冲下去，拦住一辆车，回涡城？然后找到他，告诉他，她也不要这样？

她想象着这些画面，微笑着，像一个编剧构思新作，悲欢离合都是跟自己无关的事情。人仿佛要冲下去了，但还是坐着，跟自己说：“再一天，再坚持一天。”

连着一星期晚上没睡好，加之那天阴天，刮大风，也没办法出去，索性去买了酒，带到宿舍里，一边看片子，一边慢慢地喝，到最后喝得有一点恍惚，想起跟许文共饮的时光，便给她打电话。

她没有存许文的号码，因为记得清楚。十一位数字拨过去，接通，那边说：“小云？你怎么样？”

是沈之城的声音，她迷迷糊糊拨了他的号码。

那一刻她有点发愣，可是舍不得挂电话，只好说：“是我。”

之城问：“你在哪儿，在干吗呢，一个人么？”

她说：“我在学校。”唇齿缠绵，声音低而且软。之城听着异样，问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听到她仿佛是笑了一笑，可是刹那间又哭了起来。

云逸也不知道怎么了，难过的感觉铺天盖地。白天的时候在外头走，看见一件相似的衣服，就如遭雷亟，心里一片空白，然后快步走过去，那么急，只为抱着微渺的期望，期望会是他，明明知道不是。

怎么着都会想流泪，就一直对自己说：“你真可笑。”然后微笑，看着一片叶子微笑，看着一朵花微笑，看着一个玩皮球的小男孩微笑。那个小孩看看她，抱着球就走了，她在后面大笑。

可是听到之城声音的这一刻，她再也控制不住，失声痛哭，像小时候一个人被妈妈丢在家，抓着窗户的护栏哭到发不出声音。

之城一直叫她：“小云，小云……”

她哭着问他：“你在哪里？”

他沉默了一下，说：“我在江城。”

十几分钟后他到了美院，才到云逸楼下，就看见影影绰绰的一个人，坐在花坛的水泥沿子上，走近了，看到她还只穿着裙子，默默地坐着流泪。他叫了她一声，她仰起脸，看着他，不说话。

他叹口气，蹲下来，把她的刘海抚开，仔细端详一下，说：“眼睛都哭肿了。”

她的眼泪流得更急。他闻到酒味，问：“是不是喝酒了？”然后把外套脱给她。她拿过来，忽然脸上一皱，将外套蒙在头上，把自己与外面隔开，里面悄无声息。

之城拉她：“来，起来，女孩子坐凉的地方伤身体。”

她乖乖站起来，由他扶着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跟他走。

他问她：“喝了多少？怎么就醉成这样？”她却只是流泪，不回答。

天开始下雨。他没办法，扶着她，往自己住的宾馆去，幸好不远，都没有淋成落汤鸡。

他拧了毛巾替她擦脸，她闭着眼抽噎。忽然又睁开眼，拉住他的衣袖，不说话，只是流泪。也没有什么可以说，纵然不说，他也该明白。

可是明白又怎样呢？之城把她拉过来，轻轻环住。她在他胸前哽咽，哭得他心乱如麻，但是什么都不能说。他想也许这一刻她只是醉了，所以容自己放肆一回，如果她清醒了，如果她恢复平静，如果回到涡城，也许会是另外一种情形。他明白两个人的处境，前方也许就是深渊，他多说一个字，也许就相当于推她一把——她终究还是要叫他一声叔叔。

所以，就这样了吧。他环着云逸，轻轻拍着她，低声唤：“我的小云啊，我的小云。”他把她的刘海拢起来，看着她的脸，心酸地问，“我该拿你怎么办？”

哭一场也是有好处的。后来云逸就知道，一场大哭消耗的能量，足以克服失眠的苦恼。那一天到后来她就沉沉睡去，依稀记得之城坐在床边，拉着她的手。他的手，略有一点粗糙，可是很温暖，这个印象，似幻似真。

也不过睡了一个多小时就醒来，睁开眼就看见他的背影。他坐在桌子前，开了电脑看东西，想了半天，终于还是叫了一声“七叔”。他回头，微笑，说：“醒了？昨晚跟谁喝了那么多？”

云逸忐忑，问：“我没有说什么吧？”之城笑，说：“你把你从小到大的事从头到尾跟我讲了一遍。”云逸脸一下变白，看了他半天，终于确定他只是玩笑——她若把所有的事情都说了，他决不会还有现在的轻松。松了一口气的同时，忍不住白他一眼，说：“干吗吓我？”

之城笑笑，坐过来，把外套给她，问：“你还打算跟我划清界限么？”

云逸低着头，不说话。事到如今能怎样呢？她心里是清楚的，最好的选择，还是离开，可是终究是舍不得，而且都闹成这样，再说以后不要联系的话，会觉得矫情罢——也有点可笑。

她依稀记得一点昨晚的片断，慢慢红了脸。想，也许，可以克制的吧？就像从前一样，当他是那个可以依赖，可以讲知心话，既是兄长又是朋友的叔叔，偶尔打个电话，时时可以看到他，保持着固定的距离，然后求一个天长地久，不也是很好？

既然已经倾盖如故，那么以后不妨，白首如新。

那个小小的声音撺掇着她，放弃吧放弃吧，不要勉强自己。

于是她低着头，说：“你以后不许拿这件事取笑我。”

之城拍拍她的头，笑：“我怎么会笑你呢？傻丫头。”

她说：“全部都忘了，不许记着。”

他笑：“好，我一点都不记得了。”

第 31 节：十 假使如新可白首(2)

她却又低着头笑，为自己的出尔反尔感到羞赧，但心里，还是高兴的。

之城叹口气，说：“傻丫头，以后再别动不动跟我说离开什么的，多伤人哪。”她也不抬头，乖乖地应了一声。

和好之后云逸心里轻松了很多。她劝自己，以后的事情，现在想，也是没有用的，徒增烦恼而已，索性就不想了。

转眼大三开学，课程加多，人也忙了起来。看着校园里穿着迷彩服军训的大一新生们稚嫩的脸庞，真不相信两年的时间就这么过去。在电话里跟之城感慨，看着他们，觉得自己真的老了。之城说：“呸，我比你大九岁，跟我说老？”

她就笑。

临近十一的时候，之城的诊所出了事。

诊所进的一种药物出了问题，用过的五个病人全部发生反应，其中最严重的一个出现局部麻痹，有偏瘫的危险，病人家属联名，将事情闹到了法院。

云逸还是从姑姑口中知道的这件事情，当时有一点生气，总觉得该由之城自己告诉她才对，但是在这种时候，再跟他计较这些细枝末节，似乎又太不懂事了些。挂了电话在想，是不是应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下，犹豫了半天，还是没有打，打过去，照他的性格，也只会打哈哈，怎么忍心再叫他打点精神强作欢颜？

晚上辗转反侧，睡不着，替他担心。夜间一点多，枕边的电话忽然震动起来，她抓起电话下了床，到阳台上，将门关紧了，去看，果然是他打来的。

他还是笑着，说：“咦，你竟然还没有睡？这么晚了在干吗呢？”

她也不提诊所的事情，装出云淡风轻的样子，道：“睡不着啊，这么巧你就打电话过来了。”

他说：“还真是巧。”

云逸听出来他声音有一点沙哑，问：“你喝酒了？”

他顿了顿，说：“是。”沉吟了一下，到底把诊所的事情说了。云逸问他：“你自己打算怎么办呢？”

之城说：“如果照我的意思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可是现在，考虑很多现实的因素，我就想，诊所把事情顶了，去医院看看病人，道个歉，该赔多少赔多少，私下把事情解决了，药商那边，我们再谈判。”他笑，“连这个想法，都被你姑父否决了。”

云逸问：“那么，姑父是想怎么做？”

之城道：“他让我，不要管这件事，私了也好，上法院也好，我都不能出面——我看他打算让法院那边压一下，然后私了了，估计也不会赔很多钱。”

云逸沉默。她虽然还在念书，可是也明白其中的利害，诊所当初注册用的就不是之城的名义，如果他现在出面，一则相当于承认了诊所的责任，再一个，也就把他跟诊所的关系摆上了明面，医药局必然脱不了干系，药商也难逃其咎。而那个出问题的药物的供应商，如果没有猜错，应当也是医药局某位副局长的亲戚之类吧，毕竟这类事情，关系也就是人情，人家买了你的关系，你就要还这个人情。官场上的事情，向来如是。

之城笑着说：“我现在是哪里都去不了了，回家，老爷子拍桌子，老太太抹眼泪，去你姑姑家，你姑父又正焦头烂额，诊所那边天天被人堵着——怎么样，是不是觉得我很狼狈？”

云逸心口都是疼的，听着他笑，宁愿他哭一场，沉吟了半晌，低声说：“你来江城吧。”

他哈哈笑：“傻丫头，我是个男人！”声音忽然变得黯然，“可是小云，我现在，开始怀疑自己了，我在想，我是不是个好人？我以前从来不怀疑这一点，可是现在，这件事发生了，又这么发展下去，我真的，对自己的人品产生怀疑了。”

他笑笑，又说：“丫头，你相信么？我常常看着你，就像看着从前的我自己，所以，我期望能给你一点指导，一点帮助，让你走得不那么辛苦，可是现在，我都不知道我还有没有资格指点你。”

也许真的是酒的缘故，他说了很多。

说起小的时候，许多人疼爱，无忧无虑，没心没肺地走过来；念到高中，迷上画画，跟几个朋友组画社，出去写生，喝酒，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；然后被父母发现，叛逆，反抗，直到某一天，母亲当着他大哭，诉说自己的艰难，才忽然意识到，自己是个男人。

第 32 节：十 假使如新可白首(3)

“男人也许要承担更多责任吧，小云。”他说，“那时候我才知道，我有没有出息，不是我自己的事情，而是这个家的事情，我是我爸的期望，他要强一辈子，不能栽到我身上；我也是这个家的期望，其他几个哥哥都混得一般，为人处世也一般，就大哥一个人撑着，只能靠我帮帮他，所以，读完硕士，我就回了涡城——”

他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可是小云，我现在有一点力不从心。”

云逸沉默着，不知道说什么，胸口有坚硬的东西堵在那里，冷钝地疼。良久，她说：“不然你出去散散心。”

她知道这句话很傻，可是她想不出来别的什么。什么话都觉得苍白无力。

其实是理解他的。本质上，也许他们都是一样的人，从大家庭里出来，对自由也就有着更强烈的渴望，但是同时，挣不脱那种环境给人的，仿佛也是与生俱来的责任感。为自己的叛逃的欲望感到罪恶，对自己的妥协心有不甘。但是选择的时候，还是会义无反顾地回去。哪怕本来不是上进的人，也会因为家的原因，不敢纵容自己放松。

不一样的是，她还不掩饰自己的疏离和淡漠，可是之城，偏偏选择扮演一个带给人开心的角色。

上进的、责任心强的、周到细致而且开朗幽默的沈医生。

在良心与家族利益之间四顾茫然强颜欢笑的沈医生。

云逸只能说，你出去散散心吧。

她那时候已经准备考研，许多考研的同学都在外面租了房子。她想不然自己也搬出去，学许文，找个僻静又干净的地方，有最简单的装修，选颜色温暖的窗帘，在厨房煮一点宁神的花草茶。晴天的下午，阳光隔着窗帘照进来，她在书桌前看书，这个人，就在床上安稳地休憩——就是那样，一个可以让他偶尔偷闲的地方，没有喧闹，没有烦扰，没有压力的地方。

哪怕他只是以七叔的身份。

十一的时候云逸考虑了很久，还是决定回去。到家里，赫然看见曾薇坐在客厅里，陪着姑父姑姑说话。之城也在，坐在沙发一角，百无聊赖地翻着一本书，嘴角似笑非笑。见她回来，大家都有点惊讶的样子，姑姑说：“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？”

云逸那阵子鬼上身了一样，腻过去抱住姑姑的脖子，说：“我想你了呀。”

姑姑脸上现出笑容，假意推她，道：“大姑娘了，再这样，你曾薇姐姐笑。”云逸说：“曾薇姐姐又不是外人。”眼光扫过去，见曾薇听了这句话，有一点脸红似的，面孔微微转过去，笑着说：“云逸看着瘦了很多，是不是课多了？”

云逸听着不禁微微一笑，说：“没有，天热的缘故吧。”去看之城，两个人都是心领神会。姑姑在她脖子上摩挲一下，说：“可不能学人家减肥，你一瘦尖嘴猴腮的，不好看。”大家都笑起来。

姑姑推她，说：“热得很，你坐车难受，上去歇着吧。”云逸就把包放下，说要吃雪糕。她回来前也没有打电话，料着冰箱里没有，果然姑父说：“家里没了，老七，你领着云逸去买些回来，多买点。”

到了外头，云逸问：“这件事，是不是找到曾薇姐姐的哥哥了？姑姑说她哥哥在法院。”

之城点头，笑：“再过一阵子不解决，你姑父能把全涡城的大小神仙发动起来。”

云逸问他：“你自己打算怎么办呢？”

他笑笑，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你说，我该怎么办呢？”沉默一会儿，他说，“虽然说诊所是我的事业，可是说真的，光明正大地把这件事情处理了，就算诊所没了，我也没什么，哪怕以后不拿手术刀了，也没什么。”

云逸轻声道：“也不至于，你好歹这两年做过一些大手术，名声在，实力在。”

之城笑了笑，问：“你觉得我有真本事？”

云逸道：“当然，涡城的大夫数下来，不出五个就轮到你啊，况且你还那么年轻。”

之城把她拍了一下，说：“你七叔哪有那么厉害——就算有，也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一出面，就不仅仅是诊所的事，牵扯的人和事太多了，我可以选择死，但是没权利拉别人陪葬是不是？哪怕我们大家都不是什么好人，啊？”

第 33 节：十 假使如新可白首(4)

他最后一个字是个征询的语气，看着云逸，仿佛在等待她的评判。

云逸叹口气，道：“你当然是好人，好人也难免有做错事，做坏事的时候。”

她自己心里也是乱的，想着姑父在这件事情里扮演的角色，总不能说他是更坏的人。他平日虽然话很少，人也不苟言笑，但是对人做事，还是不错的，如今这样，也许就是之城说的，他也并不是一个人，后面牵扯着医药局，牵扯着一班利益相关的人——只是想起来，还是觉得不舒服。

良久，之城开口道：“小云你说，好人和坏人的标准是什么？”

云逸道：“在我看来，底线就是，不伤害别人，或者，不意为自己的利益伤害别人。”想了想又笑，说，“哪有什么明确的标准？”

之城敲了敲她的头，道：“小丫头慢慢长大了，你也要知道，这世界不是黑白两色，中间还有很多别的，各种各样的灰，这个界限，本身就是模糊的。”云逸低着头不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听到他叹息一声，说，“我现在有点后悔，为什么要办这个诊所呢？”

其实也可以理解。

男人总是看重事业的，而他刚好有这样的条件，怎么舍得不用呢？当时必然是相信自己的能力，以为诊所成立之后，便是自己的天地。可是之后才发现，并不是这样的。护士是某局领导的亲戚，药商是另一个某局领导的亲戚，常常是熟悉的面孔过来，没什么大毛病，头疼脑热的来输液，药要用最好的，过后签单，付费的，是其老公父亲或者叔叔大舅之类的单位。有时候脾气上来，干脆把那些单子撕了——但是，顶什么呢？

仔细想想，他这里，说白了，不过是他大哥的一个另类点的沙龙罢了。

但又不肯认输，他还这么年轻，刚刚三十，也不是没有本事，他分明比许多别的人优秀。

云逸问他：“这事情过去了，你怎么办呢？把诊所关掉？”

之城摇头：“不能关的，傻丫头。”他说，“我要关了，就等于承认自己什么都不是了，很多人等着看笑话呢——我得把它撑下去，越难，越要做出个样子来。”

他咬着嘴唇，一点倔强的样子，像个孩子。

过了一会儿又笑笑，说：“这些话我也只能跟你这个小丫头片子说。”

隔几天云逸在楼上午睡，迷迷糊糊听到下面哗唧一声，仿佛什么东西碎掉了。她跳起来跑下去，只见之城拿了外套转身出去，外头还下着雨，他连伞都没有拿。姑父脸色铁青，站在那里，颓然对姑姑说：“你说我图什么？为他的事找了多少人，腿都跑细了，他还跟我掀桌子？”

姑姑说：“你不是因为自己是老大么，什么都不看，就看着爸老了，不能多操心，别跟老七生气，你自己身体也要紧。”转头看到云逸，说，“给你七叔送把伞，他不能回家，不知道又去哪儿转。”

云逸拿了伞追出去，之城看到是她，笑了笑，说：“丫头，吓到你了？”

云逸撇撇嘴，道：“小儿科，我妈妈跟姑姑那么八年抗战我都熬过来了，还怕你们拍拍桌子？”他笑，揉揉她头发，说：“好了，别跟我要贫嘴了，我没事的。”

云逸歪着头，抬眼看他，笑着说：“我第一次看你发脾气，很帅啊。”

之城拍拍她，笑笑，过一会儿，道：“你姑父赢了，和解了，赔了医药费，很少一点钱。”他把她头发揉得乱七八糟，笑着问：“本事吧？你姑父十天都没用就把事情办成了。”

伞和伞碰到一起，金属在油绸上划出轻微的声响，挠着人的心。云逸看着他，觉得一颗心柔软似棉花，又酸楚地疼着。

眼前的这个人啊。

她却只是静静地说：“姑父很难过。”

之城说：“我知道，我也很难过。”

云逸又不知道说什么，只能说：“他是你大哥。”

之城道：“就是因为他是大哥，我小时候一直敬重他，所以现在我才更难过。”他拍拍她，说：“丫头，你不懂的，你还太小。”他想了想，又说，“也许有一天你看着我，也会有这样的感觉，很难过。”

第 34 节：十 假使如新可白首(5)

云逸低着头，轻轻说：“不会的。”

隔一天云逸回学校，因为前天之城值大夜班，算下来那天休息，云逸猜着他在诊所，便过去同他辞行。

到诊所，又看见曾薇。她坐在之城椅子上，开了电脑看什么东西，之城就坐在椅子扶手上，也凑过去看。两个人情形很是亲密。云逸站在门口，整个人都僵了，之城笑着招呼：“丫头进来呀，什么事？”

云逸勉强向曾薇笑笑，道：“没什么，我今天回学校，过来看看。”

之城恍然：“对，今天七号了，晕车药准备了么？”

云逸道：“姑父的车送我，都准备好了，我先走了。”

之城站起来，笑着说：“这么快就走？”

云逸应了一声，说：“曾薇姐姐再见，七叔再见。”转身走出去。

出了门，只觉得阳光扑啦啦胡乱砸下来，刺得人睁不开眼。满街车声人声，间杂着自行车铃声，那么嘈杂，人都分了影子，明明闪开了，又撞上，木木地说对不起。就这么走回家，坐上车，离开涡城。

晚上接到之城电话，问她怎么样，她冷冷地说：“还好。”

之城问：“你今天生气了？”

她道：“没有。”

之城笑：“算了丫头，你那点道行，喜怒哀乐都在脸上写着呢，我还看不出来？”

她说：“是么？”

之城解释：“我们当时在查一点药品方面的资料，你曾薇姐姐帮忙，我总不好意思让人家站着。”

他肯解释，她的气消了一点，但听到这个“我们”，只觉得从里到外都是凉的，两条胳膊都酸了起来，于是淡淡说了一句，“很好。”

之城急了，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哎丫头，你干吗呢？能不能说一句超过两个字的？”

云逸想了想，问：“那件事情没有留下后遗症吧？”

之城道：“没有。”

她又问：“诊所不是很忙吧？”

他答：“还可以，现在都差不多了，有什么事情，你曾薇姐姐偶尔过来帮忙，等护士回来就能正常应诊了。”

她接着问：“家里呢？”

之城说：“也都好，没人唠叨我了，有你姑父在，老爷子就当甩手神仙了。”他说着说着就有点惴惴不安，问，“丫头，你没事吧？干吗问这么仔细？”

云逸笑了笑，道：“现在问仔细点，以后就不问了。”

她白天忍得牙都酸了，现在说出来，反而平静，“七叔，你现在都好了，多我一个，少我一个，都没什么，所以你自己保重，以后不用给我打电话，我也不会去烦你。”

那边说：“哎丫头，你又搞什么鬼，我不是都跟你说了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”

她笑笑，道：“你说不说，是什么样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‘你们’忙‘你们’的吧。”

随即挂了电话。

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心冷。

他说，也许有一天，你看着我，也会难过，这么快就应验了，真嘲讽。

她拿毯子遮住脸，倒下去，睡觉。

第 35 节：十一 虞兮虞兮奈若何(1)

十一 虞兮虞兮奈若何

后来，云逸常常想，如果那天她也没有接之城的电话，如今他们会是什么样？

或者，如果早知道之后的事情，那天，她还会不会接他的电话？

想了很久，答案竟然是肯定的。无论如何，她都舍不得中间那些时光，也许女孩子都是这样的，贪恋眼前的好，哪怕预支以后的悲伤。

比如许多人都会办的信用卡，刷到爆，只为眼前欢笑。

那天一切都很平常，她之前给姑姑打了个电话，聊了一些家常之后，她问了一句：“爷爷最近怎么样？”

自己在心里游说自己，“不不，跟之城没关系，作为晚辈，问候一下爷爷是应有的礼貌。”但是也明白，爷爷好不好，大概都是与这个人有关。

果然姑姑说：“老头儿身体没什么，就是生气，他想撮合你七叔跟曾薇，结果碰了个软钉子。”

云逸故意淡淡问了一句：“哦？曾薇不同意？”

姑姑说：“曾薇想必是同意的，你没看前一阵子她跟着跑？这边你七叔含含糊糊，意思不太想定，你爷爷也没敢再问那边的话。说起来这边是都看上了曾薇，模样家境都般配，性格也温柔，又是个律师，她哥呢，在法院，上一回也帮了大忙，将来一定很尽心，就不知道你七叔犯了什么邪性——都三十的人了，也没见他有别的什么人哪，你帮着问问他？”

云逸笑着说：“我怎么问？跟他再聊得来，他也不会跟我说这些啊——况且我想着，他也就是不好意思答应太快罢了，新媳妇上轿还要先哭一场呢。”

姑姑也忍不住笑了，说：“他一个大男人，什么新媳妇上轿？你懂得不少！”

夜里之城打电话过来，凌晨一点，宿舍人都睡了，她本来想摁掉，犹豫一阵子，还是接了。

他问她的近况，身体学习等等，她一一回答。无关痛痒地说了一阵子，他问：“丫头，你还在生我的气？”云逸不说话，他又说，“你要体谅我。”云逸轻轻笑了一下。

体谅。

之城沉默很久，说：“其实小云，我是个不会关心人的人，你知道？”云逸轻轻嗯了一声，他是家中老么，就算会关心人也有限。

之城接着说：“我知道，很多细节，我注意不到，有时候想起来了，就会做一些事情，很多时候都想不来——可是小云，对你，我长这么大，是第一次这么想对一个人好，真的。”

夜那么静，电话里他的声音仿佛近在耳畔。

他说：“所以丫头，我不想失去你，我不能跟你，跟你和你四叔一样。”

他说：“可是我不敢，我觉得自己奢求太多了，往往我身边最亲近的人，一个一个地都会离开我。”中间隔了一大段的沉默，他忽然说，“小云，我现在只有你了，你知道吗丫头，你是我最后的依靠。”

他总是这样，忽然之间，说出一些惊动的话。

他对她好，关心她，她都是知道的。只是他不说不，她就总是不敢相信，把他的细致归结为性格，对自己说，或者他对人人都是这样呢？他又没说过，你是不一样的。

从前曾经跟他抱怨，从来都是她在诉说，从来不见他脆弱过，说不公平。他总是哈哈笑，说：“丫头，我是个男人也！想想看，我一个三十岁的大男人跟你一个黄毛丫头诉苦……”

如今终于看到他的脆弱，才发现，真的见到，情何以堪。

而他在那边，长久地沉默，然后忽然笑着说：“别哭了丫头，来，我给你唱歌吧。”

他就在那边轻轻地唱。

让我拥抱你入梦，在我温暖的怀抱中，虽然明天要说再见，今夜仍为你守候；

让我拥抱你入梦，在我温柔的歌声中，虽然声音已沙哑，依旧是最美的歌。

唱着唱着，忘了短暂的拥有；

唱着唱着，仿佛爱你到永久；

玩火的孩子烫伤了手，让我紧握你的小拳头；

爱哭的孩子不要难过，让我陪着你泪流……

云逸咬住嘴唇，无声的哭泣使得喉咙都火辣辣地疼起来。

她想她的错，也在于忘了这是短暂的拥有，于是玩火，于是烫伤。可是他的疲惫和深情，在那一刻，哪怕是误会呢，也宁愿相信是真的。

之城听到这边久久没有声音，于是轻声唤：“小云？小云？”

她说：“我在，我在听。”鼻音浓重。

他继续唱。

别哭，我最爱的人

今夜我如昙花绽放

在最美的时候黯然凋零

就算你的眼泪也留不住我

如何可以忘记那样的时刻呢。你才二十刚过，深夜有安静的风，窗帘没有拉严，大玻璃窗外头暗蓝的天，闪烁的几颗星，远处山头上一盏灯，浮在苍茫里的橘色的花一样，你爱的人轻

轻唱起那些歌。

就算什么都不说。

就算那一刻，他想起的，也许是他少年青涩的时候，白衣如雪的女孩子，欲说还休的爱情，或者，与此相关的种种。

云逸就一直，静静地流泪。

过了多久他停下来，轻声说：“小云，我要走了。”

她一惊，问：“你到哪里？”

他说：“英国。硕士时候的导师出去了，有个项目，邀请我过去。”

她问：“多久？”

他说：“半年。”

半年其实也不久。往常一个学期回涡城一次，也差不多是半年见一面，可是听到这个消息，还是忍不住，眼泪又涌上来。

终于不忍心再跟他僵持。

出国前之城要到江城，参加一个英文强化班。也不一定就是强化英文，云逸知道，有一部分原因，大概也是曾薇的事，家里迫得太紧。他这个人，始终觉得自己对家里亏欠良多，所以轻易不肯因为什么跟家人别扭，但是仔细想想，躲开也未必就是个好办法。

第 36 节：十一 虞兮虞兮奈若何(2)

就像她这么躲着之城，也不是办法。

见了面她问之城：“你喜欢曾薇姐姐么？”

他想了想，认真地说：“如果结婚的话，曾薇是个很合适的对象。”

他倒是坦诚的。云逸拿筷子拨着碗中的面，吃得很艰难。到最后之城吃完了，她还剩下半碗。他敲了敲她脑袋，说：“浪费粮食！拨给我。”

云逸一愣，说：“我吃过的……”

他说：“没关系。”自顾拨了过去，若无其事地吃掉。

他做得那么自然，就像对家人那样的感觉。那一刻她忽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动。想，如果可以这样天长地久，就算不爱也是好的吧。那么何妨退一步，让这种亲近久一点，再久一点。

云逸想了许久，走到半路，终于说：“你这么出去，曾薇姐姐会很尴尬的。”

他抬头，问：“那你说，怎么办？”

她咬住嘴唇，鼓足勇气看着他，说：“结婚也好啊，你自己也说，曾薇姐姐是个很好的对象。”

之城看着她的眼睛，忽然笑了，拍她。“傻丫头。”他笑，说，“小云啊小云，你这个傻丫头，你说，天底下还有比你更傻的人么？”

她瞪他一眼，撇撇嘴，说：“我哪里傻了？”

他把她的头发揉乱，说：“不许瞪我，不许顶嘴，我说你傻你就傻。”

她在底下嘀咕：“暴君。”

之城听到了，大笑，说：“我就是暴君，我是路易十四，怎么样？我死之后，哪管他洪水滔天。”

云逸翻翻白眼，不理他，这个人是疯了。

那一阵子再不跟他别扭，他说什么，她都微笑着听。培训的同时要整理一些办证需要的材料，云逸就帮着他做，她倒是头一回接触这些东西，原先觉得自己英语还凑合，哪想真正要用起来还是差了很多。

有时候手上忙着，忽然抬头，看见他坐在那里，咬着嘴唇沉思，有一种孩子一样的稚气和认真。那样看着，心里就有宁静的欢喜。他也抽烟，想抽烟的时候会提前问一声：“我可以抽烟的，啊？”那样单纯渴望的神情，叫人不忍心拒绝。他抽一种蓝盒子的江城，闻起来其实有一点甜。有一次出去吃饭，吃到一半，忽然说：“我们换换位置。”云逸同他换了，他说，“对面那个人抽烟，我怕熏着你。”然后大笑，说，“虽然我也抽，不过，别人就不行。”

云逸就低下头，微笑。

或者平静地讲起来过去之后的生活安排，说着说着，云逸眼圈就红了。自己觉得不好意思，说：“我认识你这两年，眼泪加起来比以前十几年都多。”

之城笑她：“眼泪包。”又说，“傻丫头，我又不是不回来了。”

她自己想一想，也觉得好笑。

那一段时间也快，转眼即是行期。之城从涡城走，虽然是周末，云逸觉得不便送，也没有回去。

她在宿舍里接到他的电话，说马上要去机场了，曾薇等人去送他。云逸含笑说：“一路顺风。”之城说：“笨丫头，坐飞机要说一路平安。”她笑，说：“那一路平安。”他在那边说，“过去若是可以上网，还是可以常常联络的。”她平静地应着。

之城最后笑说：“哎呀，我还以为你今天会哭得稀里哗啦的。”

她说：“胡说，我干吗要哭，我才不会哭呢。”

那边嗯了一声，问：“小云，你们学校是不是新设了一些特殊奖学金？”

云逸奇道：“什么？没听说啊。”

那边大笑，说：“就是啊，丫头，你那么嘴硬有什么好处？还会有人给你发奖么？”

云逸咬着嘴唇，这个人，这个人。

挂了电话在宿舍坐了良久，自己出去逛街。晚上回来，仍是一个人。倒了一杯水，递到嘴边，才忽然明白过来似的，失声痛哭。

那时候她已经过了六级，刚好可以参加口语考试，就报了名，有一点没一点地复习着。等考完口语，也差不多快要期末了。

中间有一次外宾来访，学校选了十几个口语好的人过去座谈。云逸也就跟着去了，在座谈现场，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乌黑长直发，雪白皮肤，极其挺拔的姿态，娴熟地与外宾交谈。想了想，是老万的师妹，有一阵子没见她，不知道她和那男孩子是否还在一起，但是看起来，如今的状态不错。

第 37 节：十一 虞兮虞兮奈若何(3)

云逸忍不住在心里赞她。敢爱敢恨的女孩子都是可爱的，哪怕受了伤呢，立时也就恢复了，

真叫人羡慕。

她知道自己没有那么勇敢，但很快就知道，缺乏勇气到了什么程度。

那天接到一个陌生的号码，接通了，那边说：“张云逸么？我在你学校外面，我想和你聊聊，你有没有时间？”

是曾薇的声音。

曾薇叫她张云逸。

云逸心里微微的一麻，意识到有什么不对，可是嘴上故意问：“你是？”

那边说：“我是曾薇。”

她咬一咬嘴唇，说：“好。”

地点约在曾薇住的宾馆。云逸走到一半才觉得似乎不妥，分明是曾薇约的她，如今岂不是变成她自己送上门了？可是想了想，似乎也没有合适的地方，她不愿在学校附近，总觉得其中的是非，不能为人所知。宾馆就宾馆罢。

曾薇显然是早就准备好了，开了电脑在那边，她自己收拾衣服。见云逸过来，让了座，笑道：“我一直想跟你好好聊聊，之城常常跟我提起你。”

云逸就微笑，不知道说什么。她心里是明白的，倘若这是两个人的交锋，那么她还没出手，就已经落了下风。曾薇当着她，那么亲切地说“之城”如何如何，她可怎么说呢？说，七叔如何如何？

可是还要坐着，礼貌的微笑。

曾薇开门见山，说：“张云逸，其实我跟你，也就只能聊沈之城了罢。”她笑笑，接着说：“我是个直接的人，不喜欢拐弯抹角。”

这也是实话。她既然叫她张云逸，大约也没有准备温情脉脉地客套。云逸也笑了笑，道：“曾薇姐姐要说什么事？”

她是习惯性地礼貌，之前叫过姐姐，如今总不好意思改口叫曾薇，何况她总归长了自己将近十岁。

曾薇道：“前一阵子的事，你听说了吧？”云逸心里知道她指的大约是两人的婚事，于是笑笑，没说什么。曾薇接着说，“我和之城从小就认识，高中开始谈了一阵子，所以也很了解他。他这个人，很单纯，应该说，太单纯，太天真。”

云逸微笑，道：“我有时候倒觉得，他还是圆滑了点，太会讲话。”

曾薇笑笑：“可能是你年龄的原因，看法不一样，坦白说，我欣赏的，也就是他的这种单纯，可是你以后就会知道，出了校园，进了社会，这种单纯并不是优点，特别是，处在之城那个位置。”

云逸微笑不语。曾薇道：“我和他家庭相似，我们这个年龄的人，在那种背景下，要承担的责任，我明白的更多一点，所以我始终觉得，他需要一个成熟一点的，能帮助他的人。”

云逸不得不承认，曾薇说的都有道理，她也真的很了解之城，她想之城说得很对，如果他要结婚，曾薇是个很好的对象。如曾薇所说，两个人背景相若，知根知底，曾薇本人成熟，冷静，通达，最重要的是，她了解他，了解他之后，又很爱他。

她忽然觉得自己坐在这里，十分可笑。之城临走的时候，她已经劝过他，不如结婚，那么此时，她坐在这里，又是做什么？

恍惚中曾薇的一句话刺进耳朵。

曾薇说：“说起来也很奇怪，之城一直吸引的，都是你们这一类家庭不健康的女孩子。”

云逸不自觉地挺直了身子，看着她。曾薇笑笑：“我说话直，措词不当的地方，你别见怪。”

云逸也笑了笑。还能说什么呢，人家都已经承认自己说话直了，那就是告诉你，我说的，都是真的。况且，是她自己笨——她何苦被曾薇一召即来，坐在这里听她说，你们，这一类，家庭不健康的，女孩子。

原来都是自己蠢，自取其辱。

曾薇又说：“我们当初分手，是因为他大学的时候认识了另一个女孩子——现在他们还在联系，我这里有他们的邮件，曾经提过你。她站起来，去洗手间，说，我已经打开了，你想看的话，就看看。”

云逸木在那里，对自己说：“不要去看，不要去看。”可是人已经站起来，手按在鼠标上，屏幕亮起来，目光滑过两三行，就看见自己的名字：张云逸。

第 38 节：十一 虞兮虞兮奈若何(4)

发信人是之城。

他跟别人的邮件里提到她，说，张云逸。

全身的血都冲到头上，耳朵里嗡嗡的声音——张云逸。

她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走了出来。

他一直叫她小云，甚至当着同院的医生，当着曾薇，都毫不避讳。小云，她一直以为他会永远这么称呼她，理所当然，顺理成章。可是对着那个不知名的女孩子，他却避讳了，她变成了冷冰冰的三个字，张云逸。

你们这一类家庭不健康的女孩子。

张云逸。

江城十二月，树木叶子落尽，天色灰暗，黄色的风吹过脸颊，像锐利的刀子。一刀，再一刀。连痛的感觉都没有了。

为什么所有的路边店都要那么大声地放音乐？她听到一家的音箱里一直唱：“甜蜜，甜蜜，笑得多甜蜜……”她也一直在笑，从看到那三个字开始，笑吟吟地走出来，笑吟吟地在路上。

真是个荒谬的世界。

她隐约还记得出来的时候，曾薇说：“我见你的事，不要跟之城说。”

她竟然点头，好好好，我不说；好好好，我成全。

大风从领子里灌进去，浑身都凉透。肩膀上两朵蓝色的小火苗，慢腾腾地灼烧，像打破一瓶红墨水，鲜红的液体，慢慢地，一寸一寸地蜿蜒流过去。淹死了蚂蚁。淹死了小虫子。叽叽的、细碎的哭叫，仓皇失措地逃窜，成千上万，在两条手臂里喧嚣。

就那么走回学校。

还能若无其事地跟别人打招呼。

晚上所有人都睡了，她只是睡不着。死死盯着天花板，满目的白，浮在黑暗里，像一个惨淡的微笑。或者医院。医院，他穿着白大褂，温润如玉。他揉她的头发，说：“傻丫头。”他把手轻轻搭在她头顶，说：“你放心。”他站下来，回头问：“你怕失去什么？我？”他看着她，说：“你记住，除非你嫌我烦了。”他说：“我的小云，我的小云。”他说：“我不想失去你，我不能跟你陌如路人。”他说：“小云，你是我最后的依靠。”

他跟别人说：“张云逸。”

他说：“你要体谅我。”

呵，体谅。

他原本也就没承诺过什么。他从来没有做错过什么。

她的手里攥着一样东西，冰冷的，有锋锐的刃，死死地扣住。

人如同死了一样的，那些燃烧的火苗从手腕慢慢地溢出来，红墨水打翻满地。该淹死的都淹死了，叫嚣声渐渐低下去。

像下了一场雪。

第 39 节：十二 十分红处便成灰(1)

十二 十分红处便成灰

那一年的冬天，仿佛格外冷似的。

云逸在被子上加上毛毯，再加上极厚的大羽绒服，却还是冷，晚上躺下去，总要瑟瑟地抖上半天。

买了许多盒白加黑，晚上临睡的时候，就吃两片黑片。

身子还是虚弱下去。

有一次起床下来，蹲下去系鞋带，站起来，忽然就失去意识，那也不过是一刹那，然后听到同宿舍女孩子的尖叫，发现自己抱着床栏，坐在地上。

想一想，应该没有痉挛，她最恨的，是当着别人抽搐。自己不受自己的控制，是天底下最悲哀的事情。

终于反省过来，开始在宿舍研究一些食谱，自己煮一点东西，慢慢调理。

那时候许文打电话过来，与她说起老万。老万临近毕业，有广东的公司过来签他，条件优厚，导师的师兄允诺他念自己的博士，公费。他一一拒绝。他对许文说，打算留在北京，工作。他说：“文文，我们都不小了，我想赶快工作，努力几年，我们就可以结婚了。”

许文的声音依旧平缓，可是有一种明朗的幸福。云逸想，她真是聪敏的，该放下的时候，就放下，该珍惜的时候，就珍惜，所以上苍终究没有亏待她。

临挂电话的时候许文说：“云逸，我忽然想起来我们才见面的时候，你说过的一句话。”

云逸问：“什么？”

许文道：“当时你说，淡极始知花更艳，我接了一句十分红处便成灰，想想，真有点担心，

我们何德何能，就从此幸福下去。”

云逸轻轻道：“你值得。”

宿舍的人笑着问：“谁的电话，许文？男朋友在球队T恤上发表宣言那一个？”

云逸点头。那一场传奇，真是经久不衰。宿舍那女孩一脸向往：“唉，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是好的——哪怕不轰轰烈烈呢，也该谈一场恋爱。”

云逸微笑，说：“的确。”

那女孩子忽然道：“云逸，正好，我一位师兄想要认识你。”

云逸明白她的意思，微笑着摇摇头，道：“我不适合。”

那女孩子有一点沮丧，笑了笑，问：“你们北方，不是很看重辈分的么？”云逸不知道她的意思，看着她。她说：“难道叔叔跟侄女儿可以谈恋爱的？”

云逸背着光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那女孩子看着她，笑笑：“你是在等你那位叔叔么？”

云逸问：“为什么这么说？”

那女孩子笑：“学院老师都知道啊，前几天秦老师还跟我说呢。”

云逸出奇平静，问道：“他跟你说什么？”

那女孩子道：“也没什么，就是我说打算介绍我师兄给你，秦老师在旁边说，‘你别费这个心思，张云逸跟她一个叔叔不清不白的’，我当时还说，‘不可能，云逸是北方人，北方人最讲究辈分。’”

云逸笑笑，说：“谢谢。”

可是谢什么呢？谢她替自己辩护了一句么？

云逸只觉得整件事无比荒谬，却又无从辩驳。自己做的事情，自己承担后果，这个道理她还是懂的，只是想到这件事何以学院老师会知道，便觉得失望。

她也想，也许是自己太不小心，与之城的电话太频繁，引起宿舍人的猜测——可是若是这样，也该先在同学之间传开。她不能不疑心到曾薇。

那时候之城那边网络已经好了，他们在网上联络，云逸告诉他，曾薇来找过她。

之城大约有点紧张，问：“她来找你做什么？”

云逸道：“她跟我，只能是聊你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她说：“曾薇姐姐对你，其实是最好的。”

之城不语。云逸道：“如果换成我是她，我没有勇气去找别人，我会觉得太失面子——一个女人肯为一个男人，不计较面子，她必然是非常爱他。”

云逸又说：“况且，她成熟，通达事故，也了解你，应当是最适合你的人，而且，她做什么，都是为你想。”

之城打过来几个字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云逸道：“比如之前诊所的事，换了我，我会避嫌，我会觉得自己的道德感比较重要，可是她跑前跑后不算，还拉着哥哥出来帮你，她来找我，和我说起来，也都是说，怎么样，会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，都是从你的角度考虑——”

她顿了顿，道：“也许是年龄的关系，我这么大的，再在乎，也最注重自己的感受，我开心，我生气，我觉得委屈，都是“我”怎样，而不是“你”会怎样。”

静了许久，之城问：“你真的这样想？”

她说：“是。”

之城道：“那好吧丫头，你的话，我会好好考虑。”

之后是良久的沉寂。有那么一阵子，云逸又想起那两句话，她很想问问他，“我们”是谁？有多少？是什么样的“这一类”“家庭不健康的女孩子”？

但是，她没有。

那边发来一句话：“怎么了？”

她想了良久，没头没尾地打过去一句话：“我不喜欢别人说我家庭不健康。”

这还是第一次，她跟之城都长久沉默，无话可说。

临睡前打开日记，拿着笔只是发呆，后来写道：“曾薇姐姐，我这样对你，算是仁至义尽了吧。”一字一句，力透纸背。

寒假还是回了烟城。

一个假期格外勤劳，大早起就爬起来做饭，包办了一日三餐。妈妈奇怪道：“怎么过了一个学期忽然转性了？”云逸就故意皱眉头，叹气说：“老姑婆了，再不学着下厨房，就要一辈子赖着你了。”

妈妈看着她，试探道：“你总有了男朋友了，你也念了三年大学了，一个都没谈？”云逸笑，说：“不信你来搜嘛。”妈妈道：“不管你。”过一会儿又说，“我反正不信，高中时候那个谁呢，关声呢？”云逸摆摆手：“早不联系了。”

第 40 节：十二 十分红处便成灰(2)

妈妈似乎把这件事放在了心上，隔三差五问一句：“你真的没谈？”然后便开始了克勤克俭生涯，一直问：“怎么没人给你打电话呢？”云逸把电话拿到她面前，笑：“我一直没开机啊，谁有本事打进来？”

元宵节照例要在姑姑家过。走之前跟姑姑打电话，却打不通。姑父又多半时间在会场，不方便打电话。及至到了涡城，才发现家里没人。幸好她有钥匙，自己开了门进去。

正坐在客厅纳闷，听到门铃响，开了门，见是四叔，脸上泛红，仿佛喝了酒过来。原来姑姑身体不适，去省城检查，想着这两天云逸要来，就叮嘱他来看看。云逸便问姑姑的情形，正说着，四叔忽然停下来，看着她，道：“云逸，有一句话，我直说了，你别生气。”

云逸笑笑。他眯着眼睛，脸红着，道：“云逸，你听我说，你跟沈之城有什么恩怨，我不管，你姑姑姑父，是把你当亲姑娘看，你别叫他们难为。”

云逸站在那里，看着他，微笑道：“七叔是我叔叔，我跟他能有什么恩怨？”

四叔笑笑，道：“那最好，我们都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姑娘，能体谅你姑姑姑父的不容易，你四叔今天多喝了两杯，你觉得我说的是，就在心里想想，要是说错了，你就当四叔喝高了说胡话，别往心里去。”

怎么不往心里去呢？云逸觉得脸上给人打了几耳光一样，胀得几乎流血，维持着微笑，送走了他，才坐到沙发上。屋子里冷，把羽绒服裹上，也还是冷，只有脸上是热的，滚烫。

就差指着她鼻子说：“你勾引沈之城。”

他们不知道，她已经整个寒假，跟之城没有任何联系。

扔出去的屠刀，也还是屠刀，哪怕你什么都没说，毕竟存了这个心。她只恨自己存了这个心，哪怕一言一行都小心翼翼，却还是不能够光明磊落。

甚至放下了，还不能解脱。

她起来去收拾东西。这个地方，是不能久留了。倘若姑姑在家，倘若今天这话题是姑姑提起来，她不敢想象今后如何与他们相处。

去省城看了姑姑，陪她呆了一天，云逸就找借口回了学校。

宿舍还只有她一个人，一整夜辗转反侧，从曾薇来找她，到四叔那番话。她就是再笨，心里也有了脉络——不得不佩服曾薇，她给她看那封邮件，她说那样的话，已经足够令她退出。

可是她还真是严谨，把从学校到家每一个环节都扣得滴水不漏。

想起自己对之城说曾薇的那番话，多嘲讽。张云逸，你真是圣人，以德报怨。

也谈不上怨，曾薇有什么错呢？为了爱争取，天经地义，又没有杀人放火。不该因为自己的怯懦，便觉得别人的勇猛是罪过。

那么，谁的勇猛又是错呢？

上了网看到之城的留言，问：“丫头，你还好吧？怎么一直关机？”她不知道怎么回复，索性不去管他。

过两天终于还是遇到他，又问起关机的事情，云逸推说走得急，忘记带备用电池，反正学校没什么事，也就索性不用手机了。之城也没有深问，讲起他的旅行，发了许多照片过来。云逸见他开心，像个小孩子似的，也不忍再说别的事情。

至四月份，之城那边的研究结束，便要回来。那天是黄昏时候，云逸接到他电话，笑盈盈地说：“丫头，我在江城。”她欢喜地叫了一声，脱口道：“你不要走。”那边笑着说：“好，我不走，我先看看你。”

她在篮球场那边等着。微风的黄昏，操场上年轻的男孩子一次次跳起来扣篮，许多人从身边走过，轻声说笑，路边的迎春花开得正好，风吹过，暗香浮动。之城在转角处出现，看到她，遥遥抬手招呼，姿态是一如既往的懒散。他穿一件青白横纹T恤，短发，背着夕阳，脸上有金粉流离的暗影，衬得笑容越发明亮。

云逸看着他，微笑，并没有迎上去，站在那里，等他走过来。他在她面前停下，拍拍她的头。

“傻丫头，我回来了。”

云逸仰起脸，看着他笑。

他们出去吃饭。在大门口，遇见美术社的一个师弟，老远招呼：“张云逸！”云逸就过去，同他说了几句话。之城见她笑吟吟地，眉梢眼角都是欢喜，问：“他跟你说什么？”云逸看看他，仔细打量了一回，道：“人家问我：‘那个是你同学’？”之城大笑，说：“啊，他是觉得我太年轻，还是你太老？”云逸知道他故意勾着别人赞他，便含笑道：“你本来就年轻啊。”

吃完饭送她回去学校。之城问：“你们学校的花谢了没有？我们去看看？”

他快要回来的时候，云逸提过学校的花开得极好，感慨地说，等他回来，大约都要谢了。他笑她，真是傻，花年年都会开，哪里都会有。她说，不一样的，别处的是别处的，明年开的，又不是今年这些。心里想起那句“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”，又有“料得明年花更好，知与谁同”，但之城并不是那个人，也未必知道她的心，忽然就觉得索然，于是转开话题。

难得他竟然还记得。

幸好那些花都还没谢，而且临近要谢，开得越发璀璨。人工湖旁边有一片，是极澄净的红，如同淘得最纯粹的胭脂，妩媚得几乎有些凛冽。云逸笑着问：“漂亮罢？”之城点头，道：“的确漂亮，就是太艳了。”

云逸道：“艳也分几种呢，这样艳到了极致，就觉得凄凉了，我若是拿它作 QQ 头像，就把签名改作，十分红处便成灰，这才应景。”

之城转过头，笑着问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云逸道：“月盈则亏，水满则溢，甜极了就是苦，凡事到了最好，就会黯淡。”

之城看着她：“那么，你又觉得，你是哪里到了最好，害怕变得黯淡呢？”

暮霭初降，夕阳最后一点光照过来，他目光温软，嘴角含笑，整个人都似笼在那柔和的余晖里。她真想伸手抚一下他的头发。如果她勇敢一点。如果他不姓沈。

云逸笑笑，说：“我没有什么，强说愁罢了。”

两个人从人工湖边转过去，看见一个小小园子，门锁上了，隔着栅栏，看见里面种着白色的花。暮色渐浓，看不清楚花牌。云逸转头问：“那是什么？”之城道：“百合啊，婚礼上用的。”云逸说，“是么？”之城笑，“百年好合吗，等你结婚的时候就知道了。”

云逸抬头看看他，他脸上淡淡的笑。

却还是欢喜，手心里扣了一朵偷摘来的花，走到篮球场，伸开手给他看。之城说：“哦，小丫头偷花，该打。”

云逸歪着头，笑道：“喜欢才拿的，况且，我不摘，它也会谢。”

之城敲她：“歪理，以后不许再这样，人家开得好好的，这么摘下来一会儿就枯了，多可惜啊。”

她笑笑，将手扣下去，说：“送你。”

那是她平生送的第一朵花，给男生。

之前她也收过花，香水百合。某年回来的车站，有人拿着百合接她。倘若今天没有遇见园子里的百合，她几乎都忘了。

隔几天她又过去那个花园，是白天，看得清花牌，才发现那也不是百合，而是马蹄莲。

所谓百年好合，不过是个误会罢了。

第 42 节：十三 宁愿走火入魔，不要立地成佛(1)

十三 宁愿走火入魔，不要立地成佛

那次之城回去涡城后，迅速又来江城。

见面的机会却不多了。彼时意大利那边的一个学校，有一个艺术生研修项目，合作单位包括了江城美院，恰好有一个候选人名额过来，学院考虑云逸的英语还过得去，便把那个名额给了她。

其实这个项目开始已久，因为相竞争的学校都比较有实力，学院历次的申请都没有通过。学生处的老师将这个情况告诉云逸，笑着道：“反正我们没有通过的记录，你自己看着准备，要是觉得把握大，就好好准备，不然还是不要浪费太多精力。”

云逸也未必要出去，但是又觉得仿佛是个机会。她不知道曾薇是否把事情告诉了姑姑，但四叔既然知道，姑父大约也不会不清楚。她是没有办法再去面对他们，如果自己没有办法放开，借助外力远离，也许是一种选择。

妈妈大约什么都不知道，听了这个消息，叹息道：“我也不想你出去，你现在这样已经不错，到了外头，一个女孩子孤零零的，要吃多少苦，你身体又不好。”

云逸就笑着安慰她：“妈妈，那边有一个政府奖学金的名额，我会尽力争取，拿到奖学金就会轻松很多。”

然后就是无穷无尽的忙碌，准备材料，翻译资料，准备那边的网络面试。

花就在不知不觉中谢尽。有时候到黄昏，会忽然觉得无比凄凉。不知道自己何以这样博命，争取的却是完全违背自己心意的生活。

她是真的舍不得这个人，而如果出去，大约就，真的从此万水千山，再不相见。

每到那样的时刻，就想一想那两次的情形。

曾薇说，你们这一类，家庭不健康的女孩子。

他的邮件里，写，张云逸。

四叔说，你和沈之城有什么恩怨。

然后问自己，你还要经历那样的耻辱么？

脸上烫起来，那种想哭的欲望渐渐消弭。再不能，让自己处于那样的地步了。想起来，就会

羞愧欲死。

她在电话里同他说了这件事，之城沉默一下，笑道：“好事情啊，出去了还打算回来么？”

她说，“不。”他笑：“在外面好好混，以后我儿子出去就靠你了。”

云逸笑，说：“能不能申请成功还不一定呢。”心里想，他的儿子，与他相似的眉眼，叫她小云姐姐？那时候可能够笑着应一声？

纵不能，也是要能的。

许多往日的事情翻起来，她低声说：“其实我不想出去。”之城在那边愣了一下，问：“为什么？”云逸道：“我舍不得涡城，舍不得江城，舍不得身边的很多人。”

之城笑着问：“舍不得涡城，是不是舍不得我？”

云逸也笑，说：“是。”

两个人都笑起来，仿佛只是开了个玩笑。可是云逸知道，她自己说的，是真的。她只知道他是怎么样的，无端觉得，那句话如果认真说出来，会太惊动，于是始终压着不说。

可是之城劝她：“傻丫头，你的前程最重要。”

云逸笑笑，道：“我知道，我一向最看重的，就是自己的前程。”

这一句话，是说给自己听的。

总是这样，开玩笑的时候，说的是真，正经起来，说的却是自己都辨不出真假的话。

那时她已经联络到了那边的导师，时常会用邮件同他请教一些问题。面试前一周，看书到深夜，某个瞬间，发现耳塞里陌生的男歌手在唱：“我给你，最后的疼爱放手……”就那么愣在那里，许久，发邮件给导师。

“教授，我可否请教你一个与研究无关的私人问题？”

她说：“我的大脑告诉我我应当离开这个城市，我的心却在阻止我，我顺从了大脑，可是现在觉得，这个决定使我心碎，教授，您能否指引我，我是否错了，我应该怎么做？”

她写得很快，完全忘记了语法与逻辑，生怕慢了一秒，就会失去发送的勇气。

隔一阵子她刷新邮件，看到教授的回复。他叫她的英文名字，他说：“苏，我亲爱的孩子，我觉得你应当顺从自己的心，因为如你所知，我们的心会在大脑之前死去。”

她伏在桌子上，眼泪一点一点落到键盘上：“可是教授，我还是会努力，争取离开这里，这是我最后一次，与自己的心抗争，如果失败，我再选择顺从。”

结果出来那天是个阴天，云逸叫了之城过来，拉着他，在街上走。风很大，吹起浮沙，满城的昏黄。走过一条街，她抬起头，轻轻说：“我没有拿到奖学金，那边建议，申请大使馆或者其他的奖学金。”

之城拍拍她，道：“拿不到奖学金也没关系，跟你姑父说一下，他大概愿意送你出去。”

云逸摇头，低头道：“我不想出去了。”

她低着头，怕冷似的，将外套裹紧。之城说：“哎哎，别这么没精打采的，一次失利吗，抬起头。”他按着她的额头，往上抬。云逸仰起脸，看着他，虚弱地笑笑，道：“我觉得，真是天意。”

他愣住：“什么？”

她眼睛里有一点泪，笑着，道：“这两年，我一直试着离开你，或者认识新的人，或者去想你的不好，逼着自己不跟你联系。可是你看，一次，又一次，都失败了。”

之城低声道：“丫头，我知道。”云逸接着说：“我跟自己说，可能是因为你就在身边的缘故吧，又有姑姑，毕竟经常见到你，见到你呢，你要么是在忙，我就想，算了，不要给你添乱，或者你情形不好，就更不忍心给你雪上加霜，跟自己说，等他忙完了，心情好了，等你心情好了呢，看着你高兴，还是不忍心说。”

第 43 节：十三 宁愿走火入魔，不要立地成佛(2)

他只是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眼泪流出来，她吸口气，道：“或者就是下定决心了，只要你开口，就又反悔，像前头两次，那么大动干戈的，却草草收场，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。”

他说：“没有，丫头，你是体谅我。”

云逸道：“这一次呢，我想，啊，可能是上天看我真的不能在这个城市待下去了，就给我最后一个机会，那我就尽我全力去准备，再拼一次，不管这是不是我想要的，我都尽我最大的努力，我对自己说，最后一次，如果还是不行，那就是天意，注定我不能离开你，我也就不再去想这回事，可是你看，我真的失败了。”

她仰起脸，眼泪直流下来，说：“七叔，我很累，我没有力气了。”

这一声七叔，叫得何其软弱。

街上风真大，他拉着她，回去住处。

他说：“丫头，为什么你会一直想着要离开呢？像我们以前那样，不是很好？”

他到底还是不明白。云逸满脸的泪，笑。以前，以前还没有人过来跟她讲道理，他也没有叫她张云逸。那是什么样的以前呢？那个夏天，杨树生知了，茶楼上散淡的古琴曲？还是那个夜晚，他在医院忙碌时，微微沙哑的声音？

都是好的，所以她才那么舍不得。

可是要怎么和他说，这中间种种的曲折？

天渐渐暗下来，远处卖小吃的小摊上，灯光此地亮起来，在氤氲着的水汽里泛着温暖的光。那水汽灯光里的人，仿佛都有着幸福的表情，可是都那么遥远。

沉默中，之城道：“其实小云……也许，我对你，并没有你想的那么重要。”

云逸笑。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忽然就觉得索然，说：“走吧，送我回去。”

她一路昂着头，定定地看着前方，眼里的泪一点一点汪出来，什么都看不到。之城在身边不时拉她一把，小声提醒：“车。”云逸并不理他，转身拐进植物园，抄一条比较近的小路。没有人，灯光又暗，她几乎一头撞在一棵松树上。

之城在后面一把拉住她，笑道：“丫头，撞到树了。”

她站直了，之城笑，“你哭了？”她猛然转脸，抬头看着他。他的手搭过来，她转过身，便倒在他怀抱里，哭着问，我为什么会遇到你？

怎么会遇见这个人呢？

可是唯有这个人的身上，有令她安定的气息，唯有这个人的怀抱，有适合她生存的温度。唯有这个人令她依恋，也唯有这个人可以伤她。

之城叹口气，抚过她的头发，将怀里的人扣得紧些，再紧些。

一切都仿佛是期盼已久的，却又是不能确定的。

比如相逢犹恐是梦中。

比如坐来虽近远如天。

然而那一刻，云逸已笃定，她不会离开这个人。

她知道，退一步，成全了曾薇，她便是真正仁至义尽。可是她没有那样的胸怀。哪一刻的事情呢，一个小小的魔在她心里落地生根，渐渐长大。

宁愿走火入魔，也不愿立地成佛。

哪怕心里还存着疑虑。

心存疑虑的不只是她，之城也常常问：“丫头，你爱上我了，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”她不说话，转过脸微笑，点头。

他说：“你打算怎么办呢？”她伏在他膝上，仰起脸看着他，低声笑：“不怎么办，随你。”

有时候会忽然愁起来，叹息说：“如果我是十三岁就好了。”

之城失笑，问：“为什么？”她说：“如果我是十三岁，就可以在你身边，谁也不会多想什么，谁也不会说什么。”他就笑，半晌，揉揉她的头发，道：“那你可以做我女儿了。”她也笑，瞪他，道：“真是的，你几岁结婚？能有我这么大的女儿？”

他当真就扳着指头去算。

也有时候，是他问：“你怎么会喜欢我呢？我有什么好？”

云逸顺着说：“就是，你哪里好？”

他便转过身去，道：“那好，你别理我了。”

明明知道他是玩，可是那个赌气的模样像个小孩子，叫人不忍心，便又去笑着哄他说：“好了，你很好。”

第 44 节：十三 宁愿走火入魔，不要立地成佛(3)

有一天听到李宗盛唱那首《鬼迷心窍》，忽然就微笑了。那个人唱：“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，但就是谁也取代不了。”

有一些爱，也就是这样，无法解释，只好用鬼迷心窍四个字来解释了。

是鬼迷了心窍也好。

是前世的因缘也好。

只要是这个人，就好。

这样的日子一直到六月。

姑姑与姑父的生日都在六月，一个是十六，一个是二十六，为了方便起见，两个人就一起在十六过。因为老人尚在，不便大庆，往年生日也不过是一起吃顿饭，云逸在学校打个电话回去罢了。今年因为是五十整寿，所以比往年隆重些，之城便也早早回去。

十六那天是周末，之城周四便打电话来问，云逸踌躇了半天，到底还是决定不回去。之城在电话里笑道：“不回也好，反正你要考试了。”云逸笑笑，也没再说什么。

当天中午打电话给姑姑。想必那边正吃饭，听着满屋子的说笑声。云逸同姑姑说着话，忽然听到那边嘈杂的背景里传来清晰的一句：“老七，别只顾着给薇薇夹菜，我们这儿也够不到哪。”云逸一怔，那边已经听到曾薇的声音嗔道：“四嫂——”

她本来就料到曾薇会去，可是这会儿听到她的声音，心里还是说不出什么滋味。

晚上对着电脑正发呆，之城上线来，问她：“丫头，今天怎么样？”

她说：“很好。”

他仿佛察觉了什么，问：“中午给你姑姑打电话了？”云逸说是。过一阵子，他说：“你曾薇姐姐也在。”云逸没有说话，过一会儿，那边又发来一条，道：“我怎么说也是半个主人。”

他想说什么，云逸其实知道，自己也觉得那股子飞醋吃得莫名其妙。但是没有办法，她自己心里，始终觉得不能够理直气壮，尤其对着曾薇。就算此刻，她决定不退让，但心里，对曾薇，依然有一种极复杂的感情。她不是不欣赏曾薇的，曾薇的成熟沉稳、曾薇的聪敏手段乃至曾薇对之城的感情，她始终抱着一种敬重的态度；她也可以体谅她，同为女人，曾薇对这份感情，付出并不比她少，甚至大约远远比她多，并不因为她年长，她的苦处就可以被忽略；她甚至也有些畏惧曾薇，她更早认识之城，她是他的青梅竹马，她能够始终在他背后支持他，她是他家人认定的人，名正言顺堂而皇之，她要做什么，都不必是一个人——除了四叔四婶，只怕连姑姑姑父都在她那边吧？

然而原本，她纵然不喜欢她，大约也还是可以和平相处的。如果，没有那么一面。

这些想法她在心里掂量许久，始终觉得，还是不可以告诉之城。

她就发过去个笑脸，道：“你当我是个醋坛子啊。”

之城道：“你以为你不是？臭丫头，我今天要不主动和你说，你还不知道要跟我别扭多久。”

云逸自己红了脸，还是嘴硬着说：“我哪有？是你太小瞧人——不跟你说了。”

两个人胡乱说了一阵子，再没有回到曾薇身上——云逸自己很清楚，之城与她，都在刻意回避这个问题，虽然，他们都明白这是不得不面对的话题，可是大约也都有些害怕吧，就算一个提起来，哪怕一点影子，另一个都会飞快将话题扯开。

人经过一些事情，总会学得聪明一点。

起码也要学会自知。

倘若手段不如对方，最起码，也要学会沉得住气。

哪怕心里紧绷的弦，早已是一触即断。

第 45 节：十四 来啊来个酒，不醉不罢休(1)

十四 来啊来个酒，不醉不罢休

之城回去涡城之后，便没有再过来。

转眼到了暑假。往年此时，都是要回去，在姑姑家住一阵子，但是今年，不禁有些犹豫。她心里倒是想回的，一则是想念之城——他们能见面的日子本就不多，在云逸心里，哪怕一分一秒，都不敢轻掷；另一方面，她也是担心的——不仅仅是曾薇——她自己都不知道，到底在担心什么。

可是又没有勇气回去，不知道如何面对那些人。而且仿佛赌气一样，想看看倘若自己不回去，那边究竟会发生什么事。于是推说打算考研，姑姑也没有再问什么，只是叮嘱她暑假天热，自己注意身体。

当晚便接到之城电话，笑吟吟地问：“丫头，你不回来啦？”

云逸笑道：“嗯，能量不够，就不回去做灯泡了。”

那边说：“哎，说清楚，什么灯泡？谁的灯泡？”云逸笑而不答。那边低声骂：“你个没良心的小猪。”

云逸脑海里立刻浮起他遍身绮罗，做花魁姑娘状，纤指一点，娇滴滴道：“你个没良心的！”不禁大笑。

之城被她笑得有点懵，问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她哪里敢说，忍着笑，道：“没什么，其实我想你了。”

之城问：“有多想？”

她道：“有一大缸冷水那么想。”

之城笑道：“老天，那还是算了，我还不被冻个半死啊。”过了一阵子又说，“既然想我，为什么不回来？”

云逸沉默一下，问：“我回去，怎么说呢？”

话出口，她便知道错了。果然之城听了，也沉默了良久。

过了一阵子，她轻轻笑了笑，道：“也许是我错了。”

之城说：“丫头，对不起。”

她打断他，道：“别这么说，是我不懂事，强求太多，让你很难做吧？”

之城道：“不是，小云，你还小，可是我是大人，我应该可以控制自己的。”

他这么说，几乎相当于默认了他们在一起，就是错误的。云逸咬住嘴唇，轻轻吁出一口气，道：“如果你后悔，我可以退。”她声音平静，可是尾音，到底有一点掩饰不住的颤抖。之城笑道：“小丫头，你又想到哪儿去了？好了，别想那么多，早点睡。”

挂了电话，坐了很久，怀里一只抱枕揉成皱巴巴的一团。她小时候落下胃痛的毛病，坐下来，就习惯性地找个东西抱着，枕头啊，毛绒玩具啊，抱枕啊，之城诊所里找不到抱枕，就拿坐垫来抱着。他在旁边故意抱怨：“哎哎，我的坐垫哎，不是你的玩具熊。”后来他们在一起，他有一次开玩笑，道：“你抱着我，是不是感觉像抱一只大号玩具？”她面红耳赤，松开他走到一边去。

这个人也不是不坏的。

他让她始终觉得，她在他眼里，就是一个孩子。她也乐于做一个小孩子，牵着他的衣襟，亦步亦趋跟着他走，或者蹲在他脚边，枕着他的膝盖打量他。单纯干净的亲近，什么都不必想。

什么事情都会想到他，可是有什么东西，到底不一样了。她咬着抱枕的一角，那么想哭，却没有眼泪。

打电话给许文，接通了，那边却摁掉了。隔一阵子，一个陌生的号码打进来，接起来，竟然是许文。

“云逸，怎么想起来给我电话？”

许文声音里含着笑意，那边隐约有一个小孩子的声音说：“阿姨，阿姨，把电话给我。”云逸问：“你回家了？”

许文说：“是。”顿了顿，道，“老万的家。”笑得有一些羞涩。然后说，“来，跟云逸阿姨打个招呼。”于是一个小孩子对着电话说：“阿姨你好——”

云逸局促起来，放软声音同她招呼。寒暄两句，许文拿过来电话，道：“这边我们姐姐的女儿，才三岁半，特别粘我，特别漂亮，特别乖。”

云逸笑：“那不是很好——老万修成正果了？”

许文笑着嗯了一声，道：“是订婚，我们商量明年十一结婚呢。”

云逸说：“恭喜，许文，你们真好。”

许文笑道：“好什么？如今都钝了，马上就沦落成烟火妇人了。”又问：“云逸，你现在怎么样了？”

云逸道：“我只是心里有点乱，就给你打电话了。”

许文说：“怎么了？”

云逸想了想，问：“有个问题，如果你，掺了杂质的感情，你要不要？”

许文在电话那边沉默一会儿，道：“看什么杂质——可是云逸，做人也不能太狷介（亲爱的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？空气和水都不是绝对纯净的，我们总不能因此不呼吸吧？相反，那样的空气呼吸了，那样的水喝下了，才能活下去——当然，污泥汤是无论如何不能要的。”

云逸笑笑，道：“也不尽然，污泥汤大约也可以拿来养莲花。”又玩笑了几句，便挂了电话。看了一会儿英语，就早早洗漱睡了。

第 46 节：十四 来啊来个酒，不醉不罢休(2)

许是疲惫的缘故，竟然早早睡着了。朦胧中听到短信提示音，是之城发来的短信，简单的一句话：“丫头，我只想让你快乐些。”

云逸醒来看到那短信，心里一酸。她知道之城对她用心是好的，他期望她好些。可是怎么说呢？她总觉得，他对谁都是好的，他对人的好，似乎只是出于一种习惯。

一个人呆了十几天，仿佛心里渐渐安定。那时候人很少，每到中午，偌大的校园更是悄寂无声。阳光不很烈，照着一丛一丛的夹竹桃，静静开着，只有她一个人，带着自己的影子，从花树旁边走过去。鞋底敲在路上，微微的笃笃声。

她喜欢在中午出去，去人工湖边，在荫凉下寻一块石头坐下，看书看到五点钟，再慢慢走回去。

那天也是看书回来，走过旧文科楼下面，忽然看见一丛似曾相识的花。只长的齐膝高的样子，开拳头大小的紫红喇叭形花朵，在暑气里，有一种隐约不明的香，却甜得令人窒息。她站了很久，印象里分明见过这样的花的，然而怎么想，都想不起了。

正在惆怅，眼睛忽然被一双柔软的手蒙住。她一怔，随即静下来，便听到耳边轻轻的呼吸声，仿佛带着笑似的，是个女孩子。先前的一点眩晕平息下去，她微笑道：“哪一只西洋花点子赖皮哈巴狗儿？”

她的是的确猜不到是谁，只是想着可以熟悉到去蒙她眼睛的，必然也禁得住这一句笑骂。

果然背后的人放开手，在她肩上捶了一把，笑道：“你跟谁学得这么坏？”

云逸回身，看到那人，不禁“哎呀”了一声，问：“你怎么回来了？”

笑盈盈站在那里的，是许文。

她们一起去喝酒，一家小酒馆，在学校西南小巷子的转弯处，僻静，而且干净，去的人也不多。

握着杯子，彼此打量着，都不禁微笑。许文稍稍胖了一点，越发白皙，人也看起来比以前多了一种温柔气息——她们从前，无论脸上笑得多和气，总有一种拒人千里的感觉。云逸不知道自己现在如何，但是许文，真的是不同了。想起她在电话里同那小女孩说话时候的语气，以及形容那小孩子时一连的三个“特别”——她真的是幸福的。

正想着，许文说：“云逸，恭喜你。”她一愣，微笑道：“什么？”许文下巴向她一点，道：“你看你，一直笑微微的，我想，必然是跟那片叶子有关。”

云逸道：“哪里，你回来，我才开心。”说完见许文笑而不语，便道：“如果不想很远，你这句恭喜，也合适。”

她们笑着碰杯。

出来的时候，两个人都已经喝到了微醺。天近黄昏，风里带着暖洋洋的一点甜香，耳边的散发轻轻拂过脸颊，又是痒，又是绵软，仿佛大团的棉花糖在心里慢慢膨胀。

许文说：“怎么办？云逸，我现在天天都好懒，像个傻瓜似的，觉得幸福，但又有一点犹疑，所以很想找别人帮我证实。”

云逸笑着说：“你就是幸福的呀。”

两个人都笑起来。

电话在那时候响起来。是之城，问她在哪里，云逸说：“跟一个朋友在外头——喝了一点酒。”

他说：“小丫头不听话，又喝酒——是你很好的朋友？”

云逸笑：“是啊，是个大美女呢，你要不要见一见？”

之城故意提高声音说：“是么？美女我当然不能错过，我在你们学校大门外头，过来我请你们吃冰淇淋。”

她笑着挂了电话。

许文问：“叶子？”她点点头。

那时候天色稍稍暗了，风也凉了一点。云逸含笑坐着，看他们两个聊天。甜的冰淇淋，在淡淡的酒意里化开。她听到许文跟之城交代：“云逸胃不好，以后不要给她吃那么多冰淇淋——还有烤红薯，她自己从来不知道注意。”

之城笑着向她看过来——云逸装作看不到，可是心里是欢喜的。

他说：“这小孩儿平时很乖，但是任性起来，我也没办法。”

她瞪他，他便偏过头去，得意地笑。

回去的路上，脚步已经飘忽了。酒意蒸上脸，两颊微微烫，心怦怦跳个不休。许文说：“……云逸呢，是中原女子的温婉。”之城就笑道：“她哪里是温婉，她是柔软，尤其是喝了酒。”然后拍拍她的头。

第 47 节：十四 来啊来个酒，不醉不罢休(3)

都不知道什么时候送走的许文。在校园里，她拉着他包上的带子，絮絮问他许多话，心里却在遗憾他没有穿长袖衣服——她很想将他的袖子拉过来，将脸在上面蹭一蹭，像个粘人的小动物似的，温热的脸，凉的鼻子——她自己忍不住轻轻笑出来。

许文在江城呆了两天，就回去了——她纵容自己也纵容得有分寸，毕竟工作是重要的。云逸那天有些发烧，到机场路又远，便没去送她。许文在去机场的路上给她电话，是特特为了之城。她说：“云逸，老实说，你那片叶子，太会说话，可是，看得出来他真的很疼你。”

云逸微笑着听。

许文说：“我一直觉得适合你的是更成熟的人，不过，难得自己倾心是不是？你要珍惜。”

云逸笑了笑，说：“我知道，你一路平安。”带着浓重的鼻音，格外叫人心疼。

许文真的是明敏的，她用了一个“疼”，而不是爱。沈之城对云逸的态度，是纵容与宠爱，就像对一个孩子，看着她那点顽皮任性，因为自己的不能，所以不但不肯指正，反而加意维护——但也许，爱有许多种呢？

云逸窝在床上，将一本《苏曼殊文集》翻了几页，什么都看不下去。她明白许文的意思，只是，不能跟她讲清楚。她自己都不清楚。爱是一码事，但结果，或者说婚姻，是另外一码事。或者这样说，爱一个人，你只需照拂他的精神，可是与一个人结婚，就是照顾他的全部生活——柴米油盐，迎来送往，打点上下。

她当然不是不愿意。

她想了一阵子，没有头绪，拨通之城的电话，说了两句话，他问：“感冒了，严重么？”她

说：“还好。”之城笑道：“都这样了，还好？赶紧给我回家去，在学校也不见得你能看几本书。”

他平常这样说也没什么，偏这阵子云逸病着，郁郁之中，极容易生气，便答道：“是，我本来就是不长进的人，我什么时候看过书？”

之城一愣，笑着说：“这丫头吃火药了？我可没有那么说啊，我是怕你一个人待在宿舍闷，又不记得吃药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。”

云逸也知道自己有些蛮不讲理了，但是听到他劝她回家，就是觉得又生气又难过，此刻又添了几分愧疚，偏又说不清楚，一着急，眼泪便一滴一滴径直滚下来。之城听到她抽咽，赔笑道：“哎哟，怎么哭了？是我得罪你了？”

云逸道：“你没有得罪我。”

之城说：“那是怎么了？老天，哭成那样，你倒是说呀。”

云逸心里越发的乱，哽咽道：“我没怎么，你忙你的，再见。”

放下电话就哭起来。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伤心，只是觉得自己仿佛走进了死胡同一般，前无道路，后有追兵，风雨大作，唯一的神祇，是一尊泥菩萨，肯从庙里走出来都是慈悲。

一个她说：“退吧退吧。”一个她咬紧牙关：“不不，绝不退让。”

可是她的泥佛，已经在大雨里了。

电话在旁边响，是之城。她摁掉，他又打过来，她索性将电话关掉，自己哭个痛快。

到最后终于倦了，手脚都是冰凉的，似乎全部的力气都用在心跳上了，反而大脑一片空白。开了手机，看到之城的短信：“丫头，你挂我电话？？ ” 不肯置信又有点恼怒的语气。她笑笑，看下一条：“小云，你在做什么？快开机，快快。”

她给他打过去，静静地说：“是我。”

那边说：“上帝，你终于开机了，今天是怎么了？”

云逸道：“没什么，就是许文走了，心情不好。”

之城问：“真的？”她嗯了一声。

之城吁口气，道：“那就好——小云，以后有什么事好好跟我说，不要再挂我电话关手机，好不好？你都快把我担心死了。”他声音沙哑，道，“去洗把脸，收拾一下，跟我回家一趟。”

云逸心里一跳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之城道：“我爸摔了一下，我得回去，你自己在这里也不好，回家养好病再来，省得一个人胡思乱想。”

过一阵子看到他，他想是心里乱了，人有一点憔悴，胡乱套了一件外套——正是去年暑假他来穿的那件，云逸鼻子一酸，走过去。

他拍拍她，说：“哎，你这个傻丫头。”她扭过脸不看他。

车走江白公路，路边栽满高大的杨树，树的间隙里，大片绿色的田野快速滑过去，只有极远处，层层金色霞光之中，一轮醉红的夕阳静静悬在那里，像一幅画，嵌在之城旁边的车窗玻璃上，非常奇妙的遥远，又非常奇妙的切近。

云逸轻轻叫了一声：“七叔。”

她轻易不肯这么叫，之城一怔，伸过闲着的一只手握住她的，问：“怎么了丫头？”

她说：“对不起。”眼泪又滴下来。

之城拍拍她，笑着叹气：“傻丫头，你呀，真是叫我操碎了心。”

云逸也不好意思地笑。他轻轻拍拍她，说：“睡一会儿吧，别又晕车。”

她乖乖应了一声，闭上眼靠过去。

心里格外平静，那些纠缠不休的东西，是散了，是沉下去了，她并不知道——但无论如何，这一刻，她是知足的。

第 48 节：十五 人生若只如初见

十五 人生若只如初见

到涡城，车路过医院时，之城放慢了速度，问云逸：“先送你回家？”云逸笑笑：“不用了，一块儿过去吧。”

老爷子病房里坐满了人，之城母亲，姑姑姑父，四叔四婶，毫无意外地，还有曾薇。病床边还坐着一对夫妇，正同老爷子说话。云逸见那男人容长面孔，侧面与曾薇有三分相似，大概也就猜出是曾薇的哥哥。

满屋子的人都在看他们，尤其是四叔的目光，从之城脸上转到她脸上，云逸登时觉得火辣辣地烧起来。然而还是展出一个微笑，目光同众人招呼了一下，走到床边，道：“爷爷怎么样了？”

之城叫了一声“爸”，转头问姑父，“爸不要紧吧？”

姑父点点头，道：“轻微骨折，别的都没什么。”

之城就向姑姑笑道：“小云还发着烧呢，知道了，一定要跟我一起回来。”又回头跟曾家兄妹说，“又劳动你们。”

老爷子笑道：“我没事，你看，一帮孙子孙女，就是小云利索。”

云逸笑道：“爷爷说的，我离得近，又刚好坐七叔的车。”她烧了两天，加上大哭了一场，嗓子沙哑，说了两句话，便咳嗽起来。之城母亲拉过她的手，道：“哟，热成这样，赶紧吊个水吧。”

云逸说吃过了药。老太太道：“还是要当心，你爷爷没事——你病着，又坐了这么远的车，让你姑姑带你回去歇歇吧。”

等回了家，云逸洗漱完，姑侄俩一起吃饭，姑姑问她一些话，忽然道：“老头儿夸你一句，倒把你四叔得罪了，两口子以往见了你笑得跟朵花儿似的，今儿一句话都没有，明着跟我摆脸色呢。”

云逸低头，拿调羹搅着碗里的小米粥，道：“应该不至于，是我不周全，不是跟别人都没有打招呼？又道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招呼了，尤其是曾薇，我总不能叫她姐姐，一转头叫她哥哥叔叔，怪别扭的，那个是她哥哥吧？”

姑姑笑道：“也是，曾荃跟你四叔差不多大，你叫他哥哥更不像话——这辈分乱的。”

云逸喝着粥，心里稍稍松了一点。还好，姑姑是都不知道的。

吃完饭，姑姑因她病着，也不叫她陪着看电视，找了药来看着她吃了，便叫她上去了。

躺下翻了几页书，欲给之城打电话，又想到这会儿他怕是还在医院里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把电话放下了。过一阵子，之城却打电话过来，问：“丫头，睡了没？”

她说：“还没，你在哪儿？”

之城道：“我还在外头呢，回去拿些东西，今晚陪床。”

他大约还在走路，有微微的喘息，笑着说：“小丫头今天表现不错啊，你爷爷表扬你了。”

云逸一笑。一回涡城，“我爸”就变成了“你爷爷”，惯性的力量无处不在，有一点别扭，但，也没有办法。

之城问她：“丫头怎么不说话，你没事吧？”

云逸道：“我能有什么事，你今晚辛苦了，回头让爷爷也表扬你一下，七叔。”

她把七叔两个字咬得笑吟吟的，之城听出来了，只说：“你这个鬼丫头。”

第二天依例还要去医院。姑父上班，她便陪姑姑一起去，走到半路，姑姑电话响，讲了几句，回头跟她商量：“曾荃媳妇说曾薇昨晚崴了脚，我去看看，你跟我一块儿过去？”云逸摇头道：“我都不熟，姑姑你去吧，我去爷爷那里。”

等到了医院，云逸敲敲门，听到里面睡意朦胧应了一声，“请进。”推门看时，原来老爷子还在睡着，之城和衣躺在长沙发上，半醒不醒看到她，便坐起来伸个懒腰，扭着脖子轻声道：“困死我了，昨晚陪老人家聊了大半夜。”

云逸看着他笑，将电话递过去给他看时间，都快十点了，说：“去洗漱吧。”

之城道：“不，帮我捏捏肩膀，疼死了，动不了。”

云逸笑着走开，不管他。之城看着她，做一个按倒打人的动作，摇摇摆摆站起来。

才拉开门，就看见四叔站在那里。

云逸若无其事地打了招呼。之城洗漱回来，拍拍她道，走：“小丫头，跟我一起回家，下午再来吧。”云逸同四叔说了再见，便同他一起走了。

路上沉默一阵子，之城笑道：“我四哥那个人，我爸没醒，你跟他大概也没话说，放你在那儿你又不自在。”

云逸笑笑，看看他，道：“谢谢你这么周到，那我跟你说了个更周到的，你去看看曾薇姐姐吧，人家崴了脚。”之城看她，她只是笑。他故意叹口气，道：“唉，我都成了慰安妇了。”话说完，知道走了嘴，懊恼道，“我——”下面那个音节生生咽了下去。云逸斜他一眼，也撑不住笑起来。

云逸到家后索性什么都不想，每日过去医院后就窝在三楼画室，画几笔水墨。静静养了几天，身上好了，就回了学校。

那一阵子格外的安静，偶尔跟之城打电话，也不过随便说些琐事。除了问问爷爷恢复得如何，都不说家里的事情。云逸心里隐约有些感觉，有什么事情，该发生的，到底还是慢慢靠近了。但是他不问，她便不问，只静静等着它降临。

有一天他忽然打电话过来，问她：“做什么呢？”

她说：“在自习室看书呢。”

自习室在十二楼，空荡荡的只有她一个人，临窗坐着，能看到外面街上。那是个十字路口，车灯路灯与各个门前窗口的灯光交汇在一起，格外辉煌，房子里反而暗下来。窗玻璃隔开了外面的声音，仿佛看一场无声电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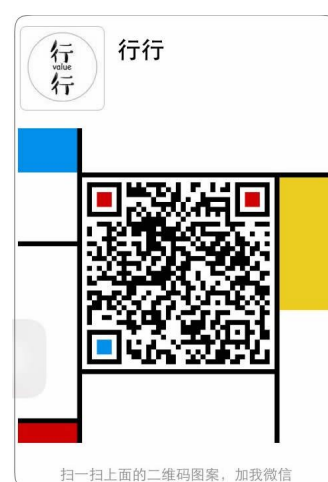
那一刻她整个人都柔软下来：“问他，你在哪儿呢？”

之城道：“在洛城呢，真真今天订婚呢，丫头，我真开心，我从小看到大的孩子呢，就这么交给别人了。”

- 1、小编希望和所有热爱生活，追求卓越的人成为朋友，小编有 300 多万册电子书。您也可以在微信上呼唤我 放心，绝对不是微商，看我以前发的朋友圈，你就能看得出来的。
- 2、扫面下方二维码，关注我的公众号，回复电子书，既可以看到我这里的书单，回复对应的数字，我就能发给你，小编每天都往里更新 10 本左右，如果没有你想要的书籍，你给我留言，我在单独的发给你。
- 3、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，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，名字叫：周读 网址：<http://www.ireadweek.com>



扫此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



扫此二维码，添加我的微信公众号，
查看我的书单